

好
夢
難
圓



2051

劉雲若著

好夢難圓

一九四七年出版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35 6473B

516160

上海書局印行

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

好夢難圓目次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兵荒馬亂女學生遭劫 | 一 |
| 第二回 | 移花接木魯男子受命 | 一六 |
| 第三回 | 白璧無瑕了却相思願 | 四一 |
| 第四回 | 紅豆多情難繫美人心 | 五一 |
| 第五回 | 移花接木推讓絲蘿帶 | 七二 |
| 第六回 | 流水浮萍接受明珠戒 | 八三 |
| 第七回 | 小病違和飛箋邀客 | 一〇四 |
| 第八回 | 喜氣盈門去舊換新 | 一二二 |
| 第九回 | 換巢鸞鳳一語成讖恨 | 一三九 |
| 第十回 | 魂歸碧海三生證孽緣 | 一六一 |

長篇社會
言情小說 **好夢難圓**

劉雲若著

第一回 兵荒馬亂女學生遭劫

佩馨此時無心聽邵老台的閑談，一味惦記着心玉，閉門不納悞喪的光景，對着校門發怔，門上兩隻銅環，忽然變成兩個面龐，一個彷彿是心玉的怒氣冲天，指着佩馨訴說不是道，我忍千辛萬苦，把一個清白之身，純潔之愛，獻給於你，你却背着我的軀殼出如此勾當，你去，你去，你與鳳宜姐姐結合去吧，我此後專心求學，再不管你們的閑事了，鳳宜姐姐是我知心的姊妹，我不怨她，我祇願世上一班臭男子，那兒有什麼真心，那兒有什麼真愛，不過遇着機緣，逢着苦難，指天誓日，向人獻媚，表示殷勤，一旦境異思遷，情移勢轉，便又露出真面目來，盡興享受，什麼婚約，什麼是心盟，都被一班臭男子撕毀了，你還有什麼可說，還來苦苦地追求，佩馨被她說得彷彿如利箭穿心，啞口結舌，兩行眼淚，直聳眼眶，流將出來，如斷線珍珠一般，落個不住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祇屈膝雙膝，跪在心玉面前，表示懺悔，求她寬恕，忽一轉睛，却見鳳宜穿着一身艷服，滿面春風，笑容可掬，走到面前，對他說道，你是被我佔了，她現在不再愛你，猶如你前大不再愛我，容先生你也該醒醒吧，你現在的痛苦，比我前日的痛苦怎樣，可是我是久經創傷的，我能手刃仇人，我也能心割愛人，片時的分離，是假永久的愉快，是真你不能放棄你的恆心，我只有自求我的歸宿，以後看你的怎樣吧，佩馨聽着此言，不免覺得鳳宜這人，與我恩怨難

以分明，先前誣我殺人，幾乎送了我的性命，令人恨她，可是我因此得遇心玉，也令人感激她，她對我又如此鍾情，要把終身托付與我，我雖不能應她，也是可感，如今又被她這一著，又把我們的婚約給破壞了，教人怎好轉環，真又不免懷恨起來，佩馨正對此兩人，生出萬千意念之際，忽聽邵老台扶着他的身子叫道，兄弟你別自尋苦啊，佩馨被他叫醒，那兒有什麼心玉和鳳宜，依然是兩隻門環，現在眼前而已，不免暗自出神，心想這回遭遇，却是我自尋苦惱，我如不在鳳宜處留戀，冒險回我小屋，則鳳宜不會生此野心，也不至有這痛楚，心玉不見我們的祕密，也不用如此決絕了，想着還是怨自己，這時邵老台又說道，兄弟現在什麼時候啊，兵荒馬亂，戒嚴時期，這兒雖有一大片學堂，你瞧還能有第三人麼，車輛膠皮都沒有影子了，凌小姐又不肯出來，還有什麼說的，我看先回爲是，佩馨沒法，也就回頭，却不防忘了石階一步，失足跌下四五層去，方才站住，把個邵老台急得連走帶跑的趕下幾層，將他扶起攙着到了平地，始對佩馨道，兄弟不是我說你，你還是年輕，不會承應，就衝那一片大學堂，裝個大小姐，這大小姐裝着一肚子的大學問，就夠你這窮小子受用的了，那何太太縱然得罪了她，你難道不能給他陪個罪，下個跪麼，佩馨一聽下跪，乃是一夢，並不會有過事實，邵老台怎會知道取笑呢，不覺滿面含羞，又想假如在那一霎時間，我竟如此，或可挽回，左思右想，不由笑了起來，便對邵老台道，誰說不是，邵老台道，此時大馬路想已戒嚴，我們又不能同着心玉回去，還是走小道吧，假使給他們看見，兩個孤身男子，盤詰起來，真有些麻煩，往好裏說，估量我們逃難，往壞裏說，還怕我們打劫呢，再說我們身上都有官司干係，有個蛛絲馬跡，被人瞧破，却有些不便了，佩馨聽了倒吃一

驚，想着這幾日也太放肆了，我身上的命案，雖然我們都明白了，可是官府方面有誰分得清楚，而且我的面貌已在報上露過，萬一走到他們面前，被人識出，如何是好，况又在此紛亂時期，一經翻了便要軍法從事，那才有冤無處伸呢，愈想愈怕，便催邵老台快走小道回去，邵老台也是一個心理，連跑帶縱的趕回住的地方，進入屋內，邵老台道，兄弟你也累了休息些吧，我去到間壁借點水來，說着提壺而去，佩馨經過鳳宜的一番旖旎風光，又經過心玉的一番冰寒澈骨，痛定沉思，不禁自怨自艾，祇圖眼前享受，忘却一生前途，不知心玉何年何月方能見面，也許暫離，也許久別，鳳宜方面墜歡易捨，終非本心，我方拒了鳳宜的追求，仍不免心王的決絕，究竟她是貫澈到底，還是另覓新人，我是再接再厲一任自然呢，正在胡思亂想之時，忽然門聲一響，邵老台提着水壺回來，打斷了他的思路，祇見邵老台放了水壺說道，真是糟心，連口水沒有喝的，佩馨道，大哥自便我可不渴，邵老台見他如此困頓心念，昨夜不知受了多少虛驚，今日又給凌小姐一番挫折，不免難過，便安慰道，你儘管睡吧，咱們有話再談，我到胡同裏轉個圈兒，佩馨恐有危險急來阻他，邵老台溜烟似地走着說道，這時對面看不見人怕什麼，佩馨從屋內說小心點，我可先睡了，邵老台應着隨將大門虛掩，扭轉頭一步一擺地走在巷內閑無一人，依然家家閉戶，祇有從巷口遠遠地方，露出一絲絲路燈光來，淒涼萬狀，若在平時慢說大街上燈光炫耀，人聲喧闐，車馬往來，叫賣不絕，便是這小巷裏，也是明晃晃的三五行人，你來我往，和那住家孩子的哭笑聲音，都能聽到耳裏，經過這場，立時鴉鵲無聲，誰也躲在家裏，不敢出來，也真怪，孩子也沒哭笑的了，祇有那野狗汪汪叫聲，打破沉寂，可是牠叫得愈高，愈顯得四週的寂靜，雖是東

一聲西一聲叫個不斷，也便顯着有氣無力了，邵老台心中嘆息脚下已走到巷口停住了，把個頭探出巷外先向左邊瞧瞧，又轉回來瞧瞧右邊什麼也見不着，遠遠地四叉路口，像有些土袋堆着，還有幾個人影，搖搖晃晃，也不清楚，邵老台便把頭縮回來，不敢再看，恐怕被人瞧見，開起鎗來，可不是要的，可是一時也不願回家，便在巷口立定身子，預備再等些時，一來是因為佩馨要睡覺不肯驚動，二來想起心玉拒絕佩馨，見面所為何情，十分納悶，何太太與凌小姐有了口角，這是她們姐妹倆的事，佩馨無干，他縱無不會說話勸解不開，也不能傷了她兩口子的和氣，從那心玉把箱子搬到學堂裏去，看來好似何太太得罪了她，何太太是她的房東，早不搬，晚不搬，單檢此時搬開，當然是何太太的不是，不過佩馨追了凌小姐，一路未會和她交了一言，心玉又在學堂裏，回說不認識他，這又從何說起，我看恐又是凌小姐的不是了，第一咱們兄弟是窮得什麼都沒了，結婚費用將來需要凌小姐來花，男子漢用女人的錢，自然不討人喜歡，可是你別瞧他窮，窮得硬整，這筆費有我想法子，你就不要發愁了，第二：咱兄弟的學問差一點，不能和你相比，可是女子的學問用處還少，像咱不會進過一天學堂的，也還知道個義氣，大學生拉洋車不是沒有，咱兄弟就要進高等了，將來結婚也不算辱沒了你，第三：咱兄弟的出身差一點，曾經當過一回偷兒，可是行行出狀元，咱這行也有梁山時二爺和盜九龍御杯的朱二先生，都會露過臉，一隻公雞，一隻鈎，留下了大名，到今天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，單說我邵老台也不是沒出息的人，就衝我當初那一份脯子，也會嚇倒過人，交接一個容佩馨，宰了一個鄭子範，何太太還十分佩服我，你難道就瞧不起咱兄弟了，再說你瞧不起容佩馨，就是瞧不起我邵老台，我邵老台什麼沒有

見過，誰又希罕你這小姐，得啦我想錯了，人家小倆口子的事，有我的麼，常言道夫妻們打架，不算一回事，現在他們倆既然訂了婚，就算是正式夫妻了，我容兄弟是那麼好，娶了這房媳婦也算不易，也算是天生地設將來的後福是不用提了，打算着成親的那一天，一定是文明結婚，可是我在世面上花轎見過，還不會見過文明結婚，這來有了開眼機會了，誰說交接朋友，沒有用到了這天，少不得是上坐，他們倆口兒也得衝我拜上幾拜，我還要預備一份見面禮呢，慢着慢着，這份見面禮的前頭，還要有一份人情，方顯得我邵老台的手面闊脯兒大，不過還要佩馨注意，可別請老總叫我不安，想着把頭低了身子往牆邊緊貼着，彷彿被人看見了似地，又來了什麼是老總，那不是一羣音樂隊麼，不過黃衣服有點相像罷了，我是老大哥當然上坐，又有誰能比得上我，這天的風光，把身兒一挺，臉兒一揚，大拇指翹着，還低低的哼了幾句借燈光，俺這裏觀看嬌娘，不提防一位老總騎了一輛自行車，打從巷口經過，車上的鈴聲特別價響，好似鬧鐘一般，把個邵老台嚇得倒退幾步，一陣過去，緊接着又是一陣步伐的聲音，有百十來個兵士，荷鎗實彈，慢慢的跟着走過，邵老台看得清楚，在前頭走的還帶着指揮刀呢，好在巷內漆黑一團，影約難辨，自己不會被人瞧見，心想這些兵士十分威武，定是撤回營去，我還不報告佩馨麼，又想再待一會看看究竟，原來先走的是個傳令兵，後跟的就是四叉路口的隊伍，整個撤回，跟着便是警察出動，勸諭商民開門營業，當時天色已曉，有些舖子已經收市的時間直連下去，祇有那些雜貨舖子平時收門很晚，這兩天影響了好些買賣，又因住戶需要開門七件不能有差，便照辦了，門一闔下，燈光射出大街上，自然隨着光亮，也有行人了，人們悶了兩天，誰不想出來走走。可是胆小的，依

然縮着以防危險，只有一些窮大胆，不做工沒飯吃的，各尋活計，邵老台見着，胆也壯了，踱出巷口，見到街上的燈光，一星半點還不甚亮，適於自己有利，不覺走到四叉路口，見那牆上還貼着佈告，無奈不識一字無從知道說的什麼，又不能像報紙一樣買張回來，叫佩馨念給他聽，正自嘆息，忽見一輛洋車打從面前經過，車上坐着一位女子十分面熟，再一回想這不就是何太太麼，她在此時有什麼要緊的事，會跑出來，不比咱爺們，別是我眼花了吧，便又快走幾步，趕過洋車，回頭再瞧，可不是她麼，心裏暗暗稱贊，這人可算女英雄了，却不料鳳宜初未見到邵老台，經過這個照面，自然看清，便在車上叫了聲邵老哥，隨叫洋車打住，邵老台本爲要看明白，方才搶先幾步，並不想與她答話，誰知被鳳宜看出，待要縮回已不可能，若逕與她談話，又恐被人識破，在這進退維谷之時，鳳宜從車上已跳下來，邵老台連忙隱到黑暗地方，鳳宜也跟着趕來，首先問道，容先生在屋裏麼，邵大哥怎的在此閑溜，凌小姐暈了過去他知道麼，邵老台是怕自己的案子，被人發覺，暗自提防，但在這荒亂時期，誰去管他，可是他虛心萬分，對於鳳宜不能不答，不敢提佩馨的名字，又聽心玉有病大爲吃驚，於是懾懦地說道，咱兄弟睡着，我因打聽情形，才出來走走，那凌小姐怎會病了，現在怎樣，接着又反問道，何太太你在這時候，有甚麼要緊的事由也出來呢，鳳宜道，我就爲凌小姐的病啊，現在要到學校裏去，邵老台心想心玉的病多半是氣出來的，怎會通知鳳宜，不告佩馨呢，一個乾姐姐，一個未婚夫，誰比誰親，她還去看望，他怎不去呢，便對鳳宜道，何太太可要咱兄弟同去麼，鳳宜道，要不要，我現在趕去你給我帶個信給他吧，跟着上了洋車說聲再見，飛馳而去，邵老台看着她不見了影子，才回轉過來買

了點心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了家，聽得佩馨酣睡十分香甜，不欲驚擾，摸到自己的坑邊坐將下去，想把這點心吃了，再圖解衣而臥，不料身體太重，坑床經不起重量吱呀作響，佩馨醒了，知道邵老台已回屋裏，隨於黑暗中摸了火柴，點起油燈，只見邵老台手取着點心，往口裏送，見佩馨坐起，正自東移西轉，遮遮掩掩，又無水喝，完全仗着津液嚥了下去，支支吾吾的把外面情形說了一遍，祇有鳳宜所說心玉有病的話，恐他傷心不肯直說，佩馨却斜倚在枕上嘆息道，邵大哥我真乏了，她們攆扭把我夾在裏面，跑了半天嚇了一氣，可不知她們怎樣了，邵老台聽着此話，心說我還沒把凌小姐的病狀說出，他已嘆息連聲，假如說了不知怎樣呢，可是凌小姐招呼何太太，她們不像有過節，莫非與你生氣吧，究竟是說不說呢，最後想到他們明天也許見面，要是談起來，那不把我邵老台給栽了麼，又不敢直接說出，於是接着說道，何太太現在去學堂了，我曾在路上見着，她說恐怕凌小姐生病，冒險看她去了，佩馨一聞此言，不由詫異，心想鳳宜怎會去見心玉呢，心玉連我都不見，又怎能見她，慢話心玉無病，便有病，也不會來找她，她們如今處在敵對地位，仇人見面，豈不分外眼紅，心怨鳳宜不該前去，萬一見到發生衝突，叫我更難過了，但是當着邵老台的面，又不便明言，臉上却露出驚慌之色，跳下床來，對邵老台道，心玉也許病了，現在鳳宜去看她，我理應也去探問才對，可是鳳宜是女流，我是男子，在這深夜到學校去訪問女生，不但校章不許，我也不能冒昧前去，按理說女生住校，在這深夜便連女人也拒絕，鳳宜能夠見面，還是問題呢，我想她現在也許回家，大哥你且休息，我去何家問一聲，也可放心，知道心玉現狀了，邵老台已知底細，不過礙着佩馨，不肯明說，現在見他要是不便阻止，等他到了

那兒，再知仔細也就不顯突兀了，接着說道，好吧，路上解嚴不久，可要當心，打聽了消息，趕緊回來，有事明天辦，別急壞了身體，佩馨應着掩門而去，邵老台熄燈安臥，到何家的路程約摸二里來路，佩馨坐在洋車上，望見那貧民窟裏，聳着一所洋樓，電燈通明，知已到了，想鳳宜也必回來，於是叫車夫打住了車錢，對着燈光，前行幾步，已到門首，輕輕敲了兩下，沒有動靜，心想她家女僕已回北倉，只有她一人在家，不易聽見，便又喚了幾聲何太太，依然沒有回音，佩馨納悶，燈光亮着，怎會沒有答應呢，又高叫了幾聲，仍無回答，只得在門首候着，也許還未返家，誰知等了兩點鐘，也無影子，踱着回去，剛要走時，想這門上有鎖沒有呢，便又回來看看，祇見兩個圈上一把大鎖，方悔不該在此呆等，要被巡邏盤詰，還會出了碴兒呢，逕自跑回，納頭便睡，却說鳳宜自從白天在房內與佩馨作了一次別吻，然後把他推出門外，隨即砰的一聲門已關上，一人在房中來往走了幾步，心中忐忑不寧，又立定了脚跟，向外出神，只聽佩馨的脚步，已經進入心玉屋內，不一會兒，又聽一陣亂嚷，隨着門聲一響彷彿兩人經過房外，到了院內，便向外看，只見心玉已到大門，佩馨從後趕到，兩人出門而去，邵老台也隨着去了，把這情形一一收入眼底，鳳宜心中甚爲懊喪，對於心玉終覺歉然，親自下樓關了大門回到房內，把昨夜和佩馨對飲的酒杯，重行拿出細細認了，這個是佩馨所用，杯中還有白蘭地酒的餘蘙，乃把酒瓶搖了兩搖，拔開塞子，斟了一杯，舉在手中，對那亮處看着杯中的酒，灑涓涓幾滴，已被新注的濃酒浸沒在一體以內，好似大海含了河川的水流，萬頃波瀾分不出原形，可是這裏面總有這河川的本體，鳳宜想着就一飲而盡，把酒瓶放好，坐到一張小沙發上，借着酒力燃了一支紙煙，想着

這次波瀾都由我而起，可惜我羊肉不吃沾上一身腥，枉叫凌小姐怨恨，然而你們訂婚，我是不知道的，如果不是因爲你被姓谷的欺侮，和娼窰的被逼，在這患難之中，我也不能甘休，鳳宜此時想到昨夜的風光，和今天的離別，一縷柔情又復燃起，對於心玉臨行不會告別，也覺得難堪，心玉此去投奔何處呢，既無親戚，又不會再和佩馨復合，外面又在戒嚴，佩馨半天未曾回來，想她有九分是回校了，我對她雖有說不出的痛苦，然而她的境遇，她的心思，我總可以原諒同情，將來解鈴還是繫鈴人，可是我的創傷，又從何處去補，剜肉補瘡，那還是用自己的肉補自己的瘡，現在是要剜自己肉補人的瘡，怎不痛心呢，不覺自語道，何振邦死有餘辜容佩馨那兒去找，找着了又被人得去，又被人奪去，說着站了起來，把煙頭扔了，看着窗外，天時已晚，從遠遠地破土房子的屋脊外，映着淡淡的紅霞，反射到鳳宜酒暈的頰上，益覺嫵媚，再加從心中發出的風情，在臉上泛來泛去，織成一個閃光的面龐，有時在鏡子裏照一照，也覺自憐起來，却沒有第二人可以訴說，獨自悶坐下來，酒力已過，有些疲倦，腦中却轉着這個問題，依然不捨，也就昏昏睡去，忽聽敲門聲急，鳳宜方醒開了窗子，看看來人却不認識，問你是誰呀，來人說我是學校裏凌小姐派來的，現在凌小姐病重，請何太太去呢，鳳宜一驚，隨向來人道，外面還戒嚴麼，來人說，現已慢慢解除，我來好走，就請你快去吧，鳳宜把窗子關上，暗念心玉畢竟回校，這一病說不定是爲我們氣出來的，現在還來找我，可不像對我決絕，想着前情怎好見面，但是她既有病，不啻有了兩重患難，我如不去，未免拂了她的人心，我借此解釋一下，也是機會，便急取了一件外衣，出門倒鎖，匆匆而往，一路上除遇邵老台說了兩句話而外，祇仗着微弱的路燈，悠悠前

行，有時想到單人獨行，也覺害怕，有時想到爲心玉犧牲，也不足惜，果爲她喪了性命，倒可結束我的一生，讓她們美滿了目前情況，我和心玉總有一勝一敗，得到這樣的結束，便沒有遺憾了，這時已抵校門，鳳宜按了電鈴，忽見門上露了一個小方孔，一個人在裏問道，你是找誰的，鳳宜說明來意，讓了進去，領她走過一個大院，穿過旁門，有一片小樓，和學校隔離着，傳達指給鳳宜看了，請她自去問吧，鳳宜剛上台階，忽覺一怔，回想心玉，此時究竟是什麼態度呢，又一轉念這回是她請我來的，當然不會整扭，再說我已來了能不進去麼，乃把外衣卸下和皮包提在手中，用手推門，門開處有張橫桌列在當中，中間坐着一位白衣女士，正在寫字，鳳宜走到她的面前，欠了欠身說道，請問你有位凌小姐住院麼，那護士向鳳宜着了一眼，說道，你是何太太麼，凌小姐在樓上五號病房，鳳宜答是，那護士按了電鈴隨着來了一個差役，護士指着鳳宜向他說，你把這位女士領到五號病房，去見凌小姐吧，鳳宜本想問她心玉的情形，那差役已經領導前行，鳳宜便辭了上樓，却說心玉此番被谷中挺陷害，幾乎喪了性命，誰知變亂得救，又遇着鳳宜的刺激，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谷中挺將她架到李三姑門口，忙叫賈鵲魂叫開了門，進入屋裏，把心玉放到坑上，用大衣蓋起，蒙臉的手巾，已經去掉，藥性又已過去，心玉慢慢醒來，初猶以爲能到家了，誰知眼一睜開，却是一間土房，一半分作土坑，那坑上鋪着一床坑單兒，還有四個高大的枕頭，這坑單上面，天然分着四個部位，在這部位，不上不下，不右不左的地方，呈現着斑斑點點，縹緲巴巴和各種顏色，叫人看着堵心，靠近枕頭的粉牆上面，也有些放射式的油污痕跡，還有些鉛筆書寫的字跡，那文字和蝌蚪文相似，又像是埃及的古文，不易辨認，有一兩句也

就不堪入目了，那半間是空着的，當中靠牆放着一張桌兒，兩邊兩個椅子，牆上懸着一個帶皺紋的鏡子，人影照在裏面，四分五裂，上大下小，教自己看着也可怕，分不出誰是誰來，那鏡框的下邊夾縫裏，還插着紅紅白白的拜年片兒，彷彿是等下年和新的見了面，方肯告辭，鏡子兩旁，有副對聯，這位寫手，是倡門崇拜的大書家，楊五寸寫的，這位倡門書家的字體，是從天津衛的土著書家模仿來的，不過取法乎上，僅得乎中，這位土著書家根本更不妙，取法乎下，那就難怪，這位模仿者，一學根本不淺樣兒，更加這副對聯還不是真迹，又是油漆書家描出來的，遂成了牛鬼蛇神，倒可惜那副對句，鏡子的上方，還有一個和對聯同樣材料做成的小小橫匾，匾上有四個字，是清風明月，這裏也算是風月場中，倒也適合環境，但是不尙空談，注重實際罷了，這位管領風月的，便是李三姑，心玉見着四周形狀都已改變，谷中挺賈鵲魂也不見了，祇對面坐着一個肥胖的女人，滿身穿着綢緞，戴着金銀，可是一臉的橫肉，一派的兇氣，十分顯露，彷彿金銀綢緞，包裹着一個行屍，叢着一個髑髏臉上的脂粉，掩不了原形，心玉打量屋子裏別無可怕，可怕的便是這個女人，隨把目光轉移，那知這女人已看得清楚，露出獠牙，對心玉說道，姑娘你可醒了，這一覺的工夫也不算小，我守着也有一天一夜了，你還喝點水吧，心玉急欲坐起，口裏說道，我不認識你，你是什麼人，但是身子細了許久，又被藥力昏迷此時方醒，那裏起得來，掙扎些時依舊躺下，這女人接說道，你是剛醒，又沒個人給你介紹，難怪說不認識，姑娘真好福氣，從老鄭家挪到我這兒來，快享福了，慢慢地也便認識我李三姑了，我李三姑多不敢說，結交過二百多個姑娘，那個不說我良心好啊，說着，斟了碗水對心玉道，乖乖你到這兒以後，便是一

家人了，我給你攙起來坐着喝水吧，立時走到心玉面前，將她扶起，心玉明知這遭又落陷阱，可是對面坐的還是個女人，以後如何不堪設想，眼前究比前次賈鵲魂的羅皂，還好得多，只有趁勢坐起心想這李三姑又是什麼人，不用提沒有好東西，只怔着不肯開口，李三姑道，谷大爺和賈三爺，把你給說到這兒來，他們兩人還打了一架呢，那谷大爺只知道錢，想在你身上找個千兒八百的，你想這個年頭兒，誰能值得這許多錢，我給他二百元他還嫌少呢，賈三爺就不然了，他還指望你和他團圓，成就一雙對頭夫妻，要把你帶走，給谷大爺堵住，打了一個好的，還是我來調停，照給二百分給與他，方才解開，我想攜兒愛鈔，姐兒愛俏，是咱娘兒倆的事，不想谷大爺愛錢，賈三爺愛貌，學起咱們來了，哈哈你說這檔子事，可笑不可笑呢，心玉聽着這一羣禽獸，竟做起刀俎來，却把我當做魚肉看待，他們分款而逃，我却無法得脫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兩行淚落，只有手弄大衣扣子，暗自尋思，李三姑見着心玉流淚，無名火起，向心玉狠狠地看了一眼，把碗水往地上一撥，使勁放下杯子，復行坐下，將右腿擱在左腿上，面露着滿嘴金牙，好似惡魔口中火焰一般，對着心玉道，姑娘哭什麼，你到這兒，還不滿意麼，只與你樂意，待着吃喝穿戴，那樣發愁，再說我李三姑從來厚道，鞭兒烙鐵滿沒預備過，就憑咱這點良心待人，換個人心，那個不稱我一聲李善人啊，現在你是我二百元身價買來的，我不看在你人面上，還看在我錢份上，也不能錯待你，我還有兩句話交代你，就是從明天起你得給我應客，你別看這土房子不中眼，許多大洋樓，是從這兒來錢造的呢，說着，又從那個髑髏臉上露出笑容取出一條手巾來，替心玉揩眼，又乖乖心肝般的叫起來，把個心玉氣得發昏不迭，傷心欲死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也是我

命該如此，落到這步田地，到頭來只有一死而已，眼前這老鴇不過愛的是財，將人皮肉去換銀錢，聽她所說，已經害過二百來個女孩兒，要知遭她毒手的無一倖免，我今日又怎能逃出她的圈套，但是她既愛錢，我又何妨以錢來買命，和她試試看呢，便對她道，你現在不必着急，我有句話和你談談，李三姑見心玉有話要說，喜不自勝，便轉過笑臉來道，你有話儘管說，我是最能體貼人，小銀，小鳳，當初那麼倔強，在誰家也待不住，挪到我這兒來，誰不和我親親熱熱呢，心玉也不管她說什麼，便接着說道，李三姑你買我不爲的是錢麼，李三姑道，誰說不是，可是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，一來需要本錢，二來需要工夫，吃飯穿衣，那樣不要我管，將來得點利錢，還不知等多少時呢，此間能有幾個搖錢樹啊，心玉道，假使生病死了呢，李三姑一怔，又笑說道，孩子你別說這些話，要攤着了那沒法，只好賠一泡子啊，心玉見她說到此處忽斂笑容，若有所苦，便緊接着向她說道，我現在便是一個病人，那姓谷的和姓賈的，看我病已成眞，把我賣到這裏串同欺騙了你，醫生檢驗說，我頂多能活十朝半月吧，李三姑將信將疑，見到心玉經過兩天一夜痛苦的而龐恍如病容十分沉重，也有些相信，嘴裏說道，姓谷的眞不是東西，原來和姓賈的串同，一計把你這病人賣給我，叫我怎麼辦啊，可是我們這裏，不管病不病的，祇要能夠見人，病也不妨事的，心玉聽到這兒，眞似萬刀攢心，我如從此下去，便入了地獄一般，可是還未說出錢數，何妨再試一試，接着又說道，我既病到如此縱能掙錢也不能久，我現在挪出一筆款子來給你，你能放我出去麼，李三姑想着心玉有病，心中正在盤算，將來能夠撈回本錢還不可知，甚爲納悶，本心打算在她身上找個幾千，再候幾年賣個身價，說不定能掙幾萬，如今有病在身，怎能

如願，且看我的運氣吧，忽聽心玉要出錢自贖，便又生出大的慾望來，想她必有存款，我如輕易答應不免便宜了她，可是病重死了，也是空過，不如將計就計且盤問她一番，便對心王道，姑娘你說的話我還有個不允麼，可是你要給我理想，我花了錢掙你來爲的是什麼，只要你好好的給我應客，成千成萬何愁掙不回來，還讓你花錢贖身麼，將來有了錢只要我能過活，誰又不讓你自由呢，心王道，我說的是這在挪錢贖身，不是用這病人去掙錢，況且病倒了要我掙錢，也辦不到，我爲你想不如現在落點錢，省得將來麻煩，李三姑明知如此，可是心慾甚大，不能驟允，便又露着癡笑說道，有病要醫，有錢要掙，咱們這買賣雖不說一本萬利，也得要個萬兒八千的，心玉見她不肯直接說肯，却在這兒繞彎兒十分着急，心想我如被逼吃了苦頭只有一死，誰還再和你談判，我現在要趁這個機會，趕緊說妥方能出此虎口，祇有再接再厲問道，我祇有兩千塊錢，想送給你償你身價，一天加利十倍，也可說一筆好買賣，你能允許麼，要不然我病死了，你也是白勞，李三姑看心玉形狀既然慘厲，又似瘋狂一會兒臥倒，一會兒起來，眼兒發直，臉兒發黃，手兒發涼，身兒發熱，暗暗地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，心裏涼了半截，可是嘴上不肯放鬆，還想多榨幾個，笑嘻嘻的說道，姑娘夠什麼，咱這二百元是容易來的嗎，印子錢也不是好使的，那一樣開支要算上就得要千兒八百的，你想千辛萬苦花上千兒八百，就想這兩千麼，我看你把這兩千元給我存起來咱們再掙多的，心玉此時不能再忍，自言自語道，我這兩千還不知那兒去借，你既不肯等死再說，李三姑聽了一個死字十分驚心，咱這行怕的就是這個，上回小銀子死了就是一個人財兩空，如今我得了這兩千再買兩個也可掙錢，還有一千六的多餘，不比死了強麼，將就了吧，

可是這件大衣也值幾百，身上衣服也值幾十，按說規矩不能教她帶走，這一來兩千以外，豈不又加了幾百了麼，隨向心玉道，現在你這兩千元存在那兒呢，咱們規矩從良的，衣服首飾皆須留下，你如今只花兩千便可自贖，咱是厚道的善人，不能撥你，可是衣服首飾要給我作爲孝敬，咱並不圖東西，圖個順遂吧了，心玉聽她應允，滿心喜歡，隨把大衣扔下說道，兩千元你同我去取，這衣服你留下吧，可是身上穿怎麼呢，李三姑道，有，有，有，有換的，姑娘我不能叫你光身兒出門，說着從隔間裏取了兩件破衣一件大褂來給心玉，心玉認爲己身已幸贖出，何惜這點衣服，跟着就角落裏換起內衣，暗暗把手上的婚戒藏了，站立起來叫李三姑出去取款，想到鳳宜那兒借用一下，然後再付還，她要從銀行出付，她如看出摺上錢多，也許別生枝節，並且隨着一個老鴛同行，也不像話，主意已定，便催速走，正欲相偕出門，忽聽外面鎗聲四起，李三姑急往裏躲，心玉却往外跑，李三姑一把扯住心玉的手，不讓出門，口中嚷道，姑娘外面危險千萬不可亂跑，心中却防她逃走，嘴中可說不出，這時土棍地痞均已蜂湧而至，李三姑在這裏是窩中財主，誰不眼紅，遇着這個機會，首先光顧到她，她這土房子的門，怎經衆人擁擠早已倒下，心玉一見門破轉生歡喜，立刻要向外跑，李三姑死也不放，這班混混兒進了院內，見李三姑和一個窮女孩立着不甚注意，直奔房中而來，李三姑初猶執着心玉不放，及見衆人進入住房，想着一切資財全在裏面，急忙前去救護，又怕這搖錢樹跑了，要她回回，心玉那裏肯依，竭力掙扎脫身而逃，李三姑顧不得了，祇有亂嚷亂鬧，想要攔阻怎樣能夠，人財兩空不消說了。

第二回 移花接木魯男子受命

心王却出了樊籠，路遇邵老台同到何宅，又遇佩馨鳳宜蜜吻，一腔怨憤無可發洩，觀此情形自如火上燒油，認定此地已非安身之所，佩馨已非可靠之人，便急回校，佩馨百般勸求都未生效，想作幾日休養，再來解除婚約，想到當初我因谷中挺害他，促成我們訂婚，如今又因這姓谷的害我，促成我們解約，就連他們密吻的事，要沒有我這兩日失蹤，也不會發生，這谷中挺不知要怎麼樣死呢，一路上對於佩馨的談話，概不理會，進了校門，便對守門說了一句不認識這個人，把門關了，進入宿舍，要求舍監撥給一間房子，舍監因為外間發生事故，當然收容，便和同學張琴住在一室，張琴道，你這幾天在幹什麼，不到校呢，也不知外面多大危險，這兩天同學都不會來，你又跑來了，心王道，我這兩天在一個親戚家裏耽擱了，因為他家辦喜事，留我玩兩天，又趕上發生變亂，可把我嚇壞了，我現在把箱子搬了來，以後住校不再外出，說着，將箱子打開，取出衣服，到浴室裏洗了澡，內外滿都換了，把那破衣服給了女僕，休息一會忽然嚷着怕冷，張琴道，大概受驚你多休息會吧，心王此時因受刺激太大，連番挫折，把個小心眼兒堵滿了悶氣，不覺一陣轟轟之聲，打從心坎直冲腦際，周身火熱，四肢冰涼，呀的一聲，倒了下去，張琴在旁嚇得直嚷起來，齋役等都齊來探望，只見心王倒在床上，只有一息幽幽氣兒，張琴從旁給她按摩，眼中流淚叫齋役想辦法，齋役都說咱們把她送到本校醫院去治好了，張琴擦擦眼淚，忽又笑道，真把我嚇昏了，連個本校醫院都忘了，勞你駕，趕緊去送個信兒給拾個病床來，齋役去了未

久，來了兩個人，將心玉移上病床，送進醫院五號病房，張琴在旁照應，醫生接着來按了脈試了溫度，說不要緊，大概受了過度勞累，心臟麻痺，先給她注射一針強心劑，便能恢復，當由護士預備一切，把針管用沸水煮了，消毒淨盡，由醫生給她取了一小瓶藥水，用小鋸鋸了瓶口，放入針頭汲出藥水，然後倒過頭來，用大指頂着玻璃針管向上推去，將管內空氣壓出，見了藥水，然後再用藥水棉花蘸了酒精，在心玉左臂上擦了又擦，用手指挾着肌肉，輕輕地插針頭，正是皮裏肉外，不多時便已注射淨盡，由護士用棉花給她揉揉，收拾各物去後，取了一張表格註上熱度脈搏一切數字，心玉靜養些時，也就蘇醒過來，這時張琴伴着她問她怎樣了，心玉就說好得多了，方才的情形滿不知道，張琴因為還須溫習功課不能長此相守，問心玉的親戚住在那兒，心玉暗想此間除鳳宜外並無別人，今天在那裏遇見，她和佩馨的親密的情形，料着他們必然有了愛念，我在這兩日間，備受侮辱，雖未失身，可是經過這兩種磨折，已墮入地獄，重返人間，他們即無此番情形，也預備和他離婚，把我劫後餘生，重行回到純潔地步，現在我又病倒，正不知何時方能恢復健康，這位張小姐又不能時刻相守，如今問我親屬，我實沒有，祇有一個堂姐在鄉間，她又如何能來，再說谷中挺害我到此地步，他如不死，我見着他總有些觸我創傷，愈加憤恨，眼前可以請來的，還只有鳳宜一人，可是她的祕密，我已揭穿，如今請她相伴，她又如何肯來，不過鳳宜姐姐並非一個尋常女子，她的胆識確有過人之處，我如以尋常心意來測度，又未免小覷她了，況且除她以外，沒有可托之人，不如就請她來，一則可以重聯友誼，二則可以規她對我的態度，我也可以把我的心思細訴於她，謀一個永恆的解決，打算既定，便對張琴說了，張琴又對院方說

明，由院中派人去接鳳宜前來，鳳宜到此病房，臉上異常沉着，把內心一切的想法都已深藏起來，見了心玉臥在床上，像是個蠟人一般，那眼睛忽睜忽閉，頭髮紛亂如蓬，鳳宜看着十分痛心，怎麼這會兒工夫，便成了這般模樣，替她可憐，不由眼淚也湧將出來，那顆深藏的心，也跟跳躍起來，心玉此時見着鳳宜能來，已覺她不是尋常女子，又見她淚如泉湧，更覺難過，把以往一切的過節兒全都忘掉，把以往一切的猜疑全都消解，從床上突然坐起，張開兩手來攬鳳宜，又早鳳宜淚凝兩眼，還未擦乾，自己也覺鼻酸，可是她經過這番刺激，視神經已生障礙，那眼淚也不見了，祇把兩手緊緊地抱住鳳宜，鳳宜口中說道，心妹我來給你陪罪了，心玉此時也顧不得回答，祇把鳳宜抱着坐下，口稱姐姐，你……要原諒我啊，我的病沉重了，你能原諒我，照管我麼，鳳宜心想心玉怎樣說出這種話來，急行用手把她安置躺下，撫摩着她的額角，試試溫度，祇覺心玉此時發着高熱，便說心妹你有話慢慢地談，你現在還發着熱呢，張琴初時聽到她們談話，有什麼陪罪原諒的辭兒，有些莫明其妙，祇用奇異的目光向着她們出神，忽聽鳳宜說心玉發着高熱，方才醒悟過來說道，心妹你覺發熱麼，這位姐姐試過了，要不要請大夫診一診麼，心玉向着張琴道，我還不覺着，可是我還忘了，給你們介紹呢，這是何太太言鳳宜女士，又對鳳宜道，這是我的同學張琴小姐，鳳宜立向張琴鞠了一躬，張琴跟着還禮，鳳宜道，心妹承你照應，我很感謝呢，張琴笑說誰不是一樣，咱們的感情也不只一天了，祇是我的功課太忙，不能常時看護，才請你來，現在我想告辭了，心妹的熱度我去請一位護士來給她再試一試，如有大的變化，再請大夫來診，你說好麼，鳳宜此時心念心玉病勢如此，祇有我來相伴，給她拿主意，義不容辭，聽

張琴的話，也覺很對，便請張琴照辦，說請你費心吧，我初到此還不熟悉，以後你的功課也很忙，心妹的事自有我負責了，張琴說對不住得很，我丟去就來，臨行在心玉的額上用一手一試覺着熱度果高，又把那上次所試的表格看看，僅有三十六度多些，絕不像現在的情形，現在有位何太太在此相守膽子壯了，不過心玉病勢何以又加重了呢，一面納悶一面便向外走去，鳳宜本有千言萬語，欲向心玉傾訴，到此遇着心玉熱度增高，便也只好守着不願多言，勸心玉靜養，不多時護士來了，帶着溫度表用手甩了兩甩，擱在心玉口內，一面看着手錶，用三指試看脈息，數分鐘後始行畢事，張琴轉來問她情形，護士說確是高了，不過還在四十度以內，又向心玉道，你覺得難過麼，心玉道也不十分難受，可是還請李大夫來瞧瞧吧，護士應了，張琴說對不起我要先回宿舍了，心妹你好養着吧，何太太多費心明天見，隨着護士同走出來，房中祇有心玉和鳳宜兩人，各自懷着一團心思，暗自打算，鳳宜忽想到佩馨此時還不知道心玉有病，不過我在路上曾和邵老台說了一句，或許他已知道，還不知怎樣難過呢，今天情形我已不能回家，他難免不到我那兒打聽，見我不會回去，更將懷疑莫釋了，現在我來此地已知心玉現狀，要不我也要担心的，但願大夫早來，把心玉熱度治好，我便能偷閒回去告他放心，倘如心玉暫時不能全愈，那我也不能離開這裏了，心在暗思，忽見房門開處走進一個大夫，手裏帶着聽筒，靠近床邊向心玉問了幾句就着把皮管子塞入耳孔，再將聽筒擱在心玉胸前，聽了又聽說多休息吧，回頭取些藥來吃了便好，鳳宜道，大夫診斷她是什麼病呢，那位大夫看了看鳳宜，把聽筒收起，然後說道，現在還不能斷定把藥吃了，試一試再說吧，鳳宜不便再問，看着大夫出去一會兒，由護士取了藥來給心玉吃了，

鳳宜守着那病房，再看看心玉兩頰上現着通紅熱猶未退，自經服過藥後不到半個時辰，祇見她頰上有了汗珠，滿身發透，在那萬種青絲中露出一顆顆珍珠般的水粒，把個枕頭給汗濕了，鳳宜給她用手巾拂拭那裏能止得住，惟有一條濕了再換一條，心中却甚疑惑，心玉這病是什麼病需要這樣發汗嗎，我對大夫詢問病名，他也說不出，却在用藥上如此猛烈，真叫人莫明其妙了，這時心玉被那汗漿流得太多有些發軟，好似昏昏欲睡，鳳宜越發驚慌，可是算她還有主意，把顆心先沉住了，想着大夫給她藥吃，當然是對症下藥，不過如今的大夫怎有準稿子，往往小病給治錯了，便能斷送性命，他們是不負責的，我現在既然守護着，以後用藥要請他對說明，方能給心玉吃，否則我就拒絕了，又念那有一個西醫大夫，把用藥的祕密給病家說的，那麼我的打算也等白說了，暗自沉吟無妙法，惟見心玉已經入睡，一個病房祇剩自己在伴着一個病人，度這淒涼况味，十分黯淡，鳳宜從來喜度夜生活的，往往通宵不眠，今遇心玉有病，自然不再睡覺，祇坐在心玉床邊，不時探望那心玉汗出如瀉，依然不止，雖然睡得沉實，可是呼吸不勻，鳳宜給她擦擦汗，蓋蓋被預備着水瓶，等心玉醒來喝用，更倒了些熱水洗着手巾，這半夜裏忙個不休，那心中却也跟着盤算，不過這盤算飛越了病房，到了那衽居之地，那夜的風光，那日的離別，都在眼前，如今我們已經恢復友誼，祇有那容佩馨總是我們友誼的障礙物，鳳宜一縷深情好似已被一陣狂風暴雨打斷，在這深夜中，却又茁壯起來，她的心思初認心玉和佩馨不是匹敵，祇有自己才是相當，無奈他們一紙婚約把我擲出窗外，但是佩馨對我愛慕，遠在我殺何振邦之前，佩馨不說麼，從我搬到那裏，且我出入，就對我愛慕了，祇是貧富懸殊，況我那時又是育夫之婦，不能通

此心曲，如今我得了自由，她們又已成了婚約，可是我們的情感，發生在她們以前，這一點總我不能甘心，那又怎麼辦呢，鳳宜的感情此時遏抑不住，一點理智雖能溶解了，這濃厚的氣氛總不能全部消除，依舊思潮起伏，如長江大浪一般，滔滔滾滾流個不停，却說心玉自經流汗淌多昏昏入睡，只見那谷中挺站立門外候了多時，心玉方欲出去，被他一把拉住胳膊，拖了便跑，心玉心內十分羞慚，自家一個女子，被人拉拉扯扯像個什麼模樣，可是掙扎不脫隨着前行，那谷中挺嘴裏還說道，上次被你逃了，李三姑和我要人，逼得我無處安身，今天我把你交代與她，自可卸了我的責任，隨我去吧，心玉彷彿要說，我隨你去你須讓我自行，無奈谷中挺百般不依，仍是拉兒扯的到李三姑的門外，叫聲開門，那李三姑已經立在面前，露着火焰般的金牙，笑着說道，你回來了，谷中挺隨把心玉交給她手，說我卸責了，又向心玉道，你不能如我心願，我也不能叫你稱心，你等着受吧，我也去了，心玉自知此來萬無生理，祇有待死而已，但是重入虎口，要想求死也不能了，正在自思，忽聽李三姑把臉一變，立刻像個羅刹似地說道小丫頭你有腿會跑了，把我都給你騙了，咱這二百塊白花花的現大洋，也叫你傾了，我當初因你有病，苦苦地哀求我放你出去，我才答應下來，你倒認我軟弱逃之夭夭，就衝我允許你的一片善心，你也得捐助兩千塊錢，誰知倒反被你傾了二百，真也叫人不敢慈悲，這不是善門難闢麼，我做了一輩子的善人，也叫你把我揭穿了，如今我把真面目給你看看，叫你也知道我的利害。說着，叫了一聲王二，走進來一個彪形大漢，立在對面，頭上二道毛披着斜斜的，眼睛裏白多黑少，好似羊屎落到石灰堆裏一般，那頭鬍子上生着一大堆紫癩，却像掛着一堆爛葡萄，上唇缺了一塊，露着滿嘴黃牙，也不知

他的父母，當初玩着什麼花樣，把他搥成一個這樣的人物，却給李三姑收羅來了，聽着李三姑一聲叫喚，立刻問道，三姑叫我幹麼，李三姑道，如今的年頭善人不能做了，我可憐她她倒傾了我，也是善門不遭惡事，那姓谷的又把她找回來了，你看怎麼辦吧，王二對着李三姑，把牙齒動了幾動，表示笑容，又用手托了托腮幫子上的肉葡萄，然後說道，三姑看着辦吧，你要治她，把她送到落馬湖去怎樣，李三姑道，那不便宜了她，王二道，要不然現在有個壁畫館生意還好，倘如用她去號召，定能掙一筆大錢，一來是個女學生，二來是個大姑娘，三來還有我和她配對，誰看着不開心呢，李三姑道，這倒說的是，可是壁畫館現在怎麼樣，王二道，那吳大郎辦得好着呢，房子也改造了，價錢也加高了，看一次十五塊錢，這買賣也夠闊了，李三姑沉吟一回，轉了笑臉說道，你是咱的人了，怎麼好和她配，王二道，那不過比試罷了，誰還能搶了你的先去，李三姑把大嘴一撇，朝着王二也學那情人般地做了一個媚眼，可憐這個鬼臉，却把心玉嚇昏了，心想地獄在那裏，這不是活地獄麼，我現在已入了地獄，聽說還要送入壁畫館去，這壁畫館又是什麼所在，料着要比地獄還苦了。咬定牙根一言不發，彷彿一個待決的死囚，求生不得，想快死也不能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，祇聽那王二又對李三姑說道，你知吳大郎的壁畫館，現在闊了麼，李三姑道，咱好久不去了，內容還不知道，你知道的清楚嗎，王二把個斜眼瞥了兩瞥，連說帶比道，這館子比上洋房了，就在那三間樓房裏，把個板壁打通，在那屋子的中間，隔了一坐板房，四面不靠，粉刷得嶄新的，在那四面板牆上鑿了幾十個方孔，板房裏放着一張銅床，板牆外放着許多椅子，還有大炮台的紙煙呢，你說看的人花上十五塊錢也值得了，演的人睡在銅床，也夠舒服

了，若要是和她活一回，不也睡了銅床了麼，心玉雖是個處女，可是聽他這一說，也就明白怎麼踐我的身子死也不能，我現在拚着一死看你辦吧，李三姑不動聲色，僅把那嘴兒挪挪向着王二道，先給點顏色給她看看，王二隨即走到心玉面前，一手堵着心玉的嘴，一手伸向心玉的腰間，心玉一見此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口中被那蒲扇大的巴掌堵住了，嘴兒嚶也嚶不出來，祇有拚死抗拒，那王二的手却在她腰間摸摸索索，找那褲帶的結頭，把個心玉連羞帶怒氣得說不出話，又加王二的粗手堵住嘴兒出不來氣，恨不就死此死去，誰知王二的那一隻手已經找到帶結，隨着一抽，那根褲帶跟着出來，心玉想到上次賈鵲魂的糾纏，還不會到此地步，今天情勢竟已無可挽回了，祇有哭着鬧着圖緩一時，不料王二把根褲帶抽出來後，接着出了房外，嘴也鬆了，心玉於是大哭起來，念此一身將被污辱，又怪王二何以把根帶子送了出去，是何原故，忽見王二又復轉來，把個心玉更加着急，心想這一來難再倖免了，那知王二若無其事的，又和李三姑說起話來，心玉總覺傷心，依然哭鬧，李三姑便對王二道，你把傢伙預備好了，去見見吳大郎好麼，王二應着兩人走了出去，房門倒鎖，祇剩心玉獨自在內，方悟剛才挪去褲帶是防自己輕生，見他二人行走已遠，哭也停了，昏昏坐着，不一會二人又由外面回來，那王二便對心玉說道，現在送你進館了，你如再有一點哭聲，便要你的性命，說着，把那褲帶又還給她，心玉此時也就覺着哭也無益，不如臨到最後再圖一死，隨着走出進了一所大樓，那樓梯壁上貼着幾張小紙條兒，頭一張寫的是新到的女生，第二張寫的是處女的表演，第三張寫的是好醜的配合，心玉一見這不是王二先前所說

的三項麼，如今用來作他們的標語，這分明是指我而言了，叫我怎樣應付，隨着跟上樓去，見着三大通間，立有四根鐵柱，建了一間板房，王二就把她牽入房內，拉拉扯扯正欲強迫脫衣，心玉一想這是我的最後歸宿了，隨將自己的腦袋向那鐵柱子上面使勁撞去，覺得血花四濺，一身大汗依然睡在病床，那裏有什麼王二李三姑，乃是遽然一夢，祇見鳳宜洗着手巾十分安靜，回想夢中情景，好不危險煞人，便叫聲鳳宜姐姐，你在幹什麼呢？鳳宜見着心玉已醒，立時把手巾擰乾，走向心玉床邊遞給心玉擦汗，又倒了一杯開水給她，問她怎樣，心玉道覺得好些，可是鳳宜姐姐，你怎麼不睡覺呢，如此受累叫我不安，鳳宜道，我看你出汗太多，恐怕你睡後打被，所以守着，我在家裏，一到夜間是常不睡的，今天爲你犧牲一宵，那又算得什麼，心玉自己却打算着夢中景況，何以這樣怕人，這也是神志不寧的原故吧，假使前回在那李三姑處遭此毒手，恐怕已離人世，又念那次谷中挺招我騙去，幾被那姓賈的姦污，眞真假假，都是間不容髮，也不知我凌心玉前世裏作了什麼，今生來受這樣磨折，我的清白雖未沾污，但是經過兩種惡魔，教我也無面目去見佩馨，我今又陷在病中，不知何時痊愈，可大約是我的命薄，不能消受，我此次主張，本定與佩馨解約，料定解約以後，鳳宜必然入選，所以我把鳳宜約來，一來是請她作伴，二來是與她說明，我從此後便可安心讀書，不再談愛了，再說鳳宜比我姐姐還親，如此體貼，如此辛苦，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人憐愛，想到此處不覺流下淚來，鳳宜那裏知道，心玉是要掩位讓賢，只當是她因病傷心呢，便對心玉道，現在天快亮了，你要好好將息，不要悲痛，有什麼難過的事有我呢，祇要病治好，一切的幸福全在後邊，我們有話明天再說，現在我可要睡了，鳳宜說着給

心玉整理被褥，換了枕頭把熱手巾遞給他，擦了眼淚，然後又在心玉額上摸了一摸，說道熱已減了，大約明天也快好了，心玉聽鳳宜說要睡覺，念她累了一夜，不能再說什麼，祇對鳳宜看看，說我好得多了，你快睡吧，自己也就裝着假寐。那房中適空着一張病床鳳宜本來體乏，便拉開床上的毛毯蓋着睡去，心玉此時却倒百般思念湧上心來，第一此身已受了污點，不能再和佩馨作緣，縱使他不棄我，我心總覺歉然，雖說佩馨不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，也會有過一些污點，可是他爲救母而作，完全一片孝心，我對他發生愛戀，也在明白他的爲人，以後方才與他訂婚，他對我又更是十分敬重，我和鳳宜的交誼，親逾姐妹，可是他把我兩人的分量輕重分得甚明，就才和我密約，如今經過兩重磨折，清白難分，教我怎樣對得住他，二來鳳宜姐姐對他愛慕已非一日，這是我平素所見，我不讓佩馨把我們婚約，給鳳宜知道，也便是恐教鳳宜絕望，我們以往的境地，比較鳳宜強勝百倍，一個是有爲的青年，一個是前進的學生，將來結合美滿良緣，教鳳宜看着，我們宛如錦上添花，她把一個丈夫殺掉，雖說報了不共戴天之仇，可是心上的創痛，和日後的淒涼，怎堪消受，倍覺孤單，那不似雪上加霜麼，今天我遇着她們的情狀，也是我不先宣布婚約的過錯，我如早向她說明，她也不會如此，還有我們姐妹，如此親密，竟不把我們的婚約預先告她，也顯着我們對她不起，這樣一樁大事，竟瞞住了她，又安能怪她獨向佩馨進攻，假使她在我以前和佩馨訂約，不會告我，她又何能禁我，不和佩馨接吻呢，可是如今我倒難住了，我如要和佩馨解約，鳳宜心內必然認定因她而決裂了，教她怎處，並且我還要替他們結合，須用一個金蟬脫殼之計，方能如我所願，給她成功，可是佩馨那裏也是難題，他看我對他驟然斷絕，定然懷

恨到鳳宜身上，縱使此番他對鳳宜有些情感，也是因着她竭力進攻臨時接受，看他對我連賠不是表白心情，又加着鳳宜一層誤會在裏面，也是實情不能怪他，現在我如從此決絕，他定不能甘心，又怎肯與鳳宜結合，那我的一腔心事，不是白費麼，目下要緊的，是需要我的病體痊癒，方能進行，可是我的病勢一好，這個難題便沒法解決，何妨借我病體，來撮合他們的成功，那我也脫出身來，不過這個計畫，也不具短期可成的。我要先把病勢延長下來，才好慢慢進行，心玉經過這番思慮，似乎有些頭緒，靜待實現起來，只是一個愛人，豈是容易到手，又和佩馨有過幾次蜜吻，兩下情投意合，正是大好姻緣，目下爲着自己一些污點，萬種灰心，才肯放棄，想到縱虎容易擒虎難，這句話就有些不忍，常言道，創業難守成亦不易，如今守固不易，解除亦甚難了，我如把佩馨和鳳宜，雙方教他們自動放棄了我，而我亦能成就了，他們處處圓到不即不離，那我也就成功了，這時天已大亮，心玉又入睡鄉不題，只有佩馨自從回家回去，時已深夜，邵老台點起燈來，見他垂頭喪氣，知道必無好音，隨說兄弟你見着凌小姐了嗎，不是，見着何太太，知道凌小姐的事了吧，佩馨道，什麼小姐太太的，誰見着一個呢，邵老台揉着睡眼，聽着不是碴兒，隨又躺下自言自語道，何太太又往那裏去了，佩馨道，燈盞點着，門也鎖着，祇是不見個人影兒，邵老台道，深宵黑夜往人家跑也不是事，明天再見，咱們早睡吧，佩馨聽他此言，似乎前宵，在鳳宜處躑延一夜，有此蹊蹺便也無言而臥，次日天明，佩馨一早起身，又往何家打聽，電燈被日光照着，成了暗色，門上凝着一層厚霜，正似自己的心境，和這燈光晦黯霜氣嚴寒一般，毫無些許生色，在這凌晨的朝氣中，却蒼鬱着一團遲暮的景色，佩馨此際恍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

腦，既先歡於心玉，在無意到鳳宜了，昨宵竟夜不回，想是心玉把她留下了，可是心玉對她，自有一些芥蒂，豈肯邀她，如今因病找她前往，當然病得相當利害，現在又在那裏過夜，可見病更加重，不然怎會不歸家呢，其中病情我竟不知，又把我撇在門外，不得相見，怎不教人難過，佩馨徘徊門外，希望鳳宜也許早晨回來，便可見面，且能知道心玉病狀，豈不甚好，也顧不得自己身上還有官事干係，幸而這場事變剛剛過去，行人尚少，在這地方，又無公事中人走動，沒有賞格，誰還注意住戶人家，更不關心，倒是佩馨自己不肯過於流連，祇待了兩個鐘點，不見鳳宜轉來，也就回去，料着晚間必能見面，又恐心玉一時未能全愈，我到鳳宜那裏只有兩人，若再演出前夜故事，藕斷絲連，教我怎生逃脫，又怎對得起心玉，我現在唯一的心願，要把心玉的感情恢復過來，才能放心得下，否則我的以往心情，付諸流水，顧此失彼難以爲懷，一面進入土房，見着邵老台在喝茶，便無精打采的輪到坑上，納頭便睡，邵老台見此光景，已知不妙，口中念道又白跑了，咱倒有個主意，你看怎麼，佩馨也不答理，邵老台道，不聽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，佩馨道，有好主意儘管說，大哥別再耍人，邵老台道，我邵老台幾時耍過你來，兄弟你有機會不走，却到何家繞圈兒幹麼用呢，佩馨道，機會在那裏，邵老台道，凌小姐現在有病，你還不學一回寶二爺，佩馨道，對對可別胡說霸道，我就再跑一趟，邵老台道，我要跟着方行，於是兩人同行到了學校門首，佩馨見校門已開，請傳達代轉一聲，那人有些不樂意，邵老台幫着說了許多好話，方才領着佩馨前往，邵老台依然在傳達處待着，看着他們進了旁門，那傳達給領到醫院門口，教他自己去打聽便轉回來，佩馨推門進去，對那護士說了情由，那護士按鈴派人領去，佩馨走上樓

梯，心已忐忑不寧，一進病房，見鳳宜正給心玉倒水，一時不知所措，本想直入，又怕心玉作起急來，於己難堪，於她有礙，只有在門上敲了兩下，鳳宜在裏面說道，進來，佩馨推門入內，遠遠對着裏面說道，心玉你怎病了呢，此時鳳宜手中挪着杯兒，忽聽佩馨說話，好似觸電一般，要比心玉感覺還快，扭轉頭來向外望去，只見佩馨立在房內，如石人一般，一動也不動，臉上露着風塵之色，好似幾日未曾睡眠，不由生了滿腔憐惜之意，心念他才隔了一夜，便已如此，可證他對心玉如何關心，不啻同病相憐，相關痛癢，佩馨以往心情，則以自己和心玉的祕密婚約，受了心玉囑付，不讓給鳳宜知道，面上一直表示着友誼的態度，如今因為已在鳳宜面前，宣布出來，不再隱祕，也便以未婚夫自居，直向着心玉詢問，惟恐心玉不滿，在問過這句以後，特又停住，靜等心玉的回答，心玉此時深悔昨日對於佩馨過於決絕，欲在今天把這空氣緩和下來，在這轉環以後，再把自己脫出，立刻應道，佩馨你怎知我有病呢，鳳宜姐姐在此辛苦一宵了，你請進來，佩馨受寵若驚，立刻前走幾步，首對鳳宜說道，何太太你早來了，我從昨晚聽邵大哥說，你怕心玉有病，特來看看，却不料心妹果有病了，我會到府上去打聽，會見屋內電燈開着，門却鎖了，守到今日，邵大哥陪我到此，特來相問，鳳宜道，邵先生在那裏，佩馨道，現在傳達處候着呢，鳳宜想着昨晚明告邵老台，說心玉有病，他却改了詞兒，大約是怕佩馨着急，佩馨到我家打聽，果不出我所料，暗思佩馨此人，對於心玉固然有情，並且不避嫌疑，仍向我處打聽，今日還在心玉面前，直言不諱，可見心地坦白，未嘗對我怨恨，祇有心玉聽着，佩馨前去何家，燈猶未滅，足見鳳宜來時何等匆忙，一聽我有了病，就連燈也不顧，前來伴我，這樣熱心，令人感激，我今

立志要和佩馨解約，然佩馨着想，他與鳳宜結合最爲適宜，這時佩馨已立在心玉床前，鳳宜却倒退兩步，坐到另一床上，心玉斜着身子倚在枕上，下面蓋着被單，右手執住茶杯，擱在隱入被裏的腿上，頭髮蓬蓬，臉上不施脂粉，細白肌膚帶着病容，越顯得自然的美，佩馨以前和她見面，多在夜晚，或是黑暗的房裏，從未像有今天這樣，把一個病態美人，浴在朝陽裏面，一個毛孔，一個器官，都清清楚楚，出現眼前，給他賞鑑，佩馨看到此處，不覺更加憐愛，也顧不得鳳宜在旁監視，便用低低的聲音，問心玉道，你是什麼病，大夫可有診斷麼，心玉毫不猶豫的答道，你且坐下，昨天李大夫說我是肺病呢，我自己也覺得這裏很疼，說時把茶杯放到几上，用手在胸前按着說道，我這兒還有些腫呢，佩馨聽着肺病兩字，立時神色異常驚訝萬分，本想遵心玉的囑付，找個位置坐下，一聽心玉說出病名，無心再坐，那知兩腿發軟，幾乎暈倒，要想用句話來安慰她，又被心中萬千私念來往盤旋，說不出一句話來，呆呆望着，惟有鳳宜聽着心玉說話，倒覺奇怪，昨日我問大夫什麼病，他說還未診斷得清，今天心玉怎說是肺病呢，要是肺病，大夫何以要用那樣猛烈的發汗劑，給她服用，豈非催她快死麼，天津有個私人大醫院，曾經治過一個患肺病的人，給她半片阿司匹靈吃，出汗不止，未到幾天，便嗚呼了，當時病家不知吃的什麼藥，單看病的變化這樣快，曾經責問過這大夫，大夫說肺病起於感冒，用治感冒的方法給她阿司匹靈吃，就是根本治療，問他是那個老師教的，他說我的老師本是機器匠，按照機械原理，也不算錯啊，把這病家氣壞，大罵一場，但是人已死了，也無辦法，那醫院却還開着呢，現在心玉果如是肺病，那大夫給她這樣發汗，不又出了一個機器匠教的大夫了麼，心內爲她十分擔憂，嘴裏却又

不能追問，又見佩馨一聽，心玉得了肺病，立着發呆，不再言語，也覺他受的打擊，非同小可，心想前夜我向佩馨追求，忽聽他宣布已與心玉訂婚，真如一個晴天霹靂，今日佩馨聽着心玉得了肺病的說明，如同我前天聽他的話一般，同樣難受，佩馨這個男子與人訂婚，並不是沒有第二個男子，可是沒有第二個佩馨，這時的情形，心玉這個女子得了肺病，並不是沒有第二個女子，可是沒有第二個心玉，我是失了一個佩馨，不道他又失了一個心玉，按說起來在他失了佩馨以後，就是我復得了佩馨，不過佩馨果然失了心玉，那一分傷心不用提了，就連我和心玉這番情懷，也不忍取這勝利，天老爺真不開眼，何不教我得了肺病，早日死了，讓他們成了美滿良緣，多麼痛快呢，這時心玉說完以後，各人靜了多時，這屋內的空氣，也就寂靜多時還是鳳宜不耐說道，心玉不用瞎說了，大夫幾時對你說來，心玉道，你未來時，他便說了，心玉怕鳳宜懷疑道破，故造此說，同時唯恐佩馨不信，又怕他相信傷痛起來有礙身體，還有自己的一點愛念，不能全棄，今因要保持我的純潔，不願和他結合，並非有什麼別的，能否成功，尚不敢定，乃繼續說道，過兩天還是照X光呢，不過我一向便覺着肺弱，時時作痛，因為這些時，受了累，故而大發了，佩馨你摸摸我的手心還發燒呢，說着把右手伸了出來，佩馨此時也想回來了，我是無論如何必全終始，聽心玉此言，與以往態度，大不相同，居然不避鳳宜，教我握手，可見她對我的感情，已經恢復，並且表示婚約已經公開，和我居着未婚夫的態度相同，由此表示，也可以杜絕鳳宜的野心，免生枝節，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我們如果過分表示親熱，豈不教鳳宜格外傷心麼，也背了心玉當初的意旨，誰知心玉的意思還是不是呢，乃一面也把右手伸了過去，握住她的手，扭轉身軀，就

着坐到心玉床邊，一面向着鳳宜說道，何太太你曾試過麼，倒是有些處呢，鳳宜見着他們二人重溫舊好，自己成了一個障礙物，只是又不能離開，離開了便顯自己含有醋意，反把心玉前天所見我們的情形，越描越黑了，再說我前天已經自甘放棄，教佩馨去安慰她，未能得到結果，今天心玉好容易才把真情露出，我如稍有異狀，他們便會不歡，豈非我又害了他麼，隨着立起身來，向心玉道，這高熱是昨天的餘波，還未退盡罷了。容先生你也不要害怕，心妹的病未必是肺病，一時感冒再出些汗便好了，心玉道，我確實是肺病，可是病還未深，大約完全好也不易，佩馨此時把手退了回來，說道心妹你別瞎疑心，得了肺病固不易好，但是肺病也不易得，你的身體很壯，怎會得來呢，何太太經驗大些，你看怎樣，鳳宜道，我也說是呢，心內却想心玉此時或將要與佩馨談些什麼，礙着自己有些不便，便編了一個詞兒道，容先生你在此坐坐照管一會兒，我去買些點心來，給心妹喚間吃用，邵先生我看也不用教他等了，讓他先回去吧，佩馨會意自然應允，心玉倒有些不好意思對鳳宜說道，姐姐我夜間不吃什麼，不用買了，我們三人談談多麼好，鳳宜道，就在附近買點，我還吃用呢，說着把外衣披上，對佩馨道，心玉不能離人，千萬等我回來你再走，我昨天就想到了，沒有這機會，這真巧哩，逕自出去，這裏只剩心玉和佩馨兩人，各自欲訴心事，都有些不願重題，沉默一會，方由心玉說道，佩馨我們有幾天不見，環境彷彿差異得多了，你覺着麼，佩馨自從得見心玉，懷着滿腔希望，以爲我們的婚約既已公開，此後行動便也不用隱藏，可得進一步的甜蜜生活，縱使心玉遭受過幾番磨折，那也不成問題，祇要我對她真心不二，諒也可以安慰她心，料着心玉此言是表示彼此的波折，接着說道，心妹，我們自從訂了婚

約，以後我想我們兩人，已經心心相印，我固然知道心妹對我不會生了別心，我也可以表明我的心思，未嘗稍異，我將來對妹要求把以往的一切饒恕了我，並且忘了你以往的遭遇，心玉聽着他的話裏，含有要彼此忘去這兩日的經過的意思，心想他對我已經諒解了，可是我的遭遇，總屬一生缺陷不比尋常，我們當初結合是清白的純潔的，不料谷中挺害我到這地步，我如再把這受過侮辱的身體獻與他，他雖不嫌棄我，我良心上能安厯，我良心上得不着安慰，那我的身體也就永無安慰的日子，現在我如把事實告訴他，他雖真實信賴，那我不等於向他求恕麼，萬一他從我的訴說中，生出一點疑心，那我不是又受一次侮辱麼，且祇與其將來後悔，不如斬釘截鐵，從此脫出身來，也算大夢初醒，有什麼等我畢了業再說，祇使我的佩馨不離，也須等我畢業後，方能結婚，在這三四年中，能保沒有變化麼，何況將來我還要社會上做點事業，不能專心在我們的婚姻方面，假使佩馨因此而發生變態，到那時我也是難堪，祇是目前的解約問題，教我從何說起，我要趁此暗示出來，教他漸漸冷淡下去，便把身子坐起來，取暖瓶要倒杯開水給佩馨，不想佩馨疑心玉要喝水，搶着給她斟了，心玉提到手中，仍然遞給佩馨說道，這裏沒有香茶，你喝這杯白開水吧，佩馨道，心妹，不要勢累，我喝會自己來取，這杯還是你喝吧，心玉道，我現在也沒什麼，你且喝了，但是這杯兒是我用過的，不知你怕傳染麼，佩馨一聽立刻喝個乾淨，然後又斟了一杯，遞給心玉道，心妹，你別把這病太重視了，我和你不過是一個人麼，你知道般說來，不是把以往重我愛你的心都取消了麼，心玉道，不然，我以往愛你，我現在還愛你，可是以往我是一顆整個的心，用在愛上，如今我却分了心了，分了一半的心，和病魔去戰鬥，我也希望你不必

再以整個的心來愛我，你縱不信仍然如此，那我也沒有全力來接受，病是痛苦的，在病中是更希望受人愛的，但是我的心理與人不同，我認爲你愈愛我，越增加我病的痛苦，尤其是肺病，因爲這病是沒法治好的，你如依舊愛我，到頭總教你失望，那我不是負了你的愛了麼，所以我要請你把顆愛我的心，轉移到事業方面或是別的上，便可以減少失望，也可以減少我的痛苦，佩馨聽着渾如浸入深淵一般，初疑心玉有些懷疑自己，又疑她對己境地不滿，嫌我沒有作爲，但是都有些不像，聽她這沉痛的話，仍是爲着這可怕的肺病，我如今已把此身許給於她，當然要有所表示，可是這表示，不是言語能形容的，便挪了挪身兒靠近心玉，用兩手撫着心玉的肩頭，與她面對面地說道，心妹你太過慮了，人說接吻是肺病的媒介，我的心理也和人不同，我以爲它作肺病媒介的時候，究屬很少，作爲愛情媒介的時候，總是居多，即使爲愛情而得到肺病，那肺病也算愛情結晶，心妹你能允我實驗一次麼，心玉本是以病爲盾，那裏有什麼肺病，眼前遇着一個不怕死的情人，要作一次實驗，再加工中蘊着一往深情，又得着了發洩的機會，正如磁石引針，立時吸住心玉的兩手，也放到佩馨的項上緊緊握住，佩馨兩手也改抱了心玉的全身，那兩顆相愛的心，依然整個地跳着，她也不會分了一半去戰病魔，他也不會分了一半去創事業，還是這一雙愛侶的呼吸器官，經不起長此的震盪，疲乏下來才停止，心玉就着躺下，兩手反接托住個頭，看着佩馨，佩馨此時也把兩眼望着心玉，用手指在膝上敲打，彷彿思慮什麼，兩心相旋，四目相射，佩馨經過這個蜜吻，認爲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，從此相好無間，定可早結良緣，又念這回舉動，還是從鳳宜學的呢，她那夜和我一吻，幾乎把我和心玉的盟約毀掉，今我

和心玉一吻，居然也把她的前嫌盡棄，這真是一個妙法呢，暗鳴得意，不覺嫣然，心玉心內想着，佩馨真是愛我，我前天回到何家，正以刺激太深，難分清白，要藉憤怒把他斷絕，又見鳳宜臨行吻他，以為他已變心，從此可以分離，一走了事，誰知鳳宜並不知道我們婚約，始行追求，既不是鳳宜的過錯，又不是佩馨的本心，那倒是我的隱秘的不是，佩馨趕來賠罪，說明緣由，我未嘗和他交過一言，便直返校，他又追到校門，我不承認相識，以為這一氣又可完事了，那知我竟病倒接來鳳宜，他又連往何家打聽，今日趕來問病，可知他是不肯放棄於我，並且真心愛我，今日他在鳳宜面前和我表示異常親熱，看來是阻止鳳宜的追求，對我不會稍變，並且不畏肺病的傳染和我接吻，益覺他愛我的情深，可是他愈真心愛我，我便不能把這受過侮辱的身子去嫁他，我如今已做過人販子的賣品，已得過審姐兒的身價，論我當時所受的侮辱，要使佩馨看見他能氣死，要比鳳宜所遭，還不為她能夠報仇，假使竟被他們逼得死死不活，落成暗娼，那佩馨也不會再來娶我，我也就不能再嫁他，人禽之分相差一間，今天看起來，是我有些過分，要照當日情形說起來，便是環境所造成，並非我要如此，天公作弄，教我怎能背了良心再和他來結婚呢，今朝一吻，算我報了他愛我的一片心，以後便要實行我的計劃了，立刻把臉一沉，好似十分難過似地，拉了拉被單，依舊睡下，口裏說道，佩馨你請到對過床上坐一下，我這時肺部又覺着痛了，佩馨移到鳳宜臨時臥床坐下道，請大夫來瞧瞧怎樣，心玉道，這病不是一治便好的，大夫來也沒有用，佩馨我自得了此病，一切都灰心了，佩馨道，這病重在靜養，新鮮的空氣和營養的飲食，是唯一的治疗方法，藥劑實在其次了，心玉道，一切治療對於這個病都沒有什麼特效，現在我已癱上了，固是

我的不幸，也是你的不幸，佩馨算我辜負你的深情了，佩馨道，我們還論這個麼，我認爲這病不能阻礙我們的愛情，縱使你的病象嚴重，在可能時我也願和你結婚的，心玉知道佩馨對於自己所造的謊病，已經有幾分信了，但是對於自己的愛情，仍未稍減，借此機會便想來打斷他的愛念，不過自己的情苗也與茁壯，豈忍相欺，爲着實行自己的信念，不得這樣的說，每說一句，她的心便似受一次創傷，又想我那裏是受病魔的襲擊呢，實在是受那谷中挺這惡魔的驅使，方才演變到如此，爲使自己的謊言圓滿，又不得不繼續說道，佩馨你呆了，我又何嘗不是這樣想呢，但是我既有了這病根，這病在醫理上說是最忌結婚的，你又怎忍還提此事，那又不是害我麼，我在不久以前，也曾爲我們將來共同生活，設計過周到的圖案，現在一切都完了，我自然預備長期的休養，但是你不能因我的病而頹廢，我和你訂婚，因爲共同幸福，可是自己也希望你做一番事業，就是我也想在畢業後獻身社會，如今我完了，你却不能像我，倘然如此那你並非愛我，我前而已說過，是增加我的痛苦了，佩馨聽到此處又覺絕望，方知心玉並非不愛自己，祇是這病把她害了，這病怎麼如此快呢，想是心玉身體早潛伏着病菌，前幾天又受她親戚姓谷的侮辱，刺激過深，才會復發，我也算被姓谷的害了，可也不敢向心玉明言，怕她傷心，只有暗自悔恨，恨不能擒住那姓谷的，食其肉而寢其皮了，想着自己唯一的愛人竟被病魔奪去，經過千辛萬苦，依舊漫無歸宿，守着一個紅粧知己，終不能締結良緣，她犧牲了生命，我犧牲了愛情，更以方才一吻，情興甚濃，忽地一個暗影，便投下來，教人無法躲避，怎不悲痛，不覺淚如湧泉，又立起走近心玉床前，矮下身子伏在床邊，向心玉道，心妹你千萬不要傷心，吉人天相，我想你不久會恢復健

康的，心玉此時見佩馨流着淚，還來安慰自己，恨不能把這假造的病狀，立刻收起來和佩馨安慰一下，心想我這一着，要比你帶淚慰人的力量增強十倍，無奈良心和信念都不許可，心玉是一個舊家庭的女兒，她親姐守着這個舊家庭的產物道德律，不肯離開谷中挺，備受虐待亦所不辭，心玉雖經勸解過她，如今到了自己身上，却也堅持着這個道德律，不肯再和佩馨結合了，祇有這顆心無所寄托，放着一個愛人不敢親近，人家把最虔誠的心來愛她，她也不敢接受這個苦又向何處訴去，那藏在心坎深處的創痛，被佩馨這一副熱淚吸引着，不由地自己的眼淚也響應着流下來，順着眼角盈盈而出，因為睡着關係，斜流到耳際把鬢髮都浸濕了，又不欲惹佩馨過事傷心，把個臉轉了過去朝着裏面，却不料眼淚跟着轉移，又把那邊鬢角流濕，成了個淚人兒，佩馨越發悲痛，覺着自己不應給心玉病體再添悲愁，只得拭了眼淚，向心玉叫道，心妹你好好的養病，不要把我們的婚姻放在心上，古人有待我二十五年而後嫁的話，現在我也等你二十五年不痊而後婚怎樣，心玉道，你怎樣不明白呢，二十五年是如何的一個長時間，說着把臉又轉向外來，佩馨見着她滿臉淚痕，便用手中替她揩眼淚，心玉接着他的手放平下來，對着他看了一眼，祇因滿眼含着淚珠，每個淚珠的折光映出一個佩馨的面龐，彷彿有無數的佩馨立在前面，每一個面龐都覺可愛，並且各個面龐上都管着一枝利箭，接連地向自己的心上發射，百發百中，使她無可躲藏，諱知這顆心外，不久有個信念鑄成的盾做了她的擋箭牌了，可憐心玉小心坎兒裏，自從作了戰場，經過幾百回合，雖然佩馨的愛箭發個不停，無奈這擋箭牌鑄得結實，無法穿透心玉的心，遂得從容應付，低低言道，我們自今再過二十五年成個什麼樣的人了，還需至言婚麼，那都是古人的假

話，我們希望就着現實作一個合理的解決，我此次和你都成了被動，不是可以自主的，但願在可能範圍內，保持我們長期的精神之愛，至於結婚那是談不到的了，我爲你想你再另作打算，把愛我的心轉向別種方面，我不能禁你不愛我，我也不能不愛你，你是可以相信的，惟有我們的婚姻問題，需要解決，佩馨早有恐懼，心玉解約的心理，但那是爲和鳳宜接吻的關係，曾預備着大套解釋的詞兒，和一切哀求的方法，不意心玉今日並非爲她，乃是因病，所擬的方法和詞兒，滿使不着，把個佩馨急得直是流淚，無言可施覺得心玉何以如此決絕，教人喘不過氣兒來，既不讓我等待，又要急急解除，我如不允，她將着急，有這病的人，肝火都是旺的，我如允了，那我的一切希望，也將隨之化爲烏有，祇得緊握了心玉的左手，把個頭伏在上面哭個不住，又怕心玉見着自己分外傷心嗚咽說道，心妹我們就這樣的下場麼，這一來你的病不一定就會嚴重，恐怕我的病又發作了，心玉就怕他會有這個現象，釀成雙方痛苦，惟有變更積極的希望，略作緩和的口氣道，佩馨你要諒解我，我爲病魔所驅啊，關於解約的事，根本沒有什麼手續，我們交換的戒指，從此改爲友誼的贈品，也沒有什麼，你能同意麼，我想我們如果同意的話，精神的愉快將要增加，我的病也諒能因此好轉，亦未可知，不過你總要原諒我，並且同意後，你也要作積極的活動，創造一些事業，婚姻的事在相當時期，也要另謀，你能和我做一個朋友，我想也不是沒有意義的事，但求你放寬了心懷，把我們這一段忘掉，方能彼此相安，那我雖度着幽鬱生活，而能見到你的成功，你的美滿，也算我們不枉結識了一場，佩馨你要認清了事實啊，還有鳳宜姐姐，是我要好姊妹，她的言行我很佩服她的，淒苦我也同情她對你以往的誣陷，也是適逢其會，現在明

白大家都須原諒她，祇是我前天回到她那裏，因為受了姓谷的詛索，一時氣極不免失了常態，就連你也遭我一頓搶白，至今還抱歉呢，鳳宜昨來伴我一宵我很感激，今天得和你暢談，想也能教你原諒吧，佩馨聽了心玉這番談話，愈加失望，把那互換戒指的事，都作了結束，這一來似乎已經解除一切，沒有挽回的餘地了，教我以後對於鳳宜和邵老台，都是沒法提起，在我們這場談話裏，我倒也能原諒心玉，她因得了肺病，感覺前途黑暗，不願令我同入苦境，把婚約解除乃係權宜之計，倒是那邵老台不知就裏，還不知是爲了什麼，即使告訴他說，因她得了肺病，因而解約，他還要怪我乘人之危，不能共同患難呢，鳳宜方面，在她前夜追求之際，方始說明現在忽然取消，一則她將謂我前天誑她，即是不是說謊，又將疑心到她的最後一吻，被心玉看見怒而解除，就連我也那麼想，其實心玉爲了她的肺病，又誰肯信呢，鳳宜說不定還怨心玉量狹，進一步知道是真的，又將向我追求我如何能拒絕呢，我爲心玉忍受一切，希望得到美滿境地，誰知結果如此，即是我今天得見心玉而言對我那樣親熱，滿心歡喜，以爲一切芥蒂可以消除，誰知又是我們解約的兒呢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這句話又實驗了一回，就是心玉的病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，我現在對於心玉的話已經無法回答同意，已是這樣不同意也是這樣了，可是心玉當然還要我給她一句話，我也不忍不給她一句話，只有冒著頭皮問心玉道，心妹你認爲我是答應的好，還是不允的好呢，你認爲那一種給你愉快，我即遵照你的意思辦理，我的心却始終不變，不管怎樣祇有一個愛你我即遵照你辦，另結一百次婚也只有愛你，你能相信我的話麼，心玉道，謝謝你的好意，但是你能允許了我，我是最愉快的，你能和我做精神的友愛，我相信我也只有一個愛你，

那麼我們既然得着精神的友愛，不比結婚強麼，結婚乃是戀愛的墳墓，我們可以超過這一關了；佩馨到此已屬無可奈何，只有同意了，心玉的主張，但是戒指仍作爲友誼的贈品，彼此說明，佩馨依舊流淚，心玉則強忍着眼淚，用手撫摸着佩馨的頭髮說道，佩馨你請起來，我們盡一點別意，隨着把兩手張開，兩眼發着淚光，希望佩馨的降臨，佩馨想着鳳宜昨天臨別的一吻，那時心繫在心玉身上，與鳳宜毫無留戀，今天若和心玉吻後再無可親的人了，茫茫人世，希望全無，然而心玉的情意絕不可却，含着一副眼淚半俯在心玉身上，手擁着心玉的頸項緊緊貼貼，心玉也迎合着交纏着眼淚的一個蜜吻，那知在初嘗櫻顆之時，佩馨的淚珠正滴在心玉的眉上，由心玉的眉上順次流到佩馨的臂上，這時心玉的眼淚也跟佩馨的淚珠交流而下，粒粒圓珠晶瑩可愛，也不知是淚是血，經過長時間的甜蜜依舊分開，心玉想着我們的愛情雖然分裂，可是彼此並沒有什麼惡感，這兩顆愛苗，又怎樣可以剷除，不說佩馨不能甘心要永久蘊蓄着，即是我的心中對於佩馨的思念，也無法冷卻，這回我以肺病的理由，逼着他同意了，我也可說是佩馨加倍愛我的表現，我的苦衷也是沒法說的，不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，不能解決這個關係，我因爲受了侮辱對不起佩馨，方才想出這個辦法，勒逼他同意於我解除婚約，他爲尊重我的意見，和愛護我的身體，忍着心頭痛苦，答應下來，教我更加對不起他，然而沒有更好的辦法，現在我們口頭上已經解決了這件麻煩，心坎裏却彌補不了那個缺陷，不過事已如此也只有硬着心腸，暫時分別，他以後的生活倒可憂慮，尤其經過這回大的刺激，恐怕要生變化，萬一害起病來，又是我害了他的，假病倒無妨礙，他若得了真病那倒可危了，我的希望也只是解除婚約，眼前我已得了他的同意，可是除了

這個，我對他也沒有別的不同，那麼我以後仍可來安慰他，給他改善生活，慢慢地我想也可以把他鼓舞起來，佩馨在此時間已久，教他精神長受痛苦，不如哄他離開這裏，再作計較，把眼淚揩了，又倒了一杯白開水先喝了一口，覺着溫和，才遞給佩馨說道，你也不要傷心，我們除了這解約外，還有什麼不同呢，你想我的病一天不好能和你結婚麼，我的病長久不好，也就永遠不能和你結婚，那麼担着一個名義，徒然把你誤了，你今天允許了我，也算你得着了自由，我也可以安心養病，我將來能夠完全好了，看着你飛黃騰達也覺喜歡，現在鳳宜也許要回來了，你以後有機會可以常來，邵大哥和鳳宜也是你的知己，等我支持着出院，還可以在何家去聚會，你說好不好呢，佩馨道，我聽你的話很原諒，但你也傷心，我想將來還要傷心，爲着你的愉快，我不得不犧牲，可是除了因病而外，還有什麼緣故麼，佩馨一面接了茶杯，一面又退到鳳宜床上坐下，這也是我防着鳳宜回來看見，又因懷疑心玉，多少有些爲着鳳宜和自己的親蜜，才會這樣，所以最後又問心玉這句話，暗示她的心理不止因病。心玉聽着也知道佩馨的心裏，暗念自己初見鳳宜和佩馨的親近，却有些不滿，纔念自己對於婚約並未宣布，怎禁鳳宜不去追求，我如處在鳳宜的地位，也許和佩馨先我而訂婚了，這也不算突兀，反過來說，我如不知他們訂婚而追求佩馨，那又怎能怪我，故而心平氣和一點，也沒有埋怨，及至鳳宜來到病房伴她一宵，不念往事，倒反想給鳳宜和佩馨去撮合了，現在聽佩馨問她，病的以外的理由，真是有些說不出，又不能把那番侮辱重行訴述，況且病也不是真正事實，祇有說道我這回和你解約，除病以外沒有第二個理由，可是這個病的促成，不能說沒有他種原因，我想你也不需要我來說明吧，佩馨我們將來也許有個時期

重作伴侶，那也只有期諸將來了。

第三回 白璧無瑕了却相思願

佩馨在這絕望時期，忽聽心玉又作此話，不覺奇怪，認爲心玉真有些病態，更說話也有些奇怪，既然和我解約，又說將來重偕伴侶，簡直匪夷所思，莫非她又悔，想過些時再溫舊好，我已允許了她，不能再進逼這件事，也只有期諸將來，心玉的話也是對的，病當然有原因才能促成，我又何必再問呢，不久鳳宜也要回來，我們心思也不用她知道，祇有沉默下去，却說鳳宜自從托言購物，出了病房，便到傳達處，見邵老台坐在那裏，一見鳳宜，立刻站起說，何太太你是昨天來的，不會回去麼，鳳宜道，可不是麼，現在容先生在那裏伴着，我出去一會，邵先生我有件事要問你，你也不用在這兒等了，邵老台道，容先生知道麼，凌小姐病又怎樣了，鳳宜道，凌小姐病已好得多了，我也和容先生說過，不用你在這兒等了，邵老台乃隨向外走，鳳宜忽然從皮夾裏，取出一張十元票兒，遞給傳達，那傳達見着花花的票兒，又是十元的數目，在這和教書匠同樣清苦的，傳達眼裏看去，真是一筆鉅款，空迷迷的向她欠着身兒接着說道，何太太你太費心了，鳳宜道，這點兒又算得什麼，給你買點酒喝罷了，現在容先生還在病房裏，請你照應點兒，傳達道，自然自然，那不用提，這兒病房不比宿舍，宿舍的會客室，那就不能隨便了，現在那位先生，就是在會客室裏，有我招呼一句，也沒有什麼，何太太你請放心，鳳宜道，我一會兒就回來，可是你們這裏夜間，還能出入麼，傳達又笑着說道，校規是不許可的，可是你何太太什麼時候

候回來，也都好辦，鳳宜說，我不過問一句罷了，就同着邵老台走了出去，那傳達又恭恭敬敬地鞠了幾個躬，還說邵先生你也走了，邵老台應着到了門外，向鳳宜說道，你幹麼給他許多錢，他簡直把我氣壞了，我到那裏他也和我很客氣，呼兄喚弟，問我節下分了多少節禮，送禮時又得了多少脚力，把我當着佩馨的聽差看待，我也不好和他分辯，祇有吱吱唔唔的敷衍過去，現在你給他十塊錢，他又叫起我先生來了，鳳宜聽着暗自好笑，口中答道，那種人就是這樣，祇要裝束就是闊人，穿得差點他就當着彼輩了，邵先生你也不用生氣，我這十元票兒，也不算白花，給你找補回來了，我現在想到容先生住的那裏，和你談談你願意麼，邵老台道，可以可以，就是我屈居尊駕些，鳳宜道，我和你邵先生和容先生見面不祇一次，尙未到你們那裏拜望過，今天容先生伴着凌小姐在那裏，我才借這機會求你來，請你給雇兩輛洋車吧，邵老台說好好，招呼了兩輛洋車說明地點，上車而去，邵老台心想，何太太今天怎到我們那裏，這土房子怎和她的洋房相比，虧着佩馨訂的是凌小姐，前次到我們住的地方，小兩口兒沒有什麼說的，要是像這們一位，恐怕着不中，說不定還要悔婚呢，鳳宜在車上也想着那鄭子範的被殺，究竟是誰，前次我疑心佩馨殺的，佩馨却疑惑心玉做的，可是他們都是軟弱，怎肯出此像我解決何振邦，也是親見父母之慘，仇恨太深，才敢下此毒手，祇有這鄭子範竟有人替我辦了，辦的人我倒疑心，邵老台那天給我送信，我就聽他說話閃爍，如今倒要問個明白，再則佩馨那裏還未去過，借此看看，好爲他想法兒，不能教他長此苦度，他和心玉不久就許結婚，那住處也要設法，佩馨是無錢無業，也算我害了他不能出頭，這筆婚費需我替他籌措，還能讓心玉出這筆錢麼，邵老台和鳳宜各有所思，想

個不停，那車子也跑個不住，這時兩人略一躊躇，車也到了，隨着下了車兒，付去車資，邵老台開門進去，鳳宜跟着到了院內，見一派荒涼景象，暗自吃驚，鳳宜住慣洋樓，一切傢具皆係精緻之物，今日走到此地，恍如倒退了十個世紀，這片土房子，除去上茅下土和一些門扇窗櫺，俱係各個本色而外，別無所見，房內祇有一個土木合作的小坑，和一張方桌，兩張椅兒還是心玉買的，桌上的油燈茶壺，和一些零星的物件佔據滿了，坑上放着兩床鋪蓋，倒還乾淨，坑沿也可坐坐，心想邵老台本是個寒苦出身，還可對付，那佩馨素來文弱，怎能住的下去，古人說白屋書生，大概就是這樣了，於是向邵老台說道，這間屋子是你們兩位住的麼，邵老台道，可不是麼，一來地方窄小，二來用具簡陋，可是咱們心裏素淨，倒也不覺什麼，何太太你大駕到此有屈了些，我給你沏壺茶來喝喝吧，鳳宜忙攔阻道，不用客氣，我待不一會兒就要走的，佩馨此時伴着凌小姐還等我呢，我這回來是要和邵先生談談容先生的事，邵老台道，那我也就遵命，有什麼話就請講吧，鳳宜坐到坑沿上，然後說道，容先生的事，要算我害了他，一時不能露面，如今經過這場事變，辦理這案子的機關，已經焚毀，案卷都已沒了，我是上戶不去追問，還有誰去管他，可是容先生總要換個名字，方能出去做事，我想他老待着總不是事，趁這機會也要活動活動才對，邵老台道，那是自然，鳳宜又道，還有你們兩位住在這裏，實在有些委屈，也要另覓一所看得下去的房兒搬搬，可是如今租房子，第一要有家眷，第二要有舖保，倘是你們兩位空身男子前

去租賃，也不會有人租給你們，所以我想容先生結婚的事，要趕着辦，有了家眷，更不愁租不到房子，可是話又說回來，不租一所好房子，又怎麼舉行婚禮，這也是我的事，我給他托熟人辦

辦，也就不成問題，邵老台聽着鳳宜的話，倒覺這人十分熱心，縱然以往對於佩馨有些不對，那也是一時的誤會，自從上次見面以後，接濟佩馨一筆錢，我們方才維持了生活，現在又給我們計劃住房，還要給佩馨趕辦喜事，真是夠面子了，佩馨却不肯把這件婚事，告訴何太太，真有些屈心，今天何太太又怎會提起佩馨婚姻來，莫非她已知道，猶豫一會方才說，容先生辦喜事又教你費心，真是過意不去，鳳宜道，容先生究竟和誰結婚啊，邵老台聽着又覺奇怪，何太太還是不知道啊，衝口說道，你……鳳宜聽了一怔，臉上直是發紅，心想邵老台這樣鹵莽，怎會說起我來，趕緊追問，誰啊誰啊，邵老台吃吃的方始答道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明白啊，鳳宜道，你不明白，我怎會知道，我如知道，也不會來問你，你和佩馨比我守得近，當然較我清楚啊，這時邵老台再也藏不住了，人家這樣熱心，我怎忍着欺她，佩馨和心玉有些怕羞，才不肯說，我邵老台又怕什麼，便對鳳宜道，何太太我也不再瞞你了，他們的事，還不是和咱的事一樣麼，你對他們這樣熱心，我又何忍不說，就是他們怪起我來，我也要這樣的說，可是你也得留點啊，鳳宜道，那不用你關照我，但問你是誰，邵老台急急說道，凌小姐就是他的未婚妻啊，鳳宜道，是麼，就是她啊，那我倒知道一點，邵老台聞着啞然望住，鳳宜說不出話來，心想你又怎會知道，早又不說呢，鳳宜却也有些難過，想我認識佩馨，要比心玉早些，論我婚配佩馨，也比心玉合宜，不想咱兩人走上一條道兒，她又佔了先，我既不能奪了她的愛人，她又不能像孔家小孩子讓梨似地，把他讓給我，如今邵老台又全知道，她是名正言順，我便把佩馨搶到手，教邵老台看着也不合勢，不如順水推舟給她們租定房子，成全了他們，我也就死心了，如今邵老台把心玉的事說出，

真有些刺心，自己的心思也無法說出，便向邵老台道，他們的事，我是今天才明白一點，方才佩馨到病房裏，見着心玉那份親熱，我就想着他們也許是有約了，所以才來和你商量租房子的事情，一來是報答佩馨以前受的委屈，二來是安慰心玉對我的情誼，現在佩馨赤手空拳，教他有什麼辦法，心玉是一個女孩兒家，她懂什麼，她有些積蓄，也不能教她挪出錢來，替佩馨辦事，佩馨是個男子漢，又怎好受她的津貼，邵先生也不怕你過意，你也是不富裕的，這筆用費只有我來管了，不過我現在伴着心玉沒有工夫出來，要請你幫忙找一找，只要合勢，咱們再定規，邵老台明白鳳宜這份用意，答說好好，我沒有財力，盡點人力吧，他們小兩口兒怪有意思的，將來結了婚，當然感謝你的，鳳宜道，沒有說的，只要他們圓滿，也算我盡了心了，可是我還有一件事問你，邵老台道，什麼事你儘管說，鳳宜站了起來，來回走了兩步，然後看了邵老台兩眼，方才說道，這不過是一件舊事，就是那殺鄭子範的這個人是誰，邵老台道，這件事不問旁人，怎單問我呢，那我不成嫌疑犯了麼，鳳宜道，這事是與我有關的，前天因你送信，也像與你有關，方才問你，我又不是惡意，因為佩服這個人，才問這個可敬的人，邵老台一聽，半覺得意，半覺懷疑，得意的是馬到成功，還受人敬，懷疑的是鳳宜追問，什麼意思，說了教人害怕，不說又恐難瞞，繼又想着別人如此，何太太倒沒關係，她也既做過兇手，我又是爲她報仇，只告訴她，倒不要緊，答道，何太太這回事旁人問我，我是不能說的，不過和你是有關係，我却不能欺你，上次我給佩馨送信，你追我就想說了，如今還是要說出來，何太太這件事就是我姓邵的下的手，你也不必問了，鳳宜初還疑着佩馨和邵老台合作，至此方才明白，接着說道，邵先生你也真沉得住氣，

不聲不響地把事辦了，又趕着這回事變，情勢改了樣兒，誰也不再問了，我因自己的計劃未得實現，把我給容先生洗刷的志願，也沒有做到，所以才問個明白，好替你想第二步辦法，如今爲他籌備婚姻的事，也就是爲此，邵先生我也要謝謝你才對呢，邵老台道，這樣的人販子，留在世上，還不知要害多少良家婦女，我今把他去了，便是償一條命，也比留着永遠害人強，何太太現在一切都已改變，這就叫天曉得，你曉得，我曉得，旁人面前也不必提了，提起來倒教人家寒心，鳳宜道，我是因爲感謝你替我報了仇，不得不打聽，要是佩馨和心玉面前，當然我是一個字也不提的，邵先生將來容先生租好房子，還要請你同住呢，邵老台道，那就托你福了，鳳宜又重托了邵老台出力找房，找好了直接問鳳宜報告房子的內容祇要佩馨看着合勢，就可定議，一切費用由鳳宜承當，邵老台答應之後，鳳宜隨即告辭欲行，邵老台道，我送你去吧，鳳宜說，我還要買點東西回醫院去，邵老台依舊雇了兩輛洋車，說明中途購物稍有耽延，經自鎖門陪了鳳宜而去，兩人買了東西同回醫院，邵老台仍在傳達處等着，鳳宜逕自進入病房，只見佩馨心玉依然對坐，兩人臉上好似都有一層黯淡不發一言，鳳宜走進，心玉說道，姐姐又買多少東西回來了，你在這裏陪伴我，已覺着不過意，又累你花錢，佩馨道，真是何太太在那兒都是這樣熱心，鳳宜聽着有些膩煩，心想他兩人一唱一隨，居然擺出夫婦的架式，和我客氣，教我覺着有些欺負人，我也不能饒你們，隨把紙包兒打開，取出點心，分給心玉佩馨兩人，口中說道：這個和合餅滋味很好，你們兩位嚐嚐吧，心玉心裏還不理會，佩馨聽着觸動心絃，知道鳳宜明白了我們的婚約，故來打趣，誰知解約就在今朝，那鳳宜的話倒成挖苦人了，也不好明言，祇有默默接過餅來，道聲

謝謝，鳳宜道，容先生你見我屋裏的電燈，可是開着嗎，佩馨道，我在門外確會見着，也可見何太太對於凌小姐，是多麼關心，聽說來請立起便走，也顧不得關燈了，鳳宜道，也是我一些大意沒有什麼，不過一半天還不能回去，我想請容先生辛苦一趟，去到我那裏代關一關，大門的鑰匙也在這兒，佩馨道，可以代辦，只是我如去開大門，教人看見有些疑惑，不比你自己是個主人，我不怕你見笑，還想走那牆頭進去，代爲滅了，只要乘着昏黑，也無問題，再說你不回家，連牆頭上也要整理一番，防人乘你不備時來偷了東西，那倒損失大了，佩馨說到這兒，忽然想起自己便是最初的實行者，大意說出不覺羞慚，心玉此時想到那次佩馨和邵老台裝思，我和你二次見面，會在暗裏吻他多麼高興，如今我們被環境逼迫，竟解約了暗自傷感，却也替佩馨着急，怎麼你會說出這樣話來，但是他的細心，亦可表現，鳳宜聽着倒是十分感激，心想佩馨這人真是可靠，可惜我和他不能結合，他能爲我操心，假使咱們如能成婚，他還不知如何的謹慎呢，暗暗地羨慕，心玉想你也不知幾生修到這位郎君，我又如何的不幸空手放過，自覺難堪，隨向佩馨道，你就走那兒走吧，我把鑰匙也交給你，防備萬一，心玉道，這樣也好，免得臨時有個不通，好得便利，鳳宜聽了，却認心玉畢竟愛護佩馨，恐怕他爲我受了嫌疑，你那知我的心也愛他呢，不過被你佔了，我便不能強迫他，照我的意思做，他怕開門招人疑惑，也就是怕受那份嫌疑啊，隨即對佩馨說道，你除滅燈而外，還請你把心妹的一件毛衣帶來，那是在我屋裏掛着的，心玉道，不要不要，存在那兒吧，我這兒也用不着，鳳宜道，你沒有外衣，怎麼不需要呢，容先生請你捎來吧，佩馨認此是個機會，明天和心玉又可見面了，只是婚約已解，見着徒然傷心，鳳宜不知我們

經過，教我如此祇有應了，心玉見他們已經說好，也不堅持，鳳宜又向佩馨說道，邵先生還是在外等着呢，心玉聽着，立刻催促佩馨道，邵大哥怎麼還等着，你也該走了吧，佩馨此時想着自己前已拒了鳳宜，今又失了心玉，此後我也不想談情說愛，祇有和邵老台相依爲命，苦度此生而已，遂也告辭，接過了鳳宜的鑰匙，在手中盤弄，眼却望着心玉，心玉知道佩馨戀戀不捨，隨把兩眼閉了，口中說道，你別忘了鳳宜姐姐托辦的事啊，鳳宜却早離開，站得遠遠地，洗着手中，佩馨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向後退着，口內答應心玉道，忘不了，心妹安心養病，明大再見了，心玉閉着眼低低應道，明天見吧，佩馨見心玉始終不肯睜眼，知道她是傷心，也只好硬着心腸轉了出去，在房間倒未流淚，走到院內止不住了，又念這樣怎見邵老台，隨又強行忍住，用手巾擦了，在院內徘徊一會，方才走到傳達處，招呼邵老台一同走出，邵老台見佩馨滿臉淚痕，不論如何掩蓋，總有幾分痕跡，心想這小兩口兒，又不知爲什麼了，我何妨把何太太的話告訴他，教他喜歡喜歡，便對佩馨說道，兄弟我有個好消息報告你聽，佩馨道，什麼好消息，我倒快死了，難道你還能夠起死回生麼，邵老台聽着奇怪，依然說道，何太太因爲你們要結婚了，托我給你們找大房子搬家，還讓我和你們同住呢，兄弟你到那時不嫌我嗎，佩馨道，你我有什麼不可，祇是租下房子，和誰結婚，邵老台道，當然有人啊，難道我們兩人還行婚禮麼，佩馨道，你怎又鬧起玩笑來了，邵老台道，何太太一番好意，剛才和我商量許久，她替你計劃得很好，連我都有着落了，凌小姐怎麼樣，你怎這樣彆扭，莫不是又碰了心玉的釘子了，佩馨道，別的毫無關係，不料心玉現在得了肺病，一時不能全愈，這個病又怕結婚，許多人孩子得了這病，還未結婚，說是冲喜，

把命送了，真正冤枉，如今癱上了，那我們的婚姻，不是等於完了麼，邵老台聽着吃了一驚道，我住大房子的希望也跟着完了，可是何太太怎麼沒有提起，還托我急急的找房子，難道說她自己也想結婚嗎，佩馨道，你又來了，怎麼嘴裏總是不乾不淨，教人聽着怪難受的，這回事何太太本來不知道，她知道的僅是心玉有病而已，以為病好了就可進行，誰知這般嚴重呢，邵老台沉吟一回，把手在桌上輕輕地一拍道，照啊，可且我這份差使還當不當呢，佩馨道何太太這番好意，我是感激，祇是事已如此，你也不用急急去找，我現在倒領了何太太的一份差使，還要請你幫忙，邵老台道，又是什麼事，我反正是癱瘓落了井，撈起來也是坐，你請說吧，佩馨把鳳宜的一串鑰匙放在手上，給邵老台看了說道，她前天匆匆忙忙去醫院，忘滅燈了致我去代闖上，並且還代心玉取一件毛衣，我因走門，給人看見不方便，說明仍未牆頭進去，又恐那裏被人認破，為防遭竊盜，預備代將鐵絲和鋼條，給她整理一下，比較謹慎些，但是我個人怎辦得這些，故要請你辛苦一趟，邵老台道，她不在家開着燈，那倒對了，你想一所房子晚間有燈亮着，教人看着當然想裏面有人，誰也不敢去偷，偷兒倘要下手，也要等燈滅了，這一來燈永不滅，他也永不能夠下手了，何太太真夠朋友，你看她姐妹倆可真親熱，一招呼就走，燈也顧不得滅，咱們受人托付這點事，還算什麼辛苦，時間也不早了，咱們治飽了肚子就去，兩人說着，同時出門，用過了飯，買了應用東西，來到何宅，時已黃昏，燈還亮着，佩馨說咱們那邊進去，邵老台從隔壁胡同裏視察一回，回來對佩馨道，現在還有行人，我們放着大路不走幹什麼，佩馨想也對的，於是仍由大門進去復行閉上，邵老台相度一回說，你不用管了，咱來辦吧，佩馨道，你先幹着，我到裏面整理

一會，便直上樓，祇見心玉鳳宜兩個房間，燈光通明，靜靜地沒有一絲聲息，佩馨先走進心玉房中，把燈滅了，然後進入鳳宜房內，那一天表現的情形，依然還在眼前，並無一些改變，靠近床前的燈櫃上面，那個承梨的碟子，還有殘餘的存在，經過幾天下來，都已變了顏色，佩馨先給倒了，把碟兒放在原處，再向四面看看，沒有什麼變更，祇是那衣架上心玉的毛衣却未見着，佩馨心內生疑，說明是在這裏，怎會不見，於是四下尋覓，依然沒有影兒，心想大概仍在心玉房內，又到她這裏去找，還是不見蹤跡，只有回到鳳宜房間，也覺累了，先在沙發上坐了休息一回，忽然想起昨夜鳳宜對我進攻的狀態，真是多麼熱烈，爲着心玉有約在先，努力防守，才保持了我的盟約，誰知一轉瞬間，把個環境轉換了，心玉既得了肺病，和我口頭把個婚約解除，鳳宜方面又已知我和心玉的關係，不忍再奪於她的手中，對在我說來，心玉既然有病，似乎有和鳳宜結合的可能，但是我因爲心玉有病，便放棄她，來和鳳宜訂婚，那我良心總是不忍，就是鳳宜也何嘗肯這樣辦，她便如此，那也不能應允，因爲心玉是病，她不是死，便是死了，我也不忍就忘了她，現在她的決絕，完全是爲病所驅，想教我忘了她，但是我如肯忘她，那天在這房裏也就忘了，還等今天麼，佩馨此時對於心玉確是十分懷戀，雖然允了心玉的要求，總覺那是口頭的應允，不能打斷他精神愛念，尤其想到那天從這牆頭進來，與心玉二次見面，便注定了他們的姻緣，更覺神往，猛聽邵老台在外面乒乒乓乓的釘點不住，不覺觸動心思，心想到心玉今天畢竟與我口頭決絕了，這牆頭的路又遮斷了，彷彿我和心玉的戀愛，從此隔離一般，可望而不可接了，真是滄海桑田瞬息萬變，就是鳳宜那天對我情意，今天也不會再有，這個床還是這個床，這個房還是這個

房，求那旖旎風光渺不可得，何況心玉那個人兒呢，在這想得正濃的時候，忽聽邵老台在外面叫道，佩馨咱也快辦完了，你怎不來幫一會兒忙，佩馨如夢方醒，應着出來，見邵老台立在牆頭氣喘吁吁，口中埋怨佩馨，知他着急，忙對他說道，我正爲着心玉的一件毛衣，尋了許多時候，現在還未找着，我也着急呢，邵老台道，我這兒倒不需要你，恐怕你還等我來找吧，佩馨道，我找我找，遂又回房，四下尋覓，在鳳宜床上翻了又翻，仍是不見，定了定神，心想我別亂翻，不在架上或許在衣櫥裏面，方去開了，只見全是鳳宜的旗袍，一件一件底陳列着，從這每件衣服上發出來的香氣，直衝鼻管，聞着醉人，那件毛衣也夾在裏面，急忙取出，香猶未散，佩馨閉着香味，忽又想起那天鳳宜，把細膩肌膚上面的香氣，都給我享受過了，今天又把全部鑰匙交給與我，任我處理，是如何的信愛於我，我對於心玉還未有過這樣狀態，一句約言便能信守不渝，今在心玉解約以後，對鳳宜怎麼應付，她如向我追求起來，以往還有心玉的婚約，可以推辭，如今無可說了，況且鳳宜對於情感，我並不是不愛她，祇是心玉是我最初的愛，救護過我，印象太深，我不能把愛情轉移，今天落到這步地位，給了她的機會以後，不能禁她來追求只是我倒爲難了，想到這裏，依然希望心玉重作伴侶，這句話能夠實現，遂把毛衣用紙包好，櫥門關了出來，告訴邵老台都已辦好，邵老台道，我也沒有什麼了，你給她把門鎖上吧，佩馨又請邵老台休息些時，方才滅燈鎖門而回。

第四回 紅豆多情難繫美人心

却說心玉自佩馨走後，心內無限傷心，無奈良心驅使，毅然把婚約解除，唯恐佩馨絕望，把他戒指不會換回，也是她安慰自己的一點苦心，今見佩馨走了，便對鳳宜道，姐姐你看容先生相信我是肺病，鳳宜把手中洗着的手巾晾在裀上，慢慢地走了回來，說道，心妹你別和容先生開玩笑，你怎麼不是肺病，却教人害怕，心玉聽着略展笑臉，把手錶看了看說道，今天大夫怎麼還未來啊，鳳宜道，大夫也不能說你是肺病，心妹你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心玉此時臉上忽又轉變，彷彿受了刺激，隨着眼淚流下來，鳳宜覺着後悔不該追問，既已說出可無法收回，祇有接着說道，我是不明白才問你呢，心玉道，姐姐你來了這半天了，我還不會和你說過一句心思話，現在你別忙，把手擦乾了，我再和你講，鳳宜用毛巾擦過，重行過來，給心玉斟了碗水說道，心妹你在病中，千萬不要作急啊，心玉見鳳宜斟水，說道謝謝你，到這邊來坐，鳳宜又給她整理了被單，然坐後定，把一隻手支在心玉的床裏面對面，靜等心玉發言，心玉見鳳宜坐好，又喝了口水，說道，姐姐第一句話我要求你原諒啊，鳳宜道，你又是這句話，咱們彼此還有什麼說的，鳳宜又把聲音低下，就近一些對心玉道，你和佩馨的婚約，怎不給我我知道，我又怎會曉得呢，要說起來，你們這件故事，也該讓我喜歡，倒把我矇了，鳳宜這個說詞，一是表示自己不知，二是責備心玉不說，從這裏輕輕地，想把前天和佩馨的舉動，解釋出來，心玉本早諒解，聽此說話，把眼淚揩了，答道，姐姐你別這樣說，我們婚約結了不久，也沒有什麼儀式，不過換了一個戒指罷了，我是看着佩馨這個人倒很誠篤，將來是很有爲的，姐姐想也是這樣看法，因為他谷家避難，我會救過他，所以印象很深，到這兒又見過幾次，知道他身世清白，便決心和他訂

婚，本想過些時，給姐姐說明，誰知現在已生變化呢，鳳宜道，你的眼力真好，我這回誣賴他，也是沒法，真是對不起他，你想我一個女子，做出殺人的事來，當時要不這樣，現在還有我麼，我明白他的身世，以後立刻給他母親安葬，一面又接濟他，目下時局轉移，從此他能出頭，心妹怎倒說有變化呢，說完了話心中却甚羞慚，想着這變化必在我的身上，我雖把不知道的向她表明，只是他們已有變化，定是心玉因我之故，托辭有病和他整拗了，不覺臉上有些紅暈，對着心玉無法退避，惟有眼睛轉着等待下文，心玉却倒安靜悄悄地，又對鳳宜道，你別走心啊，我把苦衷說給你聽，你便諒解我了，我這次在外面住了幾天，不是曾經對你說過麼，鳳宜道是啊，那個姓谷的怎麼這樣惡呢，他是你的親戚，怎倒害起你來，你會吃着苦麼，心玉聽着鳳宜一問，立刻覺得自己的主意十分正確，我當初不肯說給佩馨知道，也是防他問我這一句，如今說給鳳宜，她也果然有此一問了，這問話裏含有懷疑我的清白問題，我說給她她當然能信我，我們親如姐妹無話不談。再說她也是個女子，談話沒有什麼顧忌，我說着也沒有什麼羞慚，如果佩馨問起我來，教我如何回答，縱然答了，是他已有了疑念，教我怎麼相處，萬一他再不信，那我的清白更無從說起，即使他能相信，那我也給他有個不良的印象了，今天我是遇着鳳宜來問，方才答她，倘教佩馨問我，那我怎麼好呢，沉思一回，便對鳳宜道，我現在把全部都說給你聽，你能知道我的苦況和遭遇了，心玉說着，眼淚又盈盈而下，鳳宜聽到心玉從旅館，挪到李三姑那裏，賣了二百元的話，不覺跳着起來，又向心玉拍拍肩背，說道，現已報了一個仇了，這人不但是我的仇人，也是你的仇人，那人還是咱們這邊的人下的手呢，心玉道，誰辦誰啊，鳳宜道，就是這旅館的掌櫃鄭

子範，這些毒計雖是谷中挺使的，可是這姓鄭的是罪魁，姓谷的和他合作，也要聽他使喚呢，我會經因為要報前仇，帶着手鎗去動手，誰知那天這個罪魁，偏不在家，第二天趕着要去，邵老台給我送信，說他惡貫滿盈已經被殺，我當時會疑佩馨去動手，佩馨還疑心是你，誰知你還遭着他們的毒手，幾乎把命送掉，我今天出去，才把這件事打聽得來，原來是邵老台不聲不響地將咱們報了仇了，心玉聽了鳳宜談話，才知道回遭遇，不止谷中挺和賈鵲魂兩人，還有這姓鄭的，如今這姓鄭的已經被殺，那谷中挺怎不伏誅呢，可是谷中挺死了，我的堂姐豈不更苦，於是又把以下的情形繼續說了，鳳宜也跟着流起淚來，急急問道，心妹你怎又哄着佩馨說生肺病呢，心玉道，姐姐你第一句不是問我吃苦麼，你的心裏不疑我心玉被污麼，鳳宜道，這倒有點，可是替你担心，不是希望這樣，你又何須顧慮呢，心玉哼了一聲，把眼睛向上望着，叫了一聲天啊，接着說道，佩馨問我教我怎麼說呢，鳳宜聽着，也很着急道，你不能把婚姻當兒戲，你要知道佩馨不是那樣人，為你兩天失蹤，已急壞了，見你回來怎樣喜歡，誰知你是那個模樣呢，心玉道，姐姐你不能怪我，那時對佩馨恨不能用任何方法，把他拒絕，教他放棄了我，我的心才安呢，他罵我一句，消我一點羞慚，他打我一下，去我一點罪過，他還來對我安慰，表示愛我，教我怎能接受呢，姐姐是旁觀者的態度，我是當事者的心情，旁觀者看着我的摧殘，不過替我可惜，大則把我救出火坑，看着我幸免於禍，也不過替我喜慶，大則還看重我的人格，我這當事人怎樣呢，遭了惡魔的毒手，固然不能再活下去，往好裏說，也不過能夠早死一天。好一天罷了，卽如現在逃出重圍，我這顆心也覺無從表白，我是自己相信我不能要求人家，相信你教我不裝病和他解約，又

怎麼辦呢，鳳宜道，照你說已經和他解約了，心王道，可不是麼，鳳宜此時收了眼淚，又替心王擦了，然後說道，你也太古板了，像我這樣爲報國仇，還遭仇人蹂躪呢，心玉坐將起來，扶住鳳宜，忽又露着笑容道，你這一著，真叫人佩服，和我不同，你是替父母報仇，就算把身子還給父母，事實上需要這樣辦，就算不白糟踐，我當初租你屋子，也是要調查這回事的內容，又是好奇的原故，知道你的爲人，方才住了下去的，鳳宜聽着心玉誇獎自己，笑着說道，你別誇人了，我這一著也算下策，又白賴了一個好人，那鄭子範，又未經我手刃，計劃失敗，所好管理這案件的機關，已化灰燼，佩馨可以出頭，那你們結婚的時期也快降臨，我現在已托邵老台給你們找所屋子，好讓佩馨搬家舉行婚禮，你們倒把約解了，教我看起來你是糊塗，佩馨也夠暈的，怎麼不明白，就把件大事取消，怎麼始終都瞞着我呢，他能答應，我也不能允許，心玉聽鳳宜說話，有些爲我打算，又那知我的心思，還有些爲你打算呢，我如這樣平平常常，想在口頭解約之後，教佩馨忘了我，固不可能，並且還想教他和鳳宜結婚，更辦不到，慢說佩馨不肯，就連鳳宜從我說明以後，把個佩馨奪去，也不忍心，但是我又決心解除了，因我而把他們就誤下來，那我這婚約只有一半解除，並未達到目的，反害佩馨了，現在也顧不得什麼，要使一點手段，教她們恨我，教她們自己進行，教她們成其好事，那我也就達到目的，便能置身事外，主意立定，又對鳳宜道，佩馨這人真太好了，我說有肺病他便信了，我說有病需要解約，雖經過好久的爭論，他也允了，他是把我的愉快當做愉快，我也知道他是真正的愛我了，現在婚約確已解除，我們兩人已無瓜葛，他固可以另娶，我是不想再嫁，除去求學而外，我沒有第二希望，不過話又說回來在佩馨方

面說。我倒希望他趕快另愛旁人的，可是沒有一個人夠得上像我愛他，沒有一個人像我愛他的歡心，如果有這樣的人，不但我的心願已了，佩馨也算有了歸宿，姐姐你看張琴女士怎樣，我想給她介紹，教她作我庖代，那我也了了一樁心事，鳳宜心內正在想着，心玉多麼純潔，多麼清白，這一點嫌疑都不肯沾染，像我這和仇人同居過的身子，還想來愛佩馨麼，方自慚愧，忽然心玉說出這樣話來，覺着奇怪，料着心玉畢竟是個不更事的女孩兒，把自己看得這樣神聖，我們就不配愛他了，當初我因你和他已有婚約，不肯奪他，現在的以前你和他解除婚約，我本可以前進，又因你是遭過磨折，不得已而爲之，也不忍把他奪來，教你看着傷心，現在你已真心解除了，還說沒有第二個人，像你愛他，又要給張琴介紹，未免把我太渺視了，你既不把我放在心上，心玉啊，那我可要進攻了，再說我這次的擄取，不能說是從你手中奪來，乃是和張琴的比賽，這錦標與其給張琴奪去，不如還是我來駕輕就熟了。鳳宜把一顆已死的心，重復活動起來，她以往的停止活動，完全是被客觀的形勢制服住了，好似錢的機件落了塵土，滯澀得不能動彈，可是一經拂拭略加助力，便又搖晃不定，然這搖晃仍是內心的機件動作，從表面上固看不出來，鳳宜表面上裝着原來模樣，毫無表現地說道，心妹你知道張琴女士的給她介紹，我看沒有不成的，祇是佩馨愛你的心不會打斷吧，現在我已明白你我的經過了，這件事不是一天可以圓滿的，過幾天再說吧，心玉也料着鳳宜有所感動，暫且攔下，慢慢地再來進行，這時醫院裏的大夫，和護士推着藥車，來給心玉診治，一切試過說已好得多了，這回乃是重感冒症，又給她一些清理腸胃的藥劑，不須發汗，心玉也想進些飲食，精神健旺起來，鳳宜照舊陪伴住了一宵，殷勤看護，

心玉心中更加感激，覺着鳳宜這人給我這樣體貼，如與佩馨結婚，當更周到，祇是我的這顆心，也覺着難以舒展，我爲成全鳳宜和佩馨的婚約，又不得不使用這個激將法，想着自己本是受着月下老人的支配，才和佩馨訂婚，如今被天公的播弄，自己又學做了月下老人，來用紅繩繫足了，果使他們成就，我也可以安心，不覺甜蜜蜜地酣眠到曉，祇見房門開處，佩馨手提着鑰匙和紙包兒，又走進門來，這回先向鳳宜招呼道，何太太，昨天我和邵大哥到你府上去，把牆頭整理好了，接着又向心玉道，心妹這毛衣也給你捎來了，鳳宜因爲起得晚些，尙立在面盆邊漱口，心玉已經盥洗完畢，正在倒着白開水，要往嘴裏送，忽見佩馨把個包袱兒遞來，心玉隨手接過，想這清晨佩馨便來送物，也沒有什麼款待，不由她便把手中杯兒順着遞給佩馨，佩馨接過喝了一口，然後說道：何太太你看心妹今天好得多了，也能起來走動，真和好人一般，鳳宜聽着難於回答，要說沒病吧，她會撒了大謊，要說有病吧，她却完全好了，對着佩馨怔了一怔，答道，今天好些，你把鑰匙代來了，昨夜兩個人去的麼，佩馨把鑰匙交給鳳宜道，我昨天和邵大哥去的，今天也和他同來的，鳳宜道，邵先生還在傳達處麼，說着，已經穿齊衣服走了出去，佩馨忙道，有事我給你招呼吧，鳳宜答着不用逕自去了，佩馨見鳳宜走開，明知避開，心玉却看着佩馨，不發一言，心想我如和他接近，他總不肯忘我，可是她方才遞給他一個杯兒，便是不知不覺的舉動，可見她的心思也沒法忘他，兩人對看了一回，還是佩馨說道，心妹你已全愈了，心玉此時不能再事留連，想着不由此拒絕了他，將來免生枝節，現在鳳宜已經有些感動，再把佩馨絕了，教他走上這條路去，便可完成我的願望了，於是冷冷地說道，你知道這個病是一時的好壞麼，我已癱上也是沒法，

誰不希望病好呢，佩馨你要覺悟，這個病是絕望的，我如不因絕望，能和你解約麼。佩馨聽了，立時又沉沉下來，本想在這兩天，能覓有挽回的機會，不意竟如石沉大海，由口頭終成事實，心玉見佩馨默不一言，知道他的心思，也已有絕望，爲加深他的印象，遂又說道，我們還是保持我們的友誼吧，如果由現在再想超過我們的友誼，恐怕連這點友誼也保持不住了，心玉在說過這句話後，心內忒忒的跳着，想那佩馨自從和我發生了愛念，何曾受過這樣冷酷的語句，就連昨天商量解約的時期，也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的話，雖然後悔不迭，祇是爲促成他的絕望，不得不這樣的說出，說着把紙包打了開來，將毛衣取在手中，又對佩馨說道，容先生你看這件衣服，已經破敗不能再穿，我對牠雖然留戀，還勞你取來，但是不久總是拋棄的，並且我另置新衣，這是天然的公例，無可逃避的，希望你對於這舊衣不必再留戀了，佩馨聽了，覺着心玉仍然對己決絕，教我另置新衣，我未嘗不知道這個譬喻，並且鳳宜便是這新衣的代表，可是一個人總是這樣的，唯其容易到手，便覺不是貴品，唯其得之艱難，方才異於他物，蔬菜野芹清香適口，因爲得來太易，俯拾即是，故而視着尋常了，山珍海錯，並非完全美味，因爲很費艱辛，故而覺得可貴，就認爲佳看了，佩馨的心理，完全給這個公式籠罩，故對心玉恨不能重拾墮歡，放着鳳宜便如家常便飯，縱能到口，也不過是混飽肚子罷了，自經心玉這盆冷水澆灌以後，便覺有些清醒，衣服是總須要穿的，舊的破了，不能重新，可是一件新衣，也是人身不可少的東西，況且心玉昨天已經對我說過，教我另作打算，那麼我如遵從了她的話，也便是增加她的愉快，今天何妨與她說明，請她指給我一條應走的道路，只有又向心玉說道，心妹你的意思我很明白，祇是我們解約以後，

你是安心養病，沒有問題，我在這個時期你不讓我頹廢，難道我還能夠振作麼，心玉道，我希望你能振作起來，做點事業，至於婚姻問題，你也不必發愁，只要你放出眼光來，擇取有能爲的女子，便可成婚，我們當初的結合，也完全是一個機會，我們如不在那村兒裏見面，又怎能相識，這回如不是我生病，又怎會輕易解除，這便是機會，世間一切婚姻，也都是機會，祇要有了機會，婚姻是不成問題的，舊的機會過去，新的機會又生，這是一定的例子，佩馨你的愉快，也便是我的愉快了，佩馨此時一切的頹喪之氣，又給心玉安慰下來，把以往認爲不忠於心玉的行爲，現在倒認爲是正常的舉動了，祇是佩馨這個意念，總不能驟作九十度的轉換，並想鳳宜給我們租房子辦喜事，可見她對我已絕望，才有這種心思，要不然也不會這樣辦，現在縱然知道我們解約，她也不會就來就我，我不如離開這裏，謀個職業，一來如了心玉願望，二則可以避免了鳳宜追求，將來如能上進，再作道理，倘無出路我也算了此一生，對於心玉作了不二之臣，把鳳宜的這一段干係也脫出了，主意既定，又對心玉說道，我的婚姻，不想再有怎麼活動，希望到外埠去找些工作，藉此可以保持你我的友誼，並可謀得我的事業，心玉聽着固然贊成，雖有心內依然不捨，想到此番解約，完全由我而生，現在約已解了，他又不能在此逗留，當初他爲鳳宜被黑鍋，想要外出都不成實現，刻下因我解約，倒成了事實，變成我害他了，不過他如能做一番事業，也算不虛此行，倘如落魄他鄉，又是我的罪過，就看鳳宜怎樣了，她如不贊成他去，我想也是不會成行的，我這裏且允了他，看他怎樣如果決定啓行，便是對我十二分的忠實，倘不動身，那是鳳宜的力量了，乃把毛衣扔到床上，低低的說道，佩馨你有親戚可找嗎，目的在那裏，可以對我說說

麼，佩馨道：「我有一個親戚在漢口，他是某廳長的長官，報上前天載着他的消息，方才知道最近上任，我想就這機會前去找他，也許能有點希望。」心王道：「你願前去麼？旅費是不成問題的，我能供給你，誰能繼續担任？可是這個計劃，也要和邵先生何太太商量，他們如其認為可行，你再前往。倘有困難，還是不去的好，佩馨你要知道，我們已經解約，我不能替你做主了，佩馨笑了一笑，見心王雖然允許外出，臉上總有些不捨之意，認定她是正在為難，然而困在這裏，不但彼此苦惱，而且鳳宜對我終究不能放棄，到那時教我也為難了，不如乘此一行，打開心思另作一番活動，便又說道：「心妹我的心意，已堅決了，想在這星期內就動身，關於旅費，倒是需要你來接濟，至於邵大哥和何太太，那倒不成問題的，祇是我去後，不能放心你的病體，却是一件心思，心王聽着想我本來是裝病，倒不要你發愁，你的旅途安否，我倒增加愁腸了，可是不好說明，只好含糊答道：「我的病一時不致變化，你沿途倒須保重了，還有你的婚事須要注意，不要為我犧牲，希望你在知好中，能得結果，我的愉快，也就滿足了，佩馨想我此去，為避這個問題，你怎又說此話，教我為難，便立起身來，走近心王身邊，決絕的道：「我已不想再談這問題了，心王料着佩馨依然不肯另婚，不如在此啓行之前，促成鳳宜和他成約，但鳳宜是一個孀婦，無論她的內心如何愛戀佩馨，若由她毛遂自荐，總不是一個光明的辦法，再說佩馨礙着愛我的心情，也決不能驟然應允，必須由我給他撮合，佩馨得着我的正式紹介，必定能夠娶她，那麼我也了却心願，鳳宜也有歸宿了，恩淵一起想着就辦，立時又換了一副，企冀的眼光，對他說道：「佩馨我又想起一件事來，鳳宜姐姐，對於我們太好了，你說怎樣，佩馨道：「這人倒是有作爲的，她對於父母之

仇終能報得，夠稱有魄力的，我雖受她誣陷，也覺她可憐，心玉笑着說道，她可憐，佩馨聽了，忽覺惶恐起來，怕心玉又埋舊事，譏誚着他，又改說道，我不過說她，遭遇可憐罷了，心妹在你未得病前，和她相比當然是她可憐，現在她報了仇，你却得此重病，自然是你比她更可憐了，心玉又笑了一笑，把個佩馨笑得毛骨悚然，不敢再往下說，心玉帶着笑道，你覺可憐，也不會見你可憐過她，佩馨辯道，她是一個女流，我也只能對她同情，怎麼能夠表示可憐呢？心玉又笑道，你在那那房內的一吻，不是可憐麼，佩馨聽到此處，正如囚犯受着法官嚴厲詰問，無從回答，料着心玉解約，仍是爲此，不盡爲病了，嚶嚶的不知答什麼是好，忽聽心玉又問道，你吻她時的心情怎麼樣，佩馨做夢也想不到，今天會受這樣詰責，想已不能再瞞，可是又怎麼回答，祇有仍照前次在何家的說法，嚶嚶嚶嚶的說道，心妹這回事，我在當時便會聲明了，因爲你那時盛怒着，大概不會聽清，我現在赤裸裸的，把這事告訴你，求你寬恕我吧，心玉道，你能一句不落麼，你能全部的說出麼，佩馨道，祇要你能寬恕我，我是願意整個報告的，心玉這時似乎坐不住了，順着躺到床上，面對着佩馨，佩馨面如死灰，彷彿在何家做偷兒，被發見的模樣，顫巍巍地和小學生背書相似，一句不遺直吐出來，心玉一句句的，好似聽着快書，心想我今天太惡作劇了，把個佩馨太欺侮了，他此時定疑心我的解約，是爲這件事了，隨又坐起，佩馨一見，嚇得和老鼠一般，料着心玉必定要來和我大鬧，這一起來說不定能來揍我一頓，而且有肺病的人，肝火很大，萬一和我扭打，要叫醫院知道，教我何以立足，再說鳳宜和邵老台都在外面，那時聽得嚷嚷也必前來問訊，邵大哥自然不理睬我，又教鳳宜怎樣脫身，幾乎要跪了下來，來給心玉陪罪，那知心玉坐

起來後，立刻改了笑容道，佩馨我當時也會生氣，佩馨道，我想一定如此，現在也許還生氣的，心玉道，我到了醫院，才悔悟過來，佩馨聽了如釋重負，把顆千斤重的心，方才放下靜靜的聽着，心玉接着說道，鳳宜始終不知我們定婚啊，那是我的過錯，不會告她，如果放着一個不會訂婚，像你這樣的人，無人追求，那又是我的過錯了，佩馨到此轉憂爲喜，爲的是心玉已經表示自負，却給自己壯了胆兒，也就追問道，心妹你的解約，也有這個理由吧，心玉急答道，我如有此關係，那我也不問你，你可不要誤會，我現在要給你做一件事，不知道你願意，佩馨奇怪，既然不是爲此，怎麼要爲我做件事，向心玉道，做件怎麼事呢，心玉道，我是個女孩兒家，本不應該說出來，可是與你有過婚約，也就不覺得什麼，可是你允許麼，佩馨道，我是以你愉快爲愉快的，祇要你覺着愉快，我便可以允你，心玉不由地又笑起來，把佩馨拉着坐到床前，附着他的耳朵說道，我要給你介紹鳳宜啊，佩馨聽着笑了，可是愈覺心玉絕望，那口頭的解約已成事實，總無重作伴侶的機會了，心玉見佩馨一笑，也陪着笑了，用手把佩馨的頭髮撫摸着，一手挽着佩馨的頸項，臉上發陣紅暈，眯着兩眼，在這朝陽映照裏俯下頭去，同時兩手加了壓力，佩馨的臉兒，自然向上仰起，兩手也攏過心玉的身來，把剛才所受的驚恐，和畏懼的意識，都已驅散陶醒，在這已解約的愛人懷中，兩唇相對嘗試了，這甜蜜蜜地早餐，心玉的心中，對於昨天和今天的兩次接吻，却有兩種心情，昨天因爲逼着佩馨，把個婚約口頭解除，認爲佩馨太委屈了，爲彌補他的心上缺陷，祇有在這淚痕滿面的當兒，用這舉動來安慰他一下，誰知今天又進一步，來替佩馨和鳳宜介紹了，自己却落了空，永失了心上的愛人，雖是出於自願，但也是環境所使，然不

得不如如此，那麼自己也受了委屈，要彌補這個缺陷，於是也從這上面來找補點兒，各有所謂不大一樣，在這甜蜜地享受以後，佩馨依舊難過，聽着心玉的話，雖覺有些觸動心弦，所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然而把鳳宜和心玉相比，總是有些不同，如沒有心玉的遭過，倒覺鳳宜也是一個可敬重的女子，祇是心玉在前，便覺冰清玉潔，非鳳宜所能望其項背，現在眼看着心玉脫離，却又把鳳宜來給我撮合，教我怎樣甘心，要說我不愛鳳宜，倒覺有些屈心，要教我放却心玉，就來轉愛鳳宜，又教我怎能甘心，只有把顆心沉了下來，慢慢尋思，想得一個回答，來應付心玉的問話，心玉接着便問道，佩馨你把我的那個紅豆戒指還戴着嗎？我的那顆戒指倒幾乎沒了，佩馨把隻手高舉起來，送到心玉面前給她看道，這不是麼，你的怎會要沒呢，心玉此時忽覺後悔，不應把這句話說了出來，惹他追問我，這戒指經過兩次危險了，在旅館裏，幸虧他們用的和平手段，我得從容藏在髮際裏面，到了李三姑那地方，我已受了矇藥，醒來後又認必已失去，仗着那個夾兒未曾丟去，遂得保存，所以我的大衣和衣服不惜扔的，這個仍然存在，可是我沒法再和他說，只有也把手揚起，對佩馨道，也在這裏做個將來的紀念品吧，佩馨見着那珠子的寶光，再看自己所帶的那顆紅豆的鮮豔，簡直不信我們會解除了婚約，大概是個夢吧，但事實擺在面前，再想這回的經過，越覺傻了，那心玉何以如此心硬，她的單名是個玉字，直有些像她的性格，其堅如玉了，我想一個女子和人解約，不是沒有，若是解了婚約，還替她的愛人，介紹對象，簡直未曾聽過，因為女子的心情，多半狹窄，愛人偷偷地和旁人戀愛，還專干涉，何況給愛人介紹呢，縱然此番已解婚約，可是她的愛念，並未完全放棄，又豈肯這樣做呢，佩馨愈想愈覺糊塗，

忽聽心玉說道，佩馨現在我又想起一件事來，和你懇求，你可答應麼，佩馨道，你又來了，我可不能答應你，對我太逼緊了，當初你說有病，教我和你解約。我說什麼，你非讓我答應不可，只有忍着依你，剛才又讓我依你一件事，你倒提起介紹鳳宜來了，簡直要把你我的關係完全取消，我尚不能照辦，現在你又想起什麼來，我的這顆心，經不起這樣的打擊，請你留點情吧，不然我的命也快完了，心玉道，你別傻了，我的心絕沒有絲毫變化，日後你就全明白了，我現在的要求完全爲你，同時也全是爲我，你能得了安慰，我也就能得愉快，希望你能依了我，你的安慰是甜的，我的愉快也從苦中得來，佩馨道，你怎麼要改變心情到此地步，訂婚期間半途生病，也是很多的，你爲什麼要這樣辦，既不肯保持，又不肯延期，還來個金蟬脫殼，咱們就這樣完結麼，說什麼我也不依，心玉把個臉兒往下一沉，依舊躺到自己床上，用手遮着眼睛，低聲說道，我還未曾說呢，看你這一大套詞兒，從誰學的，佩馨看着心玉，有些不樂意，又怕惹出事來，自己的話說得過猛，趕緊轉環，又坐到心玉床邊，把心玉的一隻手接了下來，心玉却又閉上眼睛，不肯發言，佩馨道，心妹我的心太煩了，你請說吧，心玉道，我也不願說了，你這絮絮叨叨的話，倒被我惹起來。你還要問麼，我也不談了，佩馨此時急得滿頭是汗，沒法可想，在這急迫的當兒，不由地屈了雙膝，來向心玉懇求，心玉雙目緊閉，怎會知道，祇聽地板響聲，彷彿有人跌倒，轉覺一驚，把眼睜開，忽見佩馨跪在面前心玉也不好意思起來教他站起，佩馨那裏肯依，要求心玉把話說明，方肯起立，心玉道，你這不是咒我死麼，人家對着死人挺在床上，才磕頭呢，佩馨聽着立時站將起來，又坐到床邊，向心玉道，我的心也碎了，你還不可憐我一次，心玉到此愈覺爲

難，想我這話本不易得他應承，如今他在話前已有表示，教我怎樣再往下說呢，可是不說也沒法破佩馨的追問，他將錯疑我對他真惱了，豈不更加不安，只得硬着頭皮說道，我說你不許急，佩馨連聲稱是，心玉才把一手平舉來，給佩馨看道，這東西的原主向我來要了，佩馨大為詫異，心想鳳宜已經給她，移花接木，做了我的信物，怎會編在我們婚約解除的時期，僅有這點東西來做我們的連繫，她來索討，真可說我的不幸了，現在且看心玉的主張，怎樣對付，便急問道，她要這個已經給你的戒指幹什麼，心玉知道佩馨已經相信，不忍再行欺他，隨改口道，他要這個給你啊，佩馨聽着嗤嗤一笑，知道心玉是在和自己開玩笑，轉又疑心玉既是開玩笑，何以剛才如此作急，莫非她有深意，暗地藏着不肯說出，復行追問心玉道，心妹你許別有什麼意思吧，心玉道，這回事不盡是玩笑，也不盡是事實，這是我的一個預定計劃。要和你來商量，佩馨道，這戒指是人家的，這權利是心妹的，我和她發生連繫，就在這借作信物上面，你有什麼要和我商量呢，心玉道，我要說出來，恐怕你又受了打擊，所以不願和你談，佩馨見心玉又把話縮面去，十分作急，匆匆說道，鳳宜快回來了，有話就請快說吧，心玉想了想道，這個教我真難住了，說也不好，不說也不好，現在就請你把他當作玩笑聽吧，佩馨道，我已誠意傾聽，你也不必考慮了，心玉道，這個戒指本來是你給我的信物，我們現已退居友誼的地位，這意義也沒有那麼深了，可是我想起當初這戒指，原是一對，又是鳳宜的母親遺留下來的，鳳宜把這個給你，你却轉來給我，那一個，原是鳳宜給我的，我轉給你，你又退給鳳宜，我如今要是把這個再給你，那就是她存的，便是經你手給她的，你得的，便是經她手給你的，豈不也可算你和她的信物麼，佩馨暗想倒

是巧合，祇是心玉未免逼人太甚，口頭解約以後，又要撤回信物，並且介紹鳳宜，我怎能夠允她，現在如果接受戒指，那不是等於承認的麼，便向心玉道，心妹這太玩笑了，你把我們的婚約，輕輕解除，又來用金蟬脫殼之計，進行第二步了，難道我們這點愛念還不能保持一會麼，心玉笑道，這本是我的玩笑計劃，什麼叫做金蟬脫殼，我也不是諸葛亮，還有什麼錦囊妙計不成，心玉自知操之過急，恐難成功，只有借詞展開慢慢成就，那佩馨倒覺心煩意亂，暗怪心玉何以如此逼人，旁敲側擊，難以捉摸，歸結起來，對我愛念未除，要借他人來彌補，她對我的缺陷，怎知我的心思，不是他人可以解得的，我如不是為你，那鳳宜也早把我，從你懷中奪去了，却不料現在，你又來幫着她來奪我，我當初借你來做擋箭牌，自易戰勝她，如今你也倒戈相向，教我怎樣抵敵，然而我是以你愉快為愉快的，將來你要以此為愉快，難道我也允許麼，可是得緩且緩，還要脫逃才是，笑着說道，心妹你的計劃究竟怎麼辦呢，心玉道，玩笑只是玩笑，那能說究竟呢，要照玩笑計劃，就是將你給我的信物，作為鳳宜給你的信物，那豈不是兩全其美麼，佩馨道，你給我的紅豆戒指呢，心玉聽着怔了一怔，不覺猶豫下來，欲言又止，佩馨見心玉不言，知她有些不捨，想要借此追求她的真意，急急說道，你何以為人謀則忠，為己謀則拙呢，心玉被他這一激，跟着答道，我的信物留着再說吧，佩馨道，我手上能帶兩個婚戒麼，你真是玩笑了，並且男子帶戒指也有分寸，有能帶不能帶的，能帶的如鑽石寶石之類，不能帶的如真珠寶翠之類，那紅豆是超乎這二類的，又是希罕的東西，雖是紅色富有相思之意，作為婚戒最適宜不過了，今天就照你的意思辦，我帶上那珠戒，成個什麼樣兒呢，心妹你的提議，也可用這個戒指來代表判

斷了，心玉聽着佩馨的話，有些寓意意味，是用珠戒來代表鳳宜，紅豆來代表我，他的評論，紅豆戒指和珠鑲戒指，宜帶不宜帶，也就是說官婚我而不宜娶她了，可是我要促進他們成功，何妨也借此來感他呢，便說道，你這話是不錯的，但是也要看機會了，我的紅豆戒指是我家傳的，我訂婚用它是個機會，一來是我心愛的，二來是不需另購，所以得着機會了，她的真珠戒指，也是她母親的遺物，又是一對，如其用它，也便是個機會了，因為我們如果花錢現買，我也不買紅豆的，她也不買真珠的，因為有這機會，我們才用它，它才被用了，不然又怎會定用這個呢，佩馨聽她此言，又知心玉在當說，若是說她和我的結合是個機會，今天介紹鳳宜也是一個機會，如無機會，也介紹不到她了，暗自琢磨無可駁辯，惟有佩服心玉的心思，不過對於心玉的愛念，始終不能消除，佯作未會理會的說道，你的話我倒不大明白，祇有一顆紅豆，是多麼有意思啊，一顆真珠我就帶不出手，你別瞎操心了，心玉知道佩馨始終不捨自己，但念自己已經受着良心的驅使，不堪再作使君之婦了，暫時又說不通，萬一他往漢口謀事，冒失一去，又耽誤了這個機會，現在我不再對他說了，何妨再從鳳宜着手，教他急急進行，雙方牽引，也就容易實現了，心意既定說好罷，我們有機會再談，於是靜默下來，却說鳳宜自從來到傳達處，見到邵老台呆呆坐着，便道，邵先生你早來了，邵老台一見鳳宜，隨即站起答話，那傳達因為得過鳳宜的錢，也跟着笑嘻嘻說道，何太太你們談談，這裏有間屋子，請到裏邊坐吧，鳳宜道，那倒方便，就請邵先生這邊來，傳達領着邵老台跟了過來，鳳宜見尚清潔，也有起坐，對傳達道，你多費心了，傳達笑着，鞠了一躬，把門虛掩退了出去，邵老台對鳳宜道，何太太那凌小姐，怎會病得這樣厲害，鳳

宜知道他是聽了佩馨的話，受了騙了，可是這是心玉解除佩馨婚約的計劃，我如給她說破，佩馨也不會答應，邵老台也必要調停，我呢那也沒有希望了，我在她們未解約前，自不能奪他，現在婚約已解，心玉的話又十分自滿，不能禁我再攻了，再說如果介紹張琴，那我更應得優先權了，便答道，凌小姐不但有病，還是肺病呢，昨天我求你找房的事，並不受此影響，還要請你費心，邵老台道，這屋子租下給誰住呢，她們一時不能結婚，難道白租麼，鳳宜道，你們兩位的屋子也太簡單，我想給你們換換，因為佩馨替我受累，沒有報答的機會，現在局面已變也可出頭，怎不搬一搬呢，應用的傢俱，我那兒存得很多，不用添置的，再說容先生不和凌小姐結婚，也要和旁人結婚的，那更需要了，邵老台聽說此言，倒很合理，我的住房，又有着落了，接着答道，你倒是實話，咱們就這樣辦吧，可是凌小姐這一病，不知何時才好，佩馨的婚事，怎麼辦呢，鳳宜道，這也教沒有法，我聽凌小姐說，已經和容先生解約了，邵老台聽着真是驚拗，好好的一對夫妻給病散了，佩馨以後又和誰來結婚呢，要我說鳳宜倒是一個好配合，可惜她被那姓何的沾了，要是湊和些，也沒有什麼不可，祇看她們造化了，鳳宜租房莫非也爲這個麼，恐怕須要我來說合，不知佩馨解約後，又作什麼打算，看着鳳宜說過此話，把那纖纖十指比齊了，看了又看，隨又用指甲互相彈着，忒忒作聲，好似想什麼心思，不覺懷疑，鳳宜也在思想這事，便又說道，何太太這件事真奇怪了，凌小姐病的那麼快，怎麼解約也這樣快呢，在我看凌小姐是有點驚拗吧，鳳宜心內知道可是嘴裏不敢說，對着邵老台發怔，想用什麼方法給他回答，過了一會，方才想起，便回說道，凌小姐的病，大概是受了傳染吧，她因此病十分厲害，認爲絕望，才肯解約呢，

到沒有什麼變拗，邵老台心內盤算，昨天佩馨也是這樣說，難道一個人害病，就沒有好的麼，佩馨怎能允許了她，要我在面前，也絕不能贊成，如今輕輕地解了，也沒給我商量，真覺堵心，可是人家小兩口兒的事，我怎麼能參加，成功給他喜歡，解約給他煩惱，依然不能說麼，隨向鳳宜道，這回事佩馨可會答應麼，鳳宜點點頭，彷彿不願置答，藉此表示，邵老台真有些忍不住，要看看心玉，究竟病到什麼樣兒，大槓瘦如乾材，皮包着骨，也不成個模樣了，想着她和佩馨那次相見，何等風光，也給咱們那所土房，添了彩色，我這件衣服，還是她的禮物呢，如今她病到如此，怎不進去給她問候問候，也表示我邵老台的情意，便對鳳宜道，何太太我已來到這裏，想去見見凌小姐成麼，鳳宜料着佩馨此時和心玉不免有些私話，我還出來避道，你怎能此時進去，便即答道，邵先生的意思很好，不過佩馨在那兒要等一會，邵老台聽了也覺惶恐，何太太和我來談話，分明是給他們讓道，難道我還去闖道麼，立時不好意思起來，急忙說道，我是問那兒方便不方便，並不要就去，何太太你的意思，那租房兩樓兩底夠用麼，鳳宜道，可以對付，只是能多一樓一底也成，這房兒或租或買，那是不成問題的，不過地點要好點，我那房子也想賣呢，邵老台聽了好生奇怪，那新房兒是爲佩馨辦的，怎麼你的房兒也要賣起來，那麼和佩馨同住麼，鳳宜說後，也覺買賣連說有些不妥，改說道，咱房兒又是一回事，緩着好辦，邵老台明白也答道，那我接着辦好了，旁的事非邵老台沒有用處，這點事交給我好了，鳳宜此時料着心玉和佩馨，談話時間已有好久，邵老台要看心玉，也可去了，兩人對坐了些時，各自盤算許久，鳳宜說，咱們到醫院去吧，邵老台猶恐妨礙，說請你先容一下再去好麼，鳳宜道，凌小姐是什麼要人，還行這個禮節

麼，邵先生也不像你辦的事了，邵老台先被鳳宜一攔，方有此番舉動，今又被鳳宜一催，立刻站起說道，咱就跟着走，但是兩腿仍然慢慢地行動，似恐自己去早了，衝撞心玉佩馨的談話似地，鳳宜想着邵老台也細心了，自己跟着緩行，來到五號病房門首，輕輕敲了兩下，不待回答逕自入門，見她們默默無言，陪說道，妹妹邵先生來看你了，說着便叫邵老台進入房內，心玉急急坐起，佩馨也跟着立起來，站在心玉床邊說道，邵大哥和我同來的，我倒忘給引見了，何太太你到傳達處去來着，他因不放心凌小姐，要來問問病，我說要去就去，還用這一套麼，心玉聽着隨接說道，真是，邵先生不是外人，還說這個呢，爲表示自己的病態，叫佩馨給他倒杯水佩馨應着辦了，心玉讓他在鳳宜床上坐了，邵老台見心玉雖然消瘦一些，但是並未軟弱，一切行動談話，也如常人一樣，怎會就說絕望呢，暗自詫異，低聲說道，凌小姐病好些麼，心玉道，今天倒減輕了，只是這病不是一天半天有希望的，承你念着，很謝謝你，邵老台言談舉止素極粗豪，今日因爲心玉坐在病床，佩馨鳳宜又同在左右，甚覺拘束，問了一句便停住了，倒是鳳宜在旁看着。心玉病已全愈，却在這裏化裝有些不耐，接說道，邵先生今天凌小姐病好多了，我想這院裏的飲食也不合口，想把她接回家休養些時，你說好麼，心玉聽着很覺願意，祇是不便答應，祇聽邵老台道，要我說也是這樣，還是請問凌小姐吧，心玉明知此問，病已好了必須出院，如由院方說明，教我出院，反教他們知道內情，不如自動的出來，也好繼續裝病，倒很感激鳳宜這一提議，立時答道，這倒是可以的，祇是又要叨擾姐姐了，佩馨聽見心玉允了，倒覺一驚，這事又給鳳宜機會了，鳳宜却笑道，這幾天我在這裏，倒忘了件事了，心玉道怎麼事，鳳宜道，我那女僕回北會

去，說二三天回來，現在我家鎖着，她要上得其門而入，咱不回去也不行了，心妹回去養着多好呢，心玉道，等一會再辦，現在邵先生在此，大家談談吧，邵老台看看佩馨，再瞧心玉，倒沒有什麼異狀，便說道，何太太那兒隨便些有人伺候，凌小姐要去就去吧，心玉此時把毛衣披起，重行下床，走了兩步，看見佩馨在旁等着，心想我在這裏給她們介紹，他必不能甘心，等到何宅方能給鳳宜和他作合的機會，就着邵老台的話說好吧，咱們叫輛汽車來同時回去，我給鳳宜姐姐管理的財產，也要交代一下，鳳宜把心玉的肩頭一拍，回頭對邵老台和佩馨說道，凌小姐現在學會說話了，他不說回去養病，却說給我交代財產，多麼好聽啊，邵老台笑道，我來給你們到車行裏叫部汽車來，佩馨道，那用你親自去叫，打個電話去好了，隨對鳳宜心玉笑道，你們別自管說話，也要拾掇拾掇東西，說着和邵老台出來，邵老台自告奮勇，要給她們叫汽車，却給佩馨攔住，自覺沒趣，隨着佩馨出來，對他說道，兄弟你讓我自己去叫好了，要掛什麼電話，佩馨道，叫汽車爲的是快，你若步行倒更慢了，邵老台沒話說了，只有跟着來到傳達處，掛了電話，要了汽車，這時鳳宜給心玉拾掇東西，心玉道，也要通知院方，隨請護士過來，把賬算了，付了醫藥費，心玉還惦着張琴，隨請護士給她通知，那張琴來了，和心玉見面說道，你己好出院了，幾時來上課呢，心玉道，大概不久吧，這時佩馨邵老台俱回到房內，邵老台見有一位女子，在與心玉談話，立在門外守候，佩馨却也不知何人，心玉見着給她介紹道，這是我的同學張琴女士，這是我的朋友容先生，張琴和他打了招呼，客氣兩句，彼此看着，都覺可親，祇有鳳宜看了，十分嫉妬，心想心玉真個給他介紹了，我如今天不接你回去，那佩馨簡直要被她奪去，我得如何下手

呢。現在心玉離開這裏，佩馨不會再來，自無接觸機會了，不料心玉又說道，張小姐你以後要和容先生見面，可請到我住的地方去訪問好了，張琴道，星期再見吧，你回去好好養息，我星期也許來看你，心玉道，我候着，可別忘了。

第五回 移花接木推讓絲蘿帶

這時把個鳳宜急得直怨心玉，暗說這可不能怨我了，心玉看了鳳宜一眼，有些愠色，知道目的已達，又對佩馨道，張女士學問很好，現已大學二年了，和咱一般你們做個朋友，我來介紹好了，佩馨笑着應道，張女士不嫌棄，我們以後可常見面，張琴看着佩馨像貌很好，那一個甜靜的面龐，惹人憐惜，心想心玉把他給我介紹，多少有些意思，佩馨對此也覺鳳宜不如張琴多多，今天失了一個心玉，得交一個張琴，倒有幾分安慰，祇是鳳宜在旁，異常焦躁，對邵老台道，邵先生汽車怎還不來，邵老台道，這就來了，我去看看去，說着前往，那佩馨和心玉張琴在談得心濃，好似忘了此事，不一會，祇見邵老台回來說道，汽車來了，就請上車吧，心玉和張琴依然殷殷，訂約再見之期，佩馨也跟着笑說再見，張琴又把她們送到校門以外，看着上了汽車，說道凌小姐，容先生，我們星期在何太太家見吧，心玉和佩馨都又笑容相答，惟有鳳宜綳住個臉兒坐在車內，對車夫道，時間久了快開吧，這車夫聽了鳳宜催促，立刻開機欲行，邵老台坐在車夫身旁，阻止道，話還沒完幹麼什麼慌，車夫又把車機止住了，退了兩步，邵老台回頭對鳳宜道，何太太這車不論鐘點，一次兩塊錢的，那張琴見車停住，又和心玉隔着玻璃窗兒談將起來，這時佩

馨居中，鳳宜居左，心玉正在右方，和張琴靠近說話，也不過是學校裏的情形，鳳宜正覺走得愈快愈好，却不料給邵老台阻止下來，心乃正自打算，佩馨這人，如教張琴掠去，那我也不能活了，可是佩馨對於心玉，那一分愛念，自不成問題，如今與心玉解約，平空添了一個張琴，觀察佩馨的意思，似乎對於張琴，也有幾分愛戀，却教我有些不甘，這其中的原因，我也明白了，一來她是個大學生，二來是心玉介紹的，如同得了聖旨一般，現在我如表示不悅之色，也顯我太沉不住氣，再說教旁人看見，也不像個樣子，並且我以往的舉動，教佩馨看得太易，也不是個好辦法，以後要把我的身價抬高，方能得人重視，欲擒故縱，才是一個好手段，想到這裏，立時心平氣和，不再焦急，便對邵老台道，這車既然論次數，那也不用忙了，轉過臉兒，又對佩馨說道，張姐姐幾時到我們那兒，約個準日子也好，預備招待，佩馨對於張琴，本因心玉介紹，不得不敷衍着，說了許多話，這時又見鳳宜來約她去，便轉對心玉道，何太太預備請張女士去談談，請你和她訂個日期，心玉初見鳳宜，看她介紹張琴與佩馨，有些不悅，此時忽又約會相見，知道鳳宜必有原故，大約有點改變方針，深恐她的計劃不能實現了，可在這匆忙之際，又不容長久牽延，祇得對張琴道，張小姐我也不便多說，就請你在星期日，到我那兒談談吧，好在現時還未開課，待着也沒有事，張琴道，我准到那兒看你，同時拜望何太太和容先生，現在請開車吧，張琴把手一揚，說了句外國話，而她也便轉回去，車夫等了許久，忽聽開車，逕自駛行直到何家門首，方始停住，何太太付了車資，一同開門進去，大家感情重又恢復到以往狀態，心玉想到那日決絕而去，今天又進這門，不覺異常感動，首先走入客廳，同時坐定，何太太道，現在沒有什麼客氣

了，大家隨便坐着，心妹你且看看你的住房，我也要整理一下，邵先生和容先生要用茶，就請自己想法，媽媽也不知來過沒有，說着和心玉各自走入自己臥室。都有一番收拾，然後又同進入客廳，祇見佩馨一人坐着，邵老台不知往何處去了，鳳宜問了佩馨，方知彼因餓了，出去吃飯，客廳內靜悄悄，沒有一些聲音，等着她們兩人走入，方才開始談話，這時心玉想到佩馨，對己愛戀，自己却不能再來嫁他，給他介紹鳳宜，他又不能答應，苦心焦慮，才想出用張琴來做幌子，激動鳳宜，如今佩馨又想往漢口去謀事，我是不願他去，可是不能再阻止他，這又須讓鳳宜去說話，看此情形，佩馨還不會把這事告訴鳳宜，我須給他說明了，心玉坐定，見鳳宜在屋內拂拭塵土，忙了一會，還是心玉忍不住說道，鳳宜姐姐，你且息一會吧，我有一件事報告給你，鳳宜把棧布放下，說道，幾天不在家，灰土落滿了傢具，這是你們不嫌惡，要不然怎往下坐，心妹有什麼說的，心玉道，這件事是關於佩馨的，佩馨聽着，也不知心玉要說什麼，把身兒在沙發上挪動了，雙目直注心玉，看她對鳳宜道，容先生現在要去漢口就事了，鳳宜聽着吃了一驚，心想他必因為和心玉解約，自覺在此無聊，要離開這裏，心玉已經脫離，自然不成問題，那教我怎麼辦呢，這件事心玉能容，我却不能允他，如今且看看心玉的意見，便轉問道，佩馨你真去麼，佩馨道，我的親戚剛就廳長想去投他，總該有個位置，藉此做點事業的，鳳宜又問心玉道，你看容先生能去麼，心玉為表示自己不再戀他，故作無關的態度道，我想他為事業前途，出去就職那倒沒有什麼，鳳宜聽他們兩人之言，都為事業着想，無所關心，祇是佩馨此去，那我的這顆心，便算白用了，可是我如攔他不去，分明我是在琢磨他，倘是一鬆口便讓他去，那我又怎樣挽回，沉吟

一會，便對心玉道，這件事要看心玉什麼意思，我當初連累他出去，受了一次苦，至今還覺抱歉，現在心妹和他的關係比我深，他出去能否不再受苦，要看你的意見了，心玉料着鳳宜不願他往，却往自己身上推，不能接受，可也不好過分的說沒有關係，便對佩馨道，容先生這回事你自己的主張，我不能給你做主，何太太也不能給你主持，不過你可問問何太太的意見，佩馨聽着心玉的話，分明是要自己，稟明鳳宜而行，本來這事，也要和她們商量的，難得心玉給我開了道兒，便接說道，這是當然，何太太你看怎麼呢，鳳宜知道心玉不肯說明，却轉使佩馨來問自己，便答道，從前容先生是我害了他，所以不能讓他出去受苦，誰知還受了危險，現在我可不能再妨礙你的事業前途，不過一個人的事業，不拘什麼地方，都可創造的，心妹你看怎麼樣，你給他合計一回吧，心玉明白鳳宜不肯讓他前往，却要自己來說，正與她的意思相反，怎能答應呢，只有把自己的立場，再說一回，並且還要鳳宜激起心思來挽留他，於是咳嗽了兩聲，露着疲倦的樣兒，仰在沙發上，閉上兩眼，輕輕地自語道，現在我的病到如此，還能代他決定麼，同時我們的婚約，已經解除，他能離開這兒，也教彼此省心，不過我還有一樁心思，要給容先生辦一辦，那便是張琴女士的介紹，他如能和張女士見面，那以後便可與她通信，在張女士方面看起來，容先生是一個有事業的人，也可以看重他了，這我也可以盡了心，心玉這幾句話不打緊，却惱了坐着的兩個人，鳳宜惱在心裏，認為心玉不應如此設計，把我置於何處，那我也不能教佩馨前往了，佩馨却惱在面上，認為心玉剛給鳳宜介紹，此時又為張琴作合，我如不是為你，早可接近鳳宜，果如再戀張琴，不若承認鳳宜了，立刻振作起來，向心玉道，心妹我這回出去，也不過希望做點事

業，並不想再有其他的作用，倘然如了你的話，那我還不如待着常伴你了，心玉也不回答，暗想我的話已有效果，要看鳳宜反響怎樣，鳳宜在汽車上已有了戒心不肯再露鋒芒，也在心上計算，有此一個根基，便也不往下說，心玉却希望她有點表示，便借佩馨的話答道，容先生你別問我，你先問問何太太，該怎樣辦，鳳宜見她此話又落到自己身上，不得不說，遂又答道，這回事我也不能解決，不過容先生你要明白，你的大名已在報上露過的，無論事實怎樣，你是一個殺人凶犯了，你最求人恐怕沒有人來理你，這句話把個佩馨提醒過來，立時臉上現出懊喪的神色，心玉聽着也覺驚心，隨把兩眼睜圓，望着鳳宜，鳳宜又接着說道，心妹你看這回事，是不是應該去的，佩馨立時應道，何太太這話很有理由，我現在已決定不去，心玉聽了佩服鳳宜，顧慮周到，却又把她的心意表現出來，料着此番佩馨不去，定能和鳳宜結合，也覺自己的主意，可以達到目的了，低低說道，姐姐還是照容先生的主張吧，佩馨心內却異常難過，想到本身仍然不能出頭，又失了一個安慰，自己的人目下祇有一個鳳宜，眷戀於我，然而我的感情，總不如心玉一般，鳳宜的好處，是在老於事故，唯其老於事故，才爲我所不大喜歡，可是現在唯一進攻的人，祇有她了，我如不離開這裏，她又怎能放棄，自家心裏來去盤旋，心玉却如了心願，喜形於色，然而想到自己的將來，又覺淒感，但爲了良心的驅使，隨又痛快地說道，佩馨這回不去，倒可以和張琴女士常見面了，鳳宜聽了又覺不快，難道我給她把佩馨留下，心玉對我什麼都好，祇有這一點不肯爲我留地步，那是我最痛心的，一時又不能露色，應着說道，這事我倒預備了，星期招待想與她辦點酒肴，讓大家痛飲一場，心妹你這病是不能飲酒的，却苦了你了，心玉道，我不飲酒，也

可陪着，佩馨道，我却不想參加，鳳宜格格地笑道，你別裝傻了，爲的與你介紹，你不參加誰參加呢，佩馨臉上驟然紅了起來，心想心玉太惡作劇，自己和我解約却介紹他人自代，又想鳳宜，何以如此慷慨，居然代備酒肴，竟把追求我的心思，放棄了麼，當下無言祇見鳳宜把個罈子拾起，拂了塵土，走出客廳，逕回己屋去了，心玉見鳳宜去後，把手在沙發上拍了兩拍，佩馨正自凝神，見心玉表示，招呼自己前往，便移到心玉的坐處，心玉笑着，對佩馨道，恭喜恭喜，我的大功告成了，佩馨莫明其妙，囁嚅地道，心妹這是怎麼說，心玉道，你把左手給我，說着暗暗地把個珠戒，從自己手上取下，佩馨更是奇異，祇得把手伸了過來，心玉接着，立即給他戴上，佩馨想要縮回已經不及，一撒手，那珠戒已戴在無名指上，和那個紅豆戒指，紅白輝映，同樣並列着，佩馨急急說道，心妹這是怎麼一回事，難道你竟逼我到底麼，心玉道，你別作急，先借你手指帶一會兒，如沒有好事成功，你再還給我，我是一個等於請來獻花的女郎，舉行典禮而已，一切的經營，還要各自去辦，佩馨見到如此情形，方知心玉仍是撮合鳳宜，却借張琴來激動，她依然要把戒指取還心玉，說道，心妹我們就這樣完了麼，不許我拒絕她麼，心玉道，你別麻煩，就給我帶着吧，你不說以我的愉快，爲愉快麼，這是我的愉快，佩馨沒有再說的，祇有依着，却追問心玉道，你逼我如此幹去，咱們以後還能見面麼，心玉笑道，我解了紅繩，現在來做月下老人了，爲甚不能見面以後要看你們的表演了，佩馨想到自己心意，完全不能由自己作主對着心玉又無可如何，不覺眼淚流下來，心玉見着他流淚，自己也覺有些哽咽，一想到自己陪着流淚，豈不更加他的傷心，勉強立了起來，雙手高舉，伸了伸腰，說道，你別放棄了愉快，我倦了，要休息

一回，你且在此坐着，回頭再談吧，隨也回到她的臥室去了，心玉臨行時節故抑脚步放重，進入房中，又把房門砰的一聲關了，鳳宜這時在房內整理一切，聽見心玉回到她的房內，料着一時不會出來，提着禪子又走入客廳裏來，見佩馨坐在大沙發上，昏昏欲睡，一點精神沒有，不由暗暗憐惜，走近前咳嗽一聲，把個佩馨驚醒，抬頭說道，何太太現在幾點鐘了，鳳宜道，誰還是何太太，請你以後別這樣稱呼了，佩馨愈加駭異，心想鳳宜竟不承認姓何，這也難怪，因為何振邦害了她一家，她又殺害了姓何的，冤冤相報，已經完結，自不應再提何字，不過一直沒改，怎到我這裏，便反齒呢，隨抱歉道，我錯了，我錯了，我不應該這樣稱呼你了，何太太你教我稱呼你什麼呢，鳳宜道，我沒有本姓麼，佩馨想起言字來，便改口道，何太太請你原諒我，你改姓言麼，何太太你說是不是，這樣我便改口了，鳳宜道，你還改口倒又說了兩次，如不改口要說多少次呢，佩馨道，何……言……何……言……在此猶豫之際，鳳宜道，你別這樣節節巴巴，難道一個字改不了麼，佩馨道，既要稱言，就不應該叫太太，如稱太太，就不應該稱言了，鳳宜道有理，你就稱言女士好麼，佩馨接着道，言女士對了，鳳宜笑道你覺好聽些麼，佩馨也笑了，鳳宜就着佩馨坐下，把個鷄毛禪子在手播弄，却露着那顆珠戒輝煌耀目，佩馨斗見此物，忽地想起自己手上也戴着一隻，防被鳳宜瞧見，特地隱藏，不料在此回縮之時，那顆紅豆早被鳳宜見了，鳳宜道，你手指怎會傷破流血來，佩馨道，不是，那是一個……說到此處，不覺又縮回去，不便說了，只有把隻手，插在衣褲下面，不肯伸出，鳳宜此時本想把佩馨的手拉出來，心中一動，想到以往對於佩馨的舉動，過於火熾，那不過由一時欲望生出來的野心，現在他們既已解約，我自可

圖謀長久的計策。如再太火，生恐佩馨把我看低，那反妨礙了我的前途，笑着說道，你這隻手上的紅色，何須隱蔽呢，佩馨知無可隱，忸怩作態的把隻手心伸了出來，鳳宜見他伸出的，還是手心，認係故作狡猾，不由地便要打他一掌，手方落下，內心彷彿受了什麼打擊，立時又縮回去，臉上泛了一陣紅雲，用了兩個手指頭，捂住下唇口張着，始待佩馨表示，她手指上所帶的珠戒，寶光奪目，分外鮮明，映在佩馨眼裏，更覺觸心，同時佩馨看着自己的手掌，反伸着也覺可笑，便把手掌反了過來，露出兩只戒指，那顆珠兒本同鳳宜手上的是一對，鳳宜此時並不注意紅的，却反對着那個珠戒只是出神，同時把隻手背和佩馨的手背比並起來，互相對照看着果是一對，乃把鷄毛擲子放下，兩手合攏起來，抱住右膝，右腿擱在左腿上，又用尊眼注視穿着黑漆皮鞋的脚尖，在空中畫圈兒，佩馨看着鳳宜，自從縮回手去，神態自如落落大方，不似那天的鹵莽與止，更無那天的色情狂態，雖是一個少婦，却有閨秀之情，不覺對她再度生出愛慕之心，然後指着手上的那顆珠戒說道，這戒指是心妹方才給我帶上的，鳳宜道，大概是心玉給你的紀念品吧，請問你是不是呢，佩馨道，是不是，這回事，我是不能欺你，不敢欺你，也是不忍欺你的，鳳宜道，容先生怎有這許多不字，佩馨聽了也自覺可笑，低低說道，這隻珠戒是你的珍物，現在戴在我手，擺在面前怎能欺你呢，我聽心妹說，這珠戒又統是你母親的遺物，又是你心愛的東西，送給心玉一隻作爲紀念，我又怎敢欺你呢，可是其中還有一點過節，便是我手上的這隻也就是由你給我的，那隻經我轉給心玉訂婚的，你給心妹的那隻，却由她給我轉還給你了，現在心玉給我帶上，也不知什麼意思，但我又怎忍欺你呢，鳳宜含笑說道，有什麼欺不欺呢，我很希望知道訂

婚換戒指的意義和形式啊，你可告訴我麼，佩馨道，這也沒有什麼，因為戀愛到了歸結，互相換點贈品，表示堅貞罷了，至於形式，更普通得很，就像我和你帶着的一般，佩馨說完立覺後悔，我怎把眼前的鳳宜，當着心玉說話呢，祇見鳳宜臉上好似朵朵桃花紅暈不止，愈覺可愛，便思解釋自己的失言，又想一句話已經說錯，若再重複解釋，倒反愈描愈黑了，只有不再開口，看着鳳宜的行動，鳳宜倚在沙發上，一面望着脚尖，一面嘴嚼着佩馨的說話，滿面春風若有無限歡喜，內心表示不時映在臉上，顯着無言的得意，愈覺得意，她的舉動也就跟着慎重起來，佩馨看着鳳宜，並不追究珠鑲戒指的經過，祇在這兒若有所思，對於她的心意如何，也無從揣測，惟有暗地對她愛慕，口中說道言女士，你對這只戒指，預備怎樣處置，鳳宜想着此事，不啻我和他已經交換了信物，難道我還要收回麼，急急答道，佩馨，這隻戒指先借你手指戴一會兒吧，佩馨聽了，正與心玉所說一個詞兒，不能置答，又聽鳳宜說道，佩馨你對於去漢口的意思，是怎麼一回事，佩馨道，當時決心前往，也不過因為這兒沒有什麼機會，借此游歷一回，以往的計劃，現在都已改變了，鳳宜聽着祇把嘴兒一撇，寧笑着說道，你的計劃真會改變得快，可是你的計劃在未改變以前，也沒見你實現過，佩馨你以往外出的計劃，又是誰給你改變的呢，佩馨聽着此言，分明暗指心玉，現在心玉已經解約，對我遠行並未阻止，却又生出一個鳳宜，說出的理由倒很正大，又把我困住，接着說道，言女士我這次的意思與往日不同，本想脫離這兒做點事業，並不似以往避難的主意，現在經你說破，依然不能前去，這可怎麼辦呢，鳳宜道，那且問軍師啊，佩馨料着鳳宜又是暗指心玉，不覺臉也紅了，對鳳宜道，你別盡攻人了，要問你這大軍師，鳳宜道，我是那

門的軍師，說出話來也沒有入肯信，佩馨道，這次的不去，不是你給出的主意麼，鳳宜道，我不過給你說明了，這回事主意還是人家定的，佩馨知道鳳宜在說自己，一聽心玉主使口裏辯道，心妹這次主張我去，並且允借川資，却不曾顧及此事，還是你的見解高些，鳳宜道，我那有什麼見解，以後又將增加一位女士，給你出主意了，佩馨一聽此言，又加辯道，言女士你別這樣說了，我現在已和心玉解約，那位女士初次見面，又有什麼問題，鳳宜道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趕舊人，這個年頭兒誰還能夠念舊呢，佩馨聽着，鳳宜忽生許多感慨之言，定是爲着心玉介紹張琴之事，心思鳳宜這個人也太會多這份心，心玉對我原爲鳳宜結婚，並非爲張琴作合之舉，這回介紹亦係友誼，祇在嘴裏嚷得很厲害，大概故作玄虛，教鳳宜看着疑惑加緊追求，好如她的心願，却不料鳳宜真會受了她的影響，可是僅有感慨，並無行動，足見鳳宜的心意也進步得多了，但仍逃不脫對我的追求，祇有低低說道，言女士你也不必這樣說感情，依舊是感情，我這人對誰都是一樣，卽以心妹而說婚約存在，是這樣婚約解除，也是這樣對你更不用說了，我是始終一貫的，鳳宜道，難道你仍和以往不會和我相識的時候，一樣心情麼，還是和那天我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一樣心情麼，佩馨聽她說話，分出兩個時期，不知是何用處，便對鳳宜道，言女士，你近來說話的程度比前深了，就是剛才問我的話，分了前後次序，我有些不大明白，我對你說良心話，我是一樣的，但是……，鳳宜道，但是什麼，是爲着心玉麼，佩馨臉上一紅，頭兒低了下去，對着她毯注視不再回答，心內却念鳳宜又來逼了，教我如何說法，鳳宜見佩馨不答，知他聽到心玉二字又觸舊情，想如這樣說下去，必惹佩馨不快，遂改說道，佩馨你說我談話分着次序，這也有個

原因，你會說過，在未會和我相識的時候，見我出入就對我注意了，可見你我相識在心玉以前，如果那天談話的機會而始對我注意，那便是相識在心玉以後了，現在心玉已和你解約，固然不成問題，但見我也要說一句，你的心情究竟是怎樣呢，佩馨聽知鳳宜的用意，是在測驗我的心理，對她怎樣，覺得這句話難於置答，我如要說未曾相識見她便愛了，那麼她將根據這句話向我追求，對於心玉便無顧慮了，現在她不肯積極進攻，便是礙着心玉，心玉雖然解約，她也有些礙難，如知我的心理仍像那時愛她，她就認爲我們愛念，超過心玉之前，無須顧忌，定要即時進行，我可爲難了，我在心玉介紹之時，再三推辭，如其在她自己面前便接受了，那心玉豈不笑話，假使我如說像在那天談話時的愛她，那我也有些不忍，因爲我當初和她是貧富的懸殊，後來又受了形勢的杆格，現在雖然沒有障礙，並且還得心玉允許，然後心理上的鴻溝，仍是不易除去，我如說了出來，教她也不愉快，真是左右爲難，祇得含糊說道，我受你的恩惠實在非小，感激的心情刻不去懷，鳳宜道，我祇問對我的心情，誰問你恩惠的小不小呢，佩馨一聽覺着鳳宜依然是少婦的風度，非是我說出對她的程度不可，這就和心玉不同了，心玉的學問高出鳳宜數倍，一切的舉動也有涵養，鳳宜便不然了，祇知實際，不顧一切，唯其這樣，所以才能報得父母之仇吧，方才她的舉止，倒是有點改變，却不料江山正好改，秉性難移，把她的本色又在這兒露出來了，可是我也曾吃過她的苦頭，我却也受過她的恩惠，她到頭還是愛我，不管怎樣追問，教我怎樣爲難，她這顆心總是向着我的，我當初對於心玉自認，是個窮小子不配婚，她曾經說過她怎肯依，誰知英雄單怕病來磨，依然把約解了，如今鳳宜也和心玉一樣對我追求。又見心玉解約更加

緊迫，目下又有張琴的介紹，難怪她的積極了，想到這裏，對於鳳宜有些憐愛之意，不忍回她又不好意思完全說出，依然含糊答道，我已說過對誰都是始終一貫的，鳳宜知他戀着心玉之心仍未斷，不便你追，又改了口氣說道，我對星期日的招待辦法，已經打算好了，報給你聽着好麼，佩馨道，那也不是特別的上賓，有什麼打算呢，鳳宜道，不過不是上賓也要像個樣兒，須知這是我的家，你們兩位借用這兒，也便似你們的家了，佩馨道，現時還談得到我們麼，我的命運也真不濟，經過許多困難，方期苦盡甘來，能和心妹結合，誰知半途上又爲病魔所阻，真教我有些灰心，鳳宜見他對於心玉的病勢還真相信，爲着自己的機會不能道破，接着說道，那有什麼灰心呢，心玉的病既然不容易就好，婚約又已經解除，我爲你想當然受些打擊，可是你也要振作些，得到精神安慰，自然就不覺難過了，佩馨聽鳳宜所說的精神安慰，知道她在自荐，無奈我這人的性情趨難避易，不願就這樣和她結合，論理說，心玉已經介紹過鳳宜，鳳宜又曾表示過愛我，我當時礙着心玉，現在已無障礙了，本可以垂手而得，也不知爲着什麼，心理上總覺不肯，再看鳳宜的態度，前次對我異常的熱烈，現在也能保持鎮靜，心玉却在一旁推動，把個張琴介紹出來，恐怕鳳宜經此激盪，又將加強地前進了，在此時期不得不先表示，又念鳳宜會托邵老台去租房屋，分明是爲我搬家，心玉既不和我結婚，那麼鳳宜定是自謀了，我如出外做事還可避免，現在又不可能了，教我怎麼推辭呢。

第六回 流水浮萍接受明珠戒

佩馨正在想着，忽聽外面敲門，接着邵老台走了進來，佩馨隨即迎出，鳳宜道，就請邵先生進屋裏坐，佩馨陪入，邵老台見鳳宜立在沙發面前，欠身說道，何太太……，佩馨跟着說道，邵老台大哥，何太太因爲大仇已報，不願再姓這個姓了，邵老台一聽立時舉起大拇指道，成成，要說何太太可稱得起女英雄了，何太太不姓何改姓什麼呢，鳳宜笑着說道，邵先生你別這樣誇獎，這姓我早就應改，現在還從我娘的姓言了，佩馨道，你就稱呼言女士吧。邵老台笑嘻嘻說道，道喜道喜，這個歸宗大典也要賀賀，這兒的地面歸幾區管，可會更改麼，佩馨道，還沒去辦呢，邵老台本要代辦，想到自己的身份又縮回去，對佩馨道，咱們恕不代勞了，說着對佩馨使個眼色，佩馨明白也不說什麼，鳳宜道，那不怕，邵先生這半天去那兒呢，邵老台把長袍兒提上一提，看了看鞋上的塵土說道，何太太……不是不是，言女士你有布揮子麼，佩馨道，那邊掛着，邵老台走到那兒，先取了揮子，來到房外，左背一拂，右背一拂，然後又盤起在左腿一拂，再盤起右腿一拂，隨着把左腿向外一屈，將揮子也換到左手，拂了兩拂，再把揮子換還右手，又把右腿向外一屈，拂了兩拂，好似踢毬子一般，裏外盤旋，那揮子上的紅綠綢兒，忽上忽下，或高或低，團成一枝花似地跟着亂轉，佩馨知道邵老台又在這兒擺脯兒了，也不理會，鳳宜却候着有些不耐，祇見邵老台把揮子放回原處，用兩手分着左右，在腰腹之際揉了兩揉，然後翹起左足看看，又把右足翹起看看，見塵土全已淨盡，青鞋白襪灰色長袍，雖係粗布所製，倒還整潔，覺着今日在這大客廳裏，和何太太……不是不是，言女士見面，也還能對得起這沙發了，方才重復走到鳳宜面前，說道何……言女士，我今天跑了這半天，是爲你找房兒啦，鳳宜還不會見過邵老台這個脯

兒，今天見他這樣，暗暗好笑，可是他爲我辛苦半天，也很感激，遂急問道，房兒怎樣，邵老台道，我今天可開了眼界了，那些大大小小的屋子真多，你別看大雜院兒裏的人，要擠破了屋子，那大住宅裏閒着的屋子，却要比大雜院兒裏的人多，一所一所的轟立在馬路上，祇是那些屋子住進去，就憑咱們這幾個人，還不夠拾掇屋子裏的呢，鳳宜聽他說了一大套子，却沒知究竟找着沒有，又追問道，有合式的麼，邵老台道，你別看這樣多，合式的沒有幾所，倒也有兩所罷了，鳳宜道，是怎樣的形式呢，邵老台覺着站住說話，有些累了，便對鳳宜道，言女士你請坐着，等我給你細說，鳳宜知他嫌累，笑了笑，我倒忘了，佩馨你也坐下，於是各據一張沙發，佩馨在左，邵老台在右，鳳宜居中，邵老台接着說道，那所屋子是在那個圍牆道的左近，三樓三底，還有許多羣房，租價也還便宜，祇要百元，那所最新也最便宜，賣價也不過五萬塊錢，這屋子裏的形式也很特別，一間高些，一間低些，慢說兩三個人住寬綽有餘，就是再多些也住得下，鳳宜道，那倒不去管他，祇要合式就成，佩馨你再和邵先生去看看就可定規，最好是買了下來，佩馨知道鳳宜要爲自己安置住宅，雖係出於彼之好意，可是以往還可有個心玉結婚的希望，如今既然解約，這件事又從何說起，就着鳳宜的話答道，言女士你教我看看屋子，這屋子租下來和買下來，我都沒有錢去接受，難道教你花錢不成，鳳宜道，你別多說這些個，我當初把你傾了一下，連命都交给了我，我現在給你這點報酬，還值得一說麼，要把我的生命交給你，也是應該的，話出了口又覺這話有些不妥，我今不是有和他結婚的希望，倒覺沒有什麼，現在正是我有希望的時候，還有邵老台在旁，教他聽見有語病，跟着笑了起來道，這是譬喻你別錯會了意，咱們就把住的問題

先行解決，再來找點事業，我這裏有那死鬼何振邦的存款五十萬，放着也是放着，我這人又沒有什麼大用錢的地方，我能把父母的仇報了，還能保住生命，也就是檢來的了，佩馨道，你是如此想法，但是我怎能如此受呢，邵老台在旁插言道，你們兩位也別推讓，我想言女士是份誠意，爲你打算的很好，你也別這樣推辭，把言女士的好心拂了，這就叫兩好併一好，你能由此發了起來，再報答言女士也不算晚，說句良心話咱也可以叨光了，鳳宜和佩馨兩人聽着，都覺有一點奇怪，不想邵老台居中做起和事老來，鳳宜道，邵先生的話倒是有理，又對佩馨看看，佩馨正將左手托住下腮，那顆戒指上的珠兒，露着寶色，彷彿表示着前途的光明，不覺的把頭低了，偷看了自己手上這珠兒，却倒現着暗淡，心想彼此的遭遇，正到了相等的地位，我因是佩馨現在又是墮入源淵的時期，正須我來安慰他，但又不能過分的顯露，好得有了邵老台，這幾句話給我轉環，我也可以借此下台了，於是轉口道，佩馨你和邵先生商量商量，就可以知道這屋子是必需的了，現在我要做點點心給你們嚐嚐，邵老台道，我是吃過午飯的，不用你費心，佩馨也說我是不餓，鳳宜道，我也不管你們，單試試我的手藝，諒着挽起袖兒正向外走，却見心玉拖着拖鞋進入客廳，鳳宜道妹妹睡好了，你在這兒坐一會，我去廚房做點心去，心王道，姐姐別污了衣服，這會兒給誰吃呢，鳳宜給心玉一問有些臉紅，却又不能不答，笑着說道，正給你滋養病體，你這病後不補養能復原麼，心玉明知鳳宜是爲佩馨，不能不代她遮蓋些，鳳宜這着正是心玉希望她成功的，便接着道，又勞姐姐費心了，說着坐到沙發上面，鳳宜也走了出去，邵老台見鳳宜走後，對佩馨道，言女士這回改姓倒是對的，那個何小子的仇也報了，還跟他姓麼，心玉聽着覺着奇怪，問佩

馨道，鳳宜改姓什麼，佩馨道，還稱言女士罷了，心玉凝神一想不覺疏疏落落地說：「明，這三字却有三義，第一個表示問號，第二個表示明白，第三個表示驚歎，那心玉對於鳳宜改姓的用意，已經了解，也不再說什麼，佩馨也不知心玉是說什麼，把個邵老台却驚疑起來，對心玉道，凌小姐你別害怕，她不過仍姓她娘家的姓，這屋子也快賣了，離開這兒就算與姓何的脫了干係，咱們當初與容先生裝鬼，那是想嚇唬言女士，現在大家都是熟人，沒有可怕的，心玉好笑，料着邵老台對己錯疑感了，却又奇怪鳳宜，會要賣這屋子，繼又明白過來，不覺又連說出三個字，和前次所說同一用意，也沒再說一句話，邵老台更加着急，以為心玉有什麼病要犯了，便對佩馨道，凌小姐這會兒許是不大舒服吧，要不請個大夫來瞧瞧，佩馨雖不明白心玉心意，却也不覺十分可異，聽邵老台的說話，以為心玉有什麼異狀，便對心玉道，心妹覺着怎樣，是不是要請大夫呢，心玉更覺可笑，知道不說話不能解釋了，便向邵老台笑道，邵先生我不覺得有什麼難過，你請談話好了，邵老台見心玉說話不再噤了，方用手在額上抹了一把汗，把將要立起來的身子，重復坐了下去，才知心玉不是犯病，却也不解她的心思，繼續對心玉道，凌小姐你的病也沒什麼，為什麼要和容先生散……解約呢，心玉聽見臉上一紅，想着邵老台真是粗魯，這事怎麼你問，又念他和佩馨同生共死，本如親兄弟一般，猶如我和鳳宜像親姐妹一樣，也難怪他關心，當初瞞着鳳宜，却未瞞着他，現在鳳宜已經完全明白，他也怎能不來問問呢，好在鳳宜不在面前，即時答道，邵先生你大概也知道我的病態吧，邵老台道，這幾天我也沒得着去瞧你，可是也不過三幾日的事，我覺着凌小姐的身體，倒沒有什麼不如從前，不過精神有些不濟罷了，心玉聽着，

倒覺邵老台這話很有眼力，我本沒有大病，只有精神受過幾次痛苦，又受了良心的驅使，才和他解了婚約，現在經他這問，還是如法泡製的，回答道，邵先生你別提了，我這病真夠厲害的，你不能看着表面，這病是沒藥救的，只有多耗時間而已，我不相信，昨天要求大夫照愛克斯光，大夫說你過天來照，這個病是沒有問題的，我所以要求容先生把約解了，免得耽誤了容先生的光陰，邵老台聽着站起身來，走近佩馨那邊，大聲答道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咱兄弟就不應這樣辦，交朋友還要有真個的，何況……呢，說時手舞足蹈，恨不得把佩馨打兩下子才痛快似地，佩馨聽了早知邵老台有這一說，却不料當着心玉的面來數他，心中難過嘴中也說不出，又想着此番解約自己全係被動，真是有苦難伸，祇見心玉說道，這個不能怪他，邵先生這全是我的主張，現在我是絕不埋怨於他，並且還是對他抱歉，目前我所要辦的，便是這個善後問題，我對容先生當然含冤負屈很憐惜他，同時對於他的爲人也很愛重，所以才把終身托付於他，不料半途忽生病症，把這事給解了，邵先生你看着，也該諒解我們吧，邵老台經心玉這一說心平氣和了，他對佩馨恢復舊念，跟着答道，凌小姐這是對的，可是善後問題怎麼辦呢，心玉道，要看鳳宜姐姐的了，邵老台看看佩馨也覺奇怪，覺得心玉怎會把這責任推到鳳宜身上，那鳳宜的一切舉動也像有點關聯，這就仍然回復到原座，對望着佩馨不再言語，祇有佩馨心愈感覺失望，同時對於鳳宜的行動，抱着奇異的心理，在這沉默之際，鳳宜手內托着一個木盤，陳列着四個碟兒，每個碟兒裏，有兩個煎蛋餃兒，和二片糖煎江米藕，蛋白色和藕色並列着，異常鮮明，那味道也是甜鹹同具，鳳宜把小木盤放到茶桌上，然後把筷子分列開來，就着客廳裏的圓桌，設了四個座位，招呼着心玉佩馨

和邵老台，說道你們請坐，嚕嚕我的手藝，邵老台還有些謙讓，心玉用眼給佩馨微微的一轉睛，佩馨立時站起走攏到桌前，邵老台見他兩人已經前往，也跟着坐了，鳳宜舉起筷兒讓大家食用，大家也就同時舉箸各自進餐，這份點心用過以後，鳳宜又說道，我們自從相識了多時，還未曾像這樣聚會過，今天我的女僕也未從北倉回來，料着大家餓了，才試試我自己的手藝，邵老台和佩馨自有一些稱讚，心玉却說道感難爲繼，鳳宜道，妹妹這怎講呢，心玉道，你的女僕不會回來，你自己下一次廚房，給做了這可口的點心，目下是無問題啊，停一會晚飯的時間又到了，你還能再去親做麼，這回吃得很好，下一頓便沒有吃的，這不是感難爲繼麼，佩馨和邵老台笑道，我們停會一走，還敢教言女士費心麼，心玉道，姐姐這回改姓，也不和我說明，你瞧他們都改口了，我還沒知道呢，再說大家既然嚕嚕過姐姐的好手藝，也要看我姐姐這頓晚飯怎樣做法，做不好也算她是好手藝，便完結了，鳳宜笑着，檢起碟兒筷子放到盤內，向邵老台和佩馨說道，你們聽我心妹的話還能走麼，你們要走了，那我的手藝也算栽了，又對心玉道，妹妹我改姓又算什麼，不過專用我娘家的姓罷了，你又來挑眼，現在你請就坐着，等我給你們做一頓晚飯去，邵老台和佩馨依然要走，心玉却在旁笑道，你們要走也顯不出我姐姐的手藝了，鳳宜對於邵老台還沒有什麼，難得心玉今天爲我留着佩馨嚕嚕我的手藝正可顯我手段，便對邵老台道，容先生我不能留他，他須等我心妹吩咐，邵先生就請在這兒用過晚飯走，我是能作主人的，邵老台聽她此言知不能走，便接說道，恭敬不如從命，咱不能撥二位的面兒，佩馨見鳳宜說出須聽心玉的吩咐，又見邵老台業已答應，雖仍希望心玉表示，但是心玉想着鳳宜的話，你別再這樣說，以後佩馨要聽你的了，

便對鳳宜道，容先生以後恐怕要聽邵先生的話，邵先生擾姐姐一頓飯，他還能往那兒去，鳳宜道，你們聽着這不是她的命令麼，還說什麼邵先生呢，我也不說了，要去支配點飯菜再來試試，鳳宜便托起木盤，這裏祇餘是三人露着笑容看着她出去，却說心玉見鳳宜走後，便對邵老台道，你看我姐姐比我能耐強多了，邵老台道，你們兩位各有才能，要照我這笨人看起來，凌小姐是大學堂的學生，言女士也是大人家的閨女，不過言女士有些不幸，却過了這姓何的，害了她全家，她雖報了仇，却犧牲了自己，要我說這犧牲也值得的，可惜沒有相當的人，給她後半世的安慰啊，心玉想着佩馨與我解約，不正是他的大好伴侶麼，只是當着邵老台，怎好意思明白說出，惟有暗暗地表示道，邵先生我這學業，也不比言女士強些，可是我癱上了這個病，倒比言女士更不幸了，佩馨想到自己真比她們還要不幸福，也不好插言，祇見邵老台又說道，凌小姐也不要這樣說，這個病總會好的，現在咱兄弟却有些不安，要是這樣下去，他豈不更覺難過麼，心玉聽着邵老台的話，覺着此人雖是粗豪，但也近於直爽，如今佩馨方面不能再說，祇有來和邵老台計劃，可是當着佩馨有些含羞，不便直說，便向佩馨道，現在請你給我買點藥來，隨將自來水筆取下，用紙書寫個藥名，交給他五塊錢，又囑付道，請你到中央藥房辛苦一趟，佩馨正在悶氣的當兒，忽聽心玉差遣立刻應聲欲從，心玉又囑付道：你可得早些回來，不要誤了這頓晚飯，佩馨道，雇輛車兒來回也沒多大工夫，誤不了事，你們兩位待着，我一會兒就來，邵老台道，咱也不客氣了，就請你辛苦一趟，佩馨道，沒有什麼這就回來，說着取了紙條兒出門而去，鳳宜在廚房裏，見佩馨出門，以為真個回去，叫了幾聲，也沒聽見，立刻到客廳來問心玉怎麼回事，心玉道，給我買魚

肝油丸去了，鳳宜這才放心，仍回廚房做菜，心玉見屋裏清淨，乃對邵老台道，邵先生我有件事，要和你商量，現在我已經和佩馨解約了，不怕你見笑，這也是出於不得已的事，邵老台道，那能這樣說呢，咱一知道你們兩位訂婚，就給你們喜歡，現在誰知你給病纏住了，把這個大好姻緣却給裂了，咱又給你們堵心，依我說有什麼關係，過個一年半載也許好了，那不就圓滿了麼，心玉道，邵先生的話很有理，無奈這個病，不是一年半載可以好的，再說好了以後還是不能……這以下要說了不能結婚的話，總因為是個女孩兒家，說不出口便咽住了，邵老台也已明白接着說道那倒是的，無怪你便解約了，不過容兄弟承凌小姐看得起，當然很得意，現在發生阻礙，當然也有點灰心，你看他這兩天精神不振，也就知道了，心玉道，我也知道，總想有一個補救的辦法，來給他安慰，也可以彌補我的缺憾，邵老台道，容兄弟既沒有錢又沒有事，除非凌小姐看得起他，恐怕沒有第二個人，再做他的知己，就算有這人，也沒這種機會，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了，凌小姐你給張小姐介紹，是不是有替他成全的意思，心玉想着邵老台人粗心細，却也看得出來，不過你祇知道大概，尚不知底細，這也叫知其一難知其二了，便對邵老台道，我的意思尚不在此，那張女士是我的同學，也不過因為容先生和他見了面，不能不介紹一下，我說邵先生眼裏，可有第二人麼，邵老台聽心玉之言，她已解約為給張女士介紹，又不是為他成全，還問我有沒有第二人，這還有誰呢，噫，有了，這屋裏的主人，言女士不是一個麼，可是我又能出口，但是想到了又不得不說，再看心玉的意思，也是指她而言，她既不肯發言，我又怎能直說呢，做着沉思的模樣，停了一會，方才答道，這第二人真還沒有，還是凌小姐想，要不等言女士來，再和她

商量，有沒有這樣的人，不過言女士是個孀居，怎好向她提起，她現在已不再姓何了，如果沒有以往的情形，言女士也算是個大家閨秀，並且也是一個精明女子，凌小姐你說是不是呢，心玉道，怎說不是，可是她孀居，也不必和她商量，不過現在是講究人道主義的，孀居可以再嫁，談不到要自苦終生，再說那姓何的又是她的仇人，更沒有生過一男半女，還能談到給他守節麼，邵老台道，凌小姐說得真對，我也是這個見解，心內却奇怪心玉，怎會談到這事，莫非要替佩馨和鳳宜作合麼，我來試探試探，遂又說道，凌小姐對於言女士這樣關心，也不替她想個辦法麼，這話我本不應該和凌小姐說，可是咱的年紀比較大點，凌小姐也是訂過婚的，現在雖然解約，也可算是個過來人，咱兄弟臉兒嫩些有點怯性，要說他的脾氣真是柔溫恬靜，咱這粗人看起來覺得還少呢，不知凌小姐看得怎樣，心玉聽他說起佩馨的性恪，真是一點不差，別看邵老台是個粗人，眼睛也夠明的，自己當日看中他，何嘗不是如此，今天強忍着和他解約，完全受着良心的驅使，愈是堅忍，便愈是敬重佩馨的人格，把我這經過陷害的身兒脫出圈子，也便是盡了我的良心，可是這顆破碎的心，又怎能和邵老台說，我這經過，祇有鳳宜知道，連佩馨也不會說過，今天更不能談了，對着邵老台的意思，也很明白，是希望我替鳳宜和佩馨作合，我已經說明鳳宜不應該守了，那便是我的暗示，但是要我直接說出，來替她和他作合，無論我是一個已訂婚的人，似乎有些說不出口，佩馨面前我會經親自介紹過，無奈他又不依，我所希望的，是邵老台出來作合他，偏又讓我來說，教我怎好接受呢，沉思一會祇有仍促邵老台辦了，佩馨或許能聽他的勸告，轉過臉兒向他說道，邵先生的看法是不錯的，我和佩馨已經解約，也便脫離關係，現在所存在的全是

友誼，咱鳳宜姐姐和他的感情也還不錯，照我看起來，她們將來也許能到像我的地步，不過我還算是一個障礙，因為佩馨對我依然看重，我却要和他表示決絕了，邵先生我的行動，以後或許要不情些，要請你們諒解，就是爲他和她的事，請邵先生看着辦吧，邵老台聽心玉要對佩馨決絕，以爲心玉有些生氣，豈不更傷佩馨的心麼，立時轉着說道，凌小姐你和咱兄弟感情很好，現在雖然解約，感情依然存在，可不能和他決絕，那不要咱兄弟的命麼，心玉知道邵老台誤會，笑着說道，邵先生你別看錯了，這是我好意，我不和佩馨決絕，他又如何能離開我，那不成爛鹹菜，點住一個好油罈麼，要請你們諒解我，我是要用這手段，來解決這個問題，同時要請你勸解他，趕緊的離開我，去和旁人結婚，這才能夠了我一樁心事，那我也可以對得住他，邵先生你說對不對呢，邵老台道，凌小姐說的話未免過激一點，咱兄弟是個多情的人，他對於凌小姐異常愛重，承你瞧得起他，他是更加敬重了，現在雖然解約，可是咱兄弟怎忍便捨得呢，心玉道，那還是過去的話，眼前正因爲他對我很好，所以才希望他早早去另覓佳侶，和他結婚，我的心才安呢，邵老台道，這個時候教他和誰結婚呢，心玉道，我祇希望他和旁人結婚，至於他再和誰那我就是不能斷定了，邵先生我在今天的晚飯桌上，正式宣布這件事，可要請你原諒我，我是個帶病延年的女子，不能長久的耽誤佩馨，這樣辦法一來促進他的另婚，二來是激勵他的事業，邵先生我是對不對也這樣辦了，邵老台聽着心玉此言倒也原諒，想着她的用意也還深遠，我只有在他決絕以後，再來勸解佩馨，教他進行事業，另謀婚姻，也是一個正當辦法，便對心玉道，我對小姐的意思完全明白，祇求你不要教他太傷心，他要再受重大刺激，說不定便會自殺了，心玉聽邵老台

之言也甚有理，祇是知道鳳宜對他愛戀，絕不能放過於他，我這舉動也是促成他們的好事，如果沒有這個關鍵，我也不能這樣做的，鳳宜對他的行爲我已見過，倘不是因我有了缺陷，我又怎肯放鬆呢，想着便把頭兒低了，嘆了一口氣，想不再說，又怕邵老台不放心，便又說道，我不能教他傷心，也不能教你們難過，可是我得擺開身子，好讓佩馨重振起來，不能因我把他陷害到底，說到這兒忽聽外邊洋車停住，知道多半是佩馨回來，便自住口，不一會看見鳳宜端着一個木盤，裏面四個碟兒，三個菜還有一碗湯，進了客廳打量一回，對她們問道，容先生還不會回來，邵老台道已經進門了，又見佩馨匆匆的跟着入內，把個瓶兒遞給心王道，這是四塊錢一瓶的魚肝油丸，請你連找的錢都收好了吧，心玉把瓶子和鈔票都接過來，佩馨依然坐下，祇是鳳宜又托了盤兒，移到圓桌上，邵老台和佩馨見着立刻站起，走到桌兒面前幫她把菜端下，邵老台道，言女士這樣費心，真叫人過意不去，咱們自己來吧，說着把涼菜熱菜完全移到桌上，只見三菜一湯四個碟兒都很漂亮，祇是杯筷還未擺好，向鳳宜道，小傢具在那兒呢，鳳宜道還等我來吧，把木盤送還外面，隨又取了杯筷放好，請衆人入座，這時邵老台和佩馨，都已立在附近，惟有心玉仍在沙發椅上，聽見讓坐也便起身說道，姐姐今天幹麼這樣賣力啊，鳳宜道不是試試麼，你請坐吧，今天邵先生首坐，心妹第二，容先生第三，我也不用說了，心玉道我爲什麼坐在上面，說了此話又覺不應來和佩馨謙遜，可是鳳宜把佩馨坐在我下，分明是把佩馨認爲比我還近了，大家既然從命，我也不好再說，跟着坐了，鳳宜道，邵先生和容先生都能飲酒，請多喝一杯，我是少少的陪着，心妹你不能喝，也忌這個，不給你斟了，於是才把邵老台和佩馨的杯兒，斟滿以後，便往自

己杯內倒酒，心玉道：「幹麼，又不給我斟呢，我不在乎這個，鳳宜固知無病，却不能不仍舊說道，那有不有病體麼，心玉也不管她，就把酒壺取過，給自己斟了一鍾，又給邵老台和佩馨各注滿了，口中說道：『我是借花獻佛，咱們就暢飲一杯吧，隨把手中杯兒舉起一口飲盡，邵老台見她飲得大猛，有些害怕，以爲一個女孩兒家，又兼有病怎能如此，便來攔阻，祇見她已喝完，佩馨鳳宜也有些担心，便都把杯兒放下來，向心玉道：『你要保重身體，心玉這杯酒已下肚，立刻臉便紅起來，對大家道：『從來不常飲酒的，今天難得有這機會，可是我還有句話要說，大家凝神聽着，不知要說什麼，倒反把酒茶停頓下來，只聽心玉說道：『我今天要宣布一件事，便是我和佩馨的婚約已經解除，以往我對大家也會各自聲明過，現在難得團聚作一個正式的說明，請大家原諒，以後便是各自無涉了，佩馨聽了，如同一個晴天霹靂，以爲心玉既已口頭說過，怎會又在此間公開聲明，簡直叫我更加難受，再一看她把戒指還我，那是等於完全沒有關係了，莫非她是誠心說給鳳宜，聽着教我傷心麼，鳳宜心內也在打算，心玉今天借酒宣布解除婚約，莫非是爲以後張琴要和佩馨結合，表示她已無關麼，可是我呢，我既在你解約以後，便有權力進攻了，只有邵老台知道底蘊，不慌不忙又舉起酒杯來，向大家說道：『咱們還是喝酒吧，凌小姐的話大家已經知道，這也叫沒有法，誰敵得過病呢，菜涼了快喝一杯，鳳宜跟着舉杯，祇有佩馨心中難過，不願再喝，誰知心玉說完話後，又斟了一杯，對佩馨道：『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，今天我敬一杯，希望他化作離人淚吧，佩馨那裏肯依，經不起心玉三勸，也便對飲了一杯，邵老台道成，佩馨你別這樣不振，教凌小姐替你担心，還是打起精神來痛快一場，好教凌小姐喜歡，也算對得起你的……，咱

們酒也夠了，大家用飯吧，說着自己裝了，還給心玉等都給端來，正在此際忽聽外面報販子口中嚷道，咳看戰事報啊，咳看看帶像片兒的新聞啊，鳳宜道，這又是那門的事，誰去買張來瞧瞧，心玉道，還不是騙人麼，知這個幹麼，邵老台把碗飯攔下逕自出去，不一回取了張晚報回來，佩馨取到手裏，從第一版看到第四版，也不會找到這件新聞，重複翻回來，心玉見佩馨翻了幾次未曾翻到，笑了笑說道，這還不是明擺着上當麼，佩馨遂又在本埠新聞裏檢查，依然沒有，最後也不想看了，便在廣告欄瞄了一眼，却見有段某局的布告，那布告後面附着一張像相，是個中了流彈喪命的兩個死屍，面目模糊略可辨認，前面的布告上說，爲布告事，近來本城宵小肇亂，爲禍地方，幸賴軍警維持，得告安靖，乃於某某街頭，發現遺屍二具，係中彈喪亡，經查屍體，衣內並有名片遺物現經本局攝存像片，先飭掩埋，合行布告週知，附照片一張此布，佩馨念完，鳳宜和邵老台皆不大理會，佩馨也笑道，這可被我找着，原來是個廣告，被這小子來矇人了，心玉聽着立斂笑容，過去把報取來自己看了，從那像片裏，依稀認出，一是谷中挺，一是賈鵲魂，心中一怔，不想這兩個小子竟這樣地死了，倒覺一快，祇是又把自己的創傷，重行劃開一次，不由地傷起心來，便將報紙往佩馨手中一塞，仍然坐下用飯，鳳宜却把報紙取過自己看了，送給邵老台道，邵先生你看這兩個小子，該死不該死呢，邵老台不識一字，却對着像片出神，口中說道，要照這兩個小子的像貌，看起來死也不屈，佩馨道，也不能這樣說，幾個死屍的像片，是好像的呢，不過一個帶着兇氣，一個帶着冤氣，有些不像好人，我們與他無冤無仇，未免口過了，邵老台道，容兄弟真有些眼力，居然把兇氣和冤氣都看出來了，這幾句話他們是在閒談，聽

在心玉耳裏，却異常感動，心想我被這兇氣和冤氣已踐踏過了，佩馨還說無冤無仇，你要知道這冤仇還要氣死呢，遂各無言，用過飯後，邵老台幫着把一切傢俱拾掇乾淨，重復坐下，砌壺茶來大家飲着，邵老台道，今天言女士的茶做得真好，就憑這會兒工夫，能支配得這樣齊全，真夠誇的，鳳宜道，你別瞎誇了，咱們還說正經的，那房子的事要請你們兩位作主，就先給租下吧，邵老台道，自然自然，明天就和容兄弟去定，但是房東要有家眷怎辦呢，鳳宜聽着忽又怔了，接着說道，這等我想法吧，轉過臉來去對心玉看了一眼，見她坐着似有心思，想到這房子的事，須要和她說明，別教她誤會，遂笑說道，我今天也要和心妹學了，宣布一件事，心玉聽了把頭抬起，對着鳳宜這邊看來，鳳宜見她注意，跟着說道，我前次誣害容先生的事，大家已經明白，我總想報答他，前幾天幫他一點錢，還不能說是報答，所以想了一個辦法，就是托邵先生買所房兒，作為容先生和心妹結婚的禮品，誰知還未辦妥，心妹已和他解約，這個計劃難以變更，可是現在暫且租賃，是要家眷的，却把我難壞了，要請心妹想個法兒，心玉聽了倒難主張，心想鳳宜正是他未來的伴侶，何不就是你來代表呢，口中却難說出，只好答道，我倒沒有法兒，不過找個代表也是可以的，不久買下屋子也就不需了，但是姐姐報答他是一回事，不要扯到我們結婚上來，鳳宜道，心妹你真小心眼兒，這點人情你都不肯接受，現在是解約了，要不是你也拒絕麼，心玉道，我們也不用說，這個事趕急的辦，這需要怎樣解決呢，我有個主意可不敢說，鳳宜道，你又來這一套，誰和誰又怕什麼，心玉道，這話我早想到，但我不應該說，現在你既追問，我說了你可不許惱啊，鳳宜道你說你說，我有什麼惱呢，心玉於是又對邵老台和佩馨看看，說道你們兩位聽

着，我先聲明，能行也罷，不能行也罷，可別說我不對，邵老台和佩馨答道，那是當然，心玉這才綑着臉兒說道，這件事是鳳宜姐姐報答容先生的好意，動機很佳不能攔阻，並且還要促成，如今爲這點小過節，需要解決，那麼這眷屬的問題，一定是要的，我呢，因爲有病不能代勞，要我說就請鳳宜姐姐代表一回。剛一說出，祇見鳳宜撇着小嘴披了一下，說道你怎這缺啊，心中却也願意，因爲這房子當初是爲他們，如今是爲我們，本可如此，無奈爲勢所阻，不能這樣做去，現被心玉說明，不能沒有一番做作，心玉則以當着容邵兩人，說出不能就此收回，必須把個理由說得明白，好教人不覺突兀，便又說道，姐姐你別當玩笑啊，要知道你對容先生的行爲，那是多麼危險，他幾乎把命丟了，結果還傷老母一命，便是一個人也不夠賠償，現在既一所房子的酬報並不算大，又何在乎這個名義的犧牲呢，鳳宜聽着羞慚滿面，忸怩說道，你還說不玩笑呢，就請你這名正言順的去好了，心玉道我不能去，因爲我是一個病人，還有學校的問題，不能容我怎樣辦，姐姐你祇有一人，無拘無束，只担個名，去充個弟弟也成，邵老台和佩馨初時聽着，倒替鳳宜爲難，及聽心玉說出姐弟兩字，也覺可辦，邵老台於是接道，凌小姐這個主意也還不錯，充個姐弟倆還有什麼說呢，佩馨想着鳳宜，和我愈來愈近，心玉的辦法，簡直要把我們聯繫起來，若照心玉前面說法，還可推辭，今以姐弟名義怎好不應，遂也不說什麼，鳳宜先爲心玉犧牲，名義之詞覺着澀羞，既聽姐弟的稱呼，又認可以轉環了，遂也不答，心玉的話祇向邵老台道，這樣就請邵先生接着辦好了，佩馨見鳳宜暗示允許，自己難道就這樣接受麼，名義不能推辭，租房可以拒絕，便插言道，言女士這房子我可不要，租和買皆用不着，我現在沒有事，住房已經夠用了，

新青年書社
出租小說